

中部

第一零一至一五二經

蕭式球譯

目錄

一零一·天湖經	1
一零二·五與三經	9
一零三·認為經	14
一零四·沙摩村經	17
一零五·善星經	21
一零六·助益不動搖經	25
一零七·算師目犍連經	28
一零八·防衛大臣目犍連經	31
一零九·大月圓經	35
一一零·小月圓經	38
一一一·逐一經	41
一一二·六種清淨經	43
一一三·善人經	47
一一四·應行不應行經	49
一一五·多種界經	54
一一六·仙人山經	57
一一七·大四十經	60
一一八·出入息念經	64

一一九·身念經	68
一二零·行與再投生經	73
一二一·小空經	76
一二二·大空經	78
一二三·未曾有法經	82
一二四·薄拘羅經	84
一二五·調御地經	86
一二六·浮彌經	91
一二七·阿那律陀經	94
一二八·污染經	98
一二九·愚人與智者經	104
一三零·天信使經	111
一三一·當下勤修經	116
一三二·阿難當下勤修經	118
一三三·大迦旃延當下勤修經	120
一三四·羅摩沙迦當下勤修經	123
一三五·小分析業經	126
一三六·大分析業經	129
一三七·分析六處經	133

一三八·分析義理經	138
一三九·分析無諍經	142
一四零·分析界經	147
一四一·分析聖諦經	152
一四二·分析供養經	155
一四三·教化給孤獨長者經	158
一四四·教化車匿經	161
一四五·教化富那經	164
一四六·難陀迦教化比丘尼經	166
一四七·小教化羅睺邏經	170
一四八·六層六處經	173
一四九·大六處經	178
一五零·頻頭城經	180
一五一·化食清淨經	182
一五二·修習根經	184

中部

一零一·天湖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人一個名叫天湖的市鎮。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人們各種樂、苦或不苦不樂的經歷，全是因過往生所做而來的。以苦行消除舊業，不再產生新業，之後業便不會繼續流轉。業不會繼續流轉之後就是業的盡除；因為業得到盡除，所以苦得到盡除；因為苦得到盡除，所以感受得到盡除；因為感受得到盡除，所有苦都將會消除。’比丘們，尼乾子是這樣說的。

“比丘們，尼乾子這樣說，我會前往他們那裏，然後對他們說：‘尼乾子賢友們，聽說你們的主張是這樣的，這是真的嗎？’

“比丘們，如果他們答是，我便會對他們說：‘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能否知道，自己有過去生還是沒有過去生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能否知道，自己過去生有做惡業還是沒有做惡業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能否知道，自己過去生做過什麼樣的惡業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能否知道，自己有多少苦已經消除，有多少苦還待消除，還要消除多少苦才能將所有苦消除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能否知道，怎樣在現生之中捨棄不善法、奉行善法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聽你們所說，你們根本不知道自己過去生還是沒有過去生；不知道自己過去生有做惡業還是沒有做惡業；不知道自己過去生做過什麼樣的惡業；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苦已經消除，有多少苦還待消除，還要消除多少苦才能將所有苦消除；不知道怎樣在現生之中捨棄不善法、奉行善法——在這樣的情形下，你們宣說“人們各種樂……所有苦都將會消除”這種主張是不適當的。

“‘尼乾子賢友們，如果你們知道自己過去生還是沒有過去生；知道自己過去生有做惡業還是沒有做惡業；知道自己過去生做過什麼樣的惡業；知道自己有多少苦已經消除，有多少苦還待消除，還要消除多少苦才能將所有苦消除；知道怎樣在現生之中捨棄不善法、奉行善法——在這樣的情形下，你們宣說“人們各種樂……所有苦都將會消除”這種主張才是適當的。

“‘尼乾子賢友們，就如一個中了箭的人，那支箭塗上了劇毒，他因此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他的親友找來一位醫生為他治療箭傷，那個醫生用刀為他切割傷口，他因此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那個醫生用探針為他探查箭患，他因此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那個醫生為他拔箭，他因此而領受劇

烈、刺骨的苦受；那個醫生用藥物為他敷傷口，他因此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過了一些時候，他的傷患癒合了，沒有病痛，身體舒暢、自在，行動自如，可以隨心所欲到處走。他心想：“之前我中了毒箭，我因此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我的親友找來一位醫生為我治療箭傷，那個醫生用刀為我切割傷口，我因此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那個醫生用探針為我探查箭患，我因此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那個醫生為我拔箭，我因此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那個醫生用藥物為我敷傷口，我因此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現在我的傷患癒合了，沒有病痛，身體舒暢、自在，行動自如，可以隨心所欲到處走。”

“‘尼乾子賢友們，同樣地，如果你們知道自己有過去生還是沒有過去生；知道自己過去生有做惡業還是沒有做惡業；知道自己過去生做過什麼樣的惡業；知道自己有多少苦已經消除，有多少苦還待消除，還要消除多少苦才能將所有苦消除；知道怎樣在現生之中捨棄不善法、奉行善法——在這樣的情形下，你們宣說“人們各種樂……所有苦都將會消除”這種主張才是適當的。

“‘尼乾子賢友們，由於你們根本不知道自己過去生還是沒有過去生；不知道自己過去生有做惡業還是沒有做惡業；不知道自己過去生做過什麼樣的惡業；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苦已經消除，有多少苦還待消除，還要消除多少苦才能將所有苦消除；不知道怎樣在現生之中捨棄不善法、奉行善法——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你們宣說“人們各種樂……所有苦都將會消除”這種主張是不適當的。’

“比丘們，當我說了這番話後，他們或會這樣對我說：‘賢友，尼乾陀·若提子是一位全知者、全見者；無論行走、站立、睡覺、睡醒，這種無所不知的知見都一直常在，保持不失。他對我們說：“弟子賢友們，你們過去做了惡業，以嚴厲的苦行把這些惡業消除吧！在現生約束身、約束口、約束意，之後便不會產生惡業！以苦行消除舊業，不再產生新業，之後業便不會繼續流轉。業不會繼續流轉之後就是業的盡除；因為業得到盡除，所以苦得到盡除；因為苦得到盡除，所以感受得到盡除；因為感受得到盡除，所有苦都將會消除。”我們喜歡這套教義，接受這套教義；我們對尼乾陀·若提子的說話心感高興。’

“比丘們，當尼乾子說了這番話後，我會對他們這樣說：‘尼乾子賢友們，有五種東西當下會發現不一定是對的。這五種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敬信、信願、傳統、推想、所受持的見。尼乾子賢友們，這五種東西當下會發現不一定是對的。你們對老師所說到的過去帶著什麼樣的敬信，帶著什麼樣的信願，帶著什麼樣的傳統，帶著什麼樣的推想，帶著什麼樣的見呢？’

“比丘們，當我這樣說的時候，便看不見他們當中有任何如法的答辯。

“比丘們，再者，我會對他們說：‘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認為怎樣，在你們劇烈修行，劇烈精勤的時候，是否會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在你們不劇烈修行，不劇烈精勤的時候，是否不會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呢？’

“‘喬答摩賢友，在我們劇烈修行，劇烈精勤的時候，會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在我們不劇烈修行，不劇烈精勤的時候，不會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

“‘尼乾子賢友們，聽你們所說，在你們劇烈修行，劇烈精勤的時候，會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在你們不劇烈修行，不劇烈精勤的時候，不會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在這樣的情形下，你們宣說“人們各種樂……所有苦都將會消除”這種主張是不適當的。

“‘尼乾子賢友們，如果在你們劇烈修行，劇烈精勤的時候，會持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在你們不劇烈修行，不劇烈精勤的時候，也會持續領受劇

烈、刺骨的苦受。在這樣的情形下，你們宣說“人們各種樂……所有苦都將會消除”這種主張才是適當的。

“‘尼乾子賢友們，在你們劇烈修行，劇烈精勤的時候，會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在你們不劇烈修行，不劇烈精勤的時候，不會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你們劇烈修行、劇烈精勤而為自己親身帶來劇烈、刺骨的苦受，全是因為無明、無智、迷癡，主張“人們各種樂……所有苦都將會消除”所導致的結果。’

“比丘們，當我這樣說的時候，也是看不見他們當中有任何如法的答辯。

“比丘們，再者，我會對他們說：‘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認為怎樣，那些現生領受的業，能否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來生領受呢？’

“‘賢友，不能。’

“‘那些來生領受的業，能否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現生領受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認為怎樣，那些帶來樂受的業，能否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帶來苦受呢？’

“‘賢友，不能。’

“‘那些帶來苦受的業，能否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帶來樂受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認為怎樣，那些成熟的業，能否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不成熟呢？’

“‘賢友，不能。’

“‘那些不成熟的業，能否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成熟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認為怎樣，那些領受很多的業，能否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領受很少呢？’

“‘賢友，不能。’

“‘那些領受很少的業，能否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領受很多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認為怎樣，那些要領受的業，能否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不用領受呢？’

“‘賢友，不能。’

“‘那些不用領受的業，能否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要領受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聽你們所說，那些現生領受的業，不能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來生領受；那些來生領受的業，不能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現生領受；那些帶來樂受的業，不能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帶來苦受；那些帶來苦受的業，不能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帶來樂受；那些成熟的業，不能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不成熟；那些不成熟的業，不能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成熟；那些領受很多的業，不能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領受很少；那些領受很少的業，不能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領受很多；那些要領受的業，不能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不用領受；那些不用領受的業，不能通過修行或精勤，使它變成要領受——在這樣的情形下，尼乾子的修行是沒有果報的，尼乾子的精勤是沒有果報的。’

“比丘們，這就是尼乾子的主張。尼乾子的主張有十處受人如法譴責的地

方。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過往生所做而來的，那麼，尼乾子過往生一定是常做惡業，所以現在領受這種劇烈、刺骨的苦受。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大自在天化現而來的，那麼，尼乾子一定是由邪惡的大自在天所化現，所以現在領受這種劇烈、刺骨的苦受。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際遇而來的，那麼，尼乾子一定是碰上很壞的際遇，所以現在領受這種劇烈、刺骨的苦受。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出身而來的，那麼，尼乾子一定是出身不好，所以現在領受這種劇烈、刺骨的苦受。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現生的行為而來的，那麼，尼乾子一定是現生做了惡行，所以現在領受這種劇烈、刺骨的苦受。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過往生所做而來的，尼乾子便會受人譴責；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不是因過往生所做而來的，尼乾子依然受人譴責。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大自在天化現而來的，尼乾子便會受人譴責；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不是因大自在天化現而來的，尼乾子依然受人譴責。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際遇而來的，尼乾子便會受人譴責；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不是因際遇而來的，尼乾子依然受人譴責。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出身而來的，尼乾子便會受人譴責；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不是因出身而來的，尼乾子依然受人譴責。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現生的行為而來的，尼乾子便會受人譴責；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不是因現生的行為而來的，尼乾子依然受人譴責。

“比丘們，這就是尼乾子的主張。尼乾子的主張有這十處受人如法譴責的地方。

“比丘們，這種修行是沒有果報的，這種精勤是沒有果報的。

“比丘們，什麼修行有果報，什麼精勤有果報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不會因苦而令到自己受污損；不會放棄如法所帶來的樂，但也不會沉醉在這些樂之中。他知道：‘以苦為因緣使我精勤修行，精勤修行為我帶來無欲；以苦為因緣使我修習捨心，修習捨心為我帶來無欲。’他以苦為因緣而精勤修行，精勤修行為他帶來無欲；他這樣精勤修行。他以苦為因緣而修習捨心，修習捨心為他帶來無欲；他這樣修習捨心。他以苦為因緣而精勤修行，精勤修行為他帶來無欲，這時候苦便會枯竭；他以苦為因緣而修習捨心，修習捨心為他帶來無欲，這時候苦便會枯竭。

“比丘們，就如一個人喜歡、心愛、熱愛、熱戀一個女士，如果看見那個女士跟另一個男士站在一起說話、一起談笑、一起大笑——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看見之後會否生起憂、悲、苦、惱、哀呢？”

“大德，會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德，那個人喜歡、心愛、熱愛、熱戀一個女士，如果看見那個女士跟另一個男士站在一起說話、一起談笑、一起大笑，是一定會生起憂、悲、苦、惱、哀的。”

“比丘們，但是，如果那個人心想：‘我喜歡、心愛、熱愛、熱戀這個女士，在我看見這個女士跟另一個男士站在一起說話、一起談笑、一起大笑，是一定會生起憂、悲、苦、惱、哀的。讓我捨棄對這個女士的愛戀吧。’於是，他

捨棄對這個女士的愛戀。過了一些時候，當他看見那個女士跟另一個男士站在一起說話、一起談笑、一起大笑——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看見之後會否生起憂、悲、苦、惱、哀呢？”

“大德，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德，那個人對那個女士無欲，如果看見那個女士跟另一個男士站在一起說話、一起談笑、一起大笑，是不會生起憂、悲、苦、惱、哀的。”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不會因苦而令到自己受污損；不會放棄如法所帶來的樂，但也不會沉醉在這些樂之中。他知道：‘以苦為因緣使我精勤修行，精勤修行為我帶來無欲；以苦為因緣使我修習捨心，修習捨心為我帶來無欲。’他以苦為因緣而精勤修行，精勤修行為他帶來無欲；他這樣精勤修行。他以苦為因緣而修習捨心，修習捨心為他帶來無欲；他這樣修習捨心。他以苦為因緣而精勤修行，精勤修行為他帶來無欲，這時候苦便會枯竭；他以苦為因緣而修習捨心，修習捨心為他帶來無欲，這時候苦便會枯竭。比丘們，這種修行是有果報的，這種精勤是有果報的。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這樣反思：‘當我安住在樂之中的時候，不善法會增加而善法會減少，當我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時，不善法會減少而善法會增加。讓我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吧。’他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他精勤所帶來的苦使他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過了一些時候，他不用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了，這是什麼原因呢？這位比丘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已經取得了果證，因此不用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了。

“比丘們，就正如箭匠燃點兩個火把將箭桿燒熱來鍛直，箭桿鍛直了，過了一些時候，他不用再燃點兩個火把將箭桿燒熱來鍛直。這是什麼原因呢？箭桿已經鍛直了，之後他不用再燃點兩個火把將箭桿燒熱來鍛直。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這樣反思：‘當我安住在樂之中的時候，不善法會增加而善法會減少，當我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時，不善法會減少而善法會增加。讓我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吧。’他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他精勤所帶來的苦使他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過了一些時候，他不用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了，這是什麼原因呢？這位比丘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已經取得了果證，因此不用作出會帶來苦的精勤了。比丘們，這種修行是有果報的，這種精勤是有果報的。

“比丘們，再者，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居士或出身於各種種姓的人聽了這些法義之後，對如來生起了敬信；有了這份敬信，他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成為一位出家人，具有比丘的修學和比丘的正命。他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他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取，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他

捨棄非梵行，他是一個梵行者，遠離性行為這世俗的行為。他捨棄妄語、遠離妄語，他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他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他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他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他捨棄綺語、遠離綺語，他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他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

“他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他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遠離非時食；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遠離豪華的大床；遠離接受金銀錢財；遠離接受穀物；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遠離接受僕人；遠離接受禽畜；遠離接受農田；遠離替人做信使；遠離做買賣；遠離欺騙的量秤；遠離賄賂、欺騙、詐騙；遠離傷害、殺害、綑綁、攔劫、搶掠。

“他對能蔽體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就如同雀鳥和牠的羽翼，無論雀鳥飛去哪裏，都只是和雙翼隨行。同樣地，一位比丘對能蔽體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

“他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他具有聖者之根律儀，親身體驗無染之樂。

“他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聖者之根律儀、聖者之念和覺知，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他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他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比丘們，這種修行是有果報的，這種精勤是有果報的。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比丘們，這種修行是有果報的，這種精勤是有果報的。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比丘們，這種修行是有果報的，這種精勤是有果報的。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比丘們，這種修行是有果報的，這種精勤是有果報的。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比丘們，這種修行是有果報的，這種精勤是有果報的。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比丘們，這種修行是有果報的，這種精勤是有果報的。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比丘們，這種修行是有果報的，這種精勤是有果報的。

“比丘們，這就是如來的主張。如來的主張有十處受人如法讚揚的地方。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過往生所做而來的，那麼，如來過往生一定是常做善業，所以現在領受這種無漏的樂受。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大自在天化現而來的，那麼，如來一定是由吉祥的大自在天所化現，所以現在領受這種無漏的樂受。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際遇而來的，那麼，如來一定是碰上善美的際遇，所以現在領受這種無漏的樂受。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出身而來的，那麼，如來一定是出身善美，所以現在領受這種無漏的樂受。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現生的行為而來的，那麼，如來一定是現生做了善行，所以現在領受這種無漏的樂受。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過往生所做而來的，如來便會受人讚揚；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不是因過往生所做而來的，如來依然受人讚揚。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大自在天化現而來的，如來便會受人讚揚；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不是因大自在天化現而來的，如來依然受人讚揚。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際遇而來的，如來便會受人讚揚；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不是因際遇而來的，如來依然受人讚揚。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出身而來的，如來便會受人讚揚；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不是因出身而來的，如來依然受人讚揚。

“比丘們，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全是因現生的行為而來的，如來便會受人讚揚；如果眾生所受的苦與樂不是因現生的行為而來的，如來依然受人讚揚。

“比丘們，這就是如來的主張。如來的主張有這十處受人如法讚揚的地方。”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零二·五與三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對將來作出推測，宣說各種不同的見解。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想。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沒有想。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非想非非想。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現生得涅槃。

“以上有一種類別宣說，命終之後，有一個‘我’不會壞滅；有一種類別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有一種類別宣說，現生得涅槃。就是這樣，五種見解可以變成三種類別，三種類別可以變成五種見解。

“比丘們，在那些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想’的沙門婆羅門當中，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想，有色身。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想，沒有色身。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想，既有色身也沒有色身。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想，既不是有色身也不是沒有色身。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單一的想。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各種不同的想。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很少的想。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無量的想。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超越了想，以識作為‘我’的根基。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超越了想，這個‘我’無法計量，恆常不動。

“比丘們，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當中不超越想的，便在色想、無色想、單一的想、各種不同的想等宣說是究極的清淨、最高、無上；乃至在他們當中超越想的，便宣說以無所有處為無法計量，恆常不動。如來知道，所有這些行都是粗的，這是可以平息這些行的。如來知道怎樣平息這些行，看見出離的方法，超越了這些行。

“比丘們，在那些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沒有想’的沙門婆羅門當中，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沒有想，有色身。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沒有想，沒有色身。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沒有想，既有色身也沒有色身。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沒有想，既不是有色身也不是沒有色身。

“比丘們，這些沙門婆羅門批評那些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想’的沙門婆羅門，這是什麼原因呢？他們說：‘想如病，想如膿瘡，想如中箭。無想才是寂靜、幼細的境界。’

“比丘們，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沒有想’。比丘們，任何沙門婆羅門，都沒有可能離開色、受、想、行、識而宣說眾生的來、去、死亡、出生、成長、成熟、壯大的。如來知道，所有這些行都是粗的，這是可以平息這些行的。如來知道怎樣平息這些行，看見出離的方法，超越了這些行。

“比丘們，在那些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非想非非想’的沙門婆羅門當中，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非想非非想，有色身。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非想非非想，沒有色身。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非想非非想，既有色身也沒有色身。

“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非想非非想，既不是有色身也不是沒有色身。

“比丘們，這些沙門婆羅門批評那些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想’的沙門婆羅門；也批評那些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沒有想’的沙門婆羅門。這是什麼原因呢？他們說：‘想如病，想如膿瘡，想如中箭；說無想的人是一種迷癡。非想非非想才是寂靜、幼細的境界。’

“比丘們，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非想非非想’。比丘們，任何沙門婆羅門宣說怎樣取得非想非非想處時，都說，過多見、聞、覺、知的行，是會妨礙取得非想非非想處的。比丘們，人們都說，不能以一般的行來取得非想非非想處，只能以細微的行來取得非想非非想處。如來知道，所有這些行都是粗的，這是可以平息這些行的。如來知道怎樣平息這些行，看見出離的方法，超越了這些行。

“比丘們，在那些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的沙門婆羅門，會批評那些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還有想’的沙門婆羅門；也批評那些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沒有想’的沙門婆羅門；也批評那些宣說‘命終之後，這個“我”不會壞滅，非想非非想’的沙門婆羅門。這是什麼原因呢？他們說：‘所有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都貪著將來，而說下一生我將會這樣，下一生我將會那樣。就正如一些商人去做買賣時心想：“之後我會這樣，之後我會得到這些東西。”同樣地，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就像譬喻中的商人那樣，說下一生我將會這樣，下一生我將會那樣。’

“比丘們，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如來知道，他們對自身怖畏，對自身怨嫌，因此隨著自身來奔走，隨著自身來轉。就如一狗被皮帶綁在堅實的木樁或堅實的柱上，牠只會隨著樁柱來奔走，隨著樁柱來轉。同樣地，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對自身怖畏，對自身怨嫌，因此隨著自身來奔走，隨著自身來轉。如來知道，所有這些行都是粗的，這是可以平息這些行的。如來知道怎樣平息這些行，看見出離的方法，超越了這些行。

“比丘們，任何沙門婆羅門對將來作出推測，宣說各種不同的見解，都不出這五處地方。

“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對過去作出推測，宣說各種不同的見解。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是常。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是斷。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既是常也是斷。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既不是常也不是斷。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有邊。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沒有邊。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既有邊也沒有邊。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既不是有邊也不是沒有邊。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有單一的想。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有各種不同的想。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有很少的想。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有無量的想。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唯樂無苦。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唯苦無樂。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有樂有苦。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我和世間無樂無苦。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比丘們，那些沙門婆羅門說以上的見解，持以上的見解，只是出於敬信、信願、傳統、推想、所受持的見，除此之外，他們是沒有可能具有清淨、明晰

的智的。

“比丘們，當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沒有親身得到清淨、明晰的智的時候，便只有片面的偏見。他們解說所取著的見解。如來知道，所有這些行都是粗的，這是可以平息這些行的。如來知道怎樣平息這些行，看見出離的方法，超越了這些行。

“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放捨有關過去的見，放捨有關將來的見，不傾於所有貪欲的結縛，取得離和喜並安住於中¹。他們心想：‘我取得了離和喜並安住於中。這才是寂靜、幼細的境界。’他們的離和喜消失了。當離和喜息滅的時候，憂便會生起；當憂息滅的時候，離和喜便會生起。

“比丘們，就正如陽光瀰漫大地的時候，地上便沒有暗影；地上有暗影的時候，陽光便沒有瀰漫大地。同樣地，當離和喜息滅的時候，憂便會生起；當憂息滅的時候，離和喜便會生起。比丘們，這些沙門婆羅門取得離和喜並安住於中。如來知道，所有這些行都是粗的，這是可以平息這些行的。如來知道怎樣平息這些行，看見出離的方法，超越了這些行。

“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放捨有關過去的見，放捨有關將來的見，不傾於所有貪欲的結縛，超越了離和喜，取得心靈的樂並安住於中²。他們心想：‘我取得了心靈的樂並安住於中。這才是寂靜、幼細的境界。’他們心靈的樂消失了。當心靈的樂息滅的時候，離和喜便會生起；當離和喜息滅的時候，心靈的樂便會生起。

“比丘們，就正如陽光瀰漫大地的時候，地上便沒有暗影；地上有暗影的時候，陽光便沒有瀰漫大地。同樣地，當心靈的樂息滅的時候，離和喜便會生起；當離和喜息滅的時候，心靈的樂便會生起。比丘們，這些沙門婆羅門取得心靈的樂並安住於中。如來知道，所有這些行都是粗的，這是可以平息這些行的。如來知道怎樣平息這些行，看見出離的方法，超越了這些行。

“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放捨有關過去的見，放捨有關將來的見，不傾於所有貪欲的結縛，超越了離和喜，超越了心靈的樂，取得不苦不樂受並安住於中³。他們心想：‘我取得了不苦不樂受並安住於中。這才是寂靜、幼細的境界。’他們的不苦不樂受消失了。當不苦不樂受息滅的時候，心靈的樂便會生起；當心靈的樂息滅的時候，不苦不樂受便會生起。

“比丘們，就正如陽光瀰漫大地的時候，地上便沒有暗影；地上有暗影的時候，陽光便沒有瀰漫大地。同樣地，當不苦不樂受息滅的時候，心靈的樂便會生起；當心靈的樂息滅的時候，不苦不樂受便會生起。比丘們，這些沙門婆羅門取得不苦不樂受並安住於中。如來知道，所有這些行都是粗的，這是可以平息這些行的。如來知道怎樣平息這些行，看見出離的方法，超越了這些行。

“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放捨有關過去的見，放捨有關將來的見，不傾於所有貪欲的結縛，超越了離和喜，超越了心靈的樂，超越了不苦不樂受。但他們視這份寂靜為‘我’，視‘我’得到寂滅，對這境界執取。比丘們，這些沙門婆羅門所說的雖像涅槃的途徑，但不論是對有關過去的見有執取；或對有關將來的見有執取；或對貪欲的結縛有執取；或對離和喜有執取；或對心靈的樂有執取；或對不苦不樂受有執取；或以至視這份寂靜為‘我’，視‘我’得到寂滅，對這境界執取——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都是在解說執取的教義。如來知道，所有

¹ 這是初禪與二禪的心境。

² 這是三禪的心境。

³ 這是四禪的心境。

這些行都是粗的，這是可以平息這些行的。如來知道怎樣平息這些行，看見出離的方法，超越了這些行。

“比丘們，如來覺悟無上寂靜的道路，如實知六觸入處的集、滅、味、患、離，然後得到沒有執取的解脫。

“比丘們，如來覺悟了這無上寂靜的道路，如實知六觸入處的集、滅、味、患、離，然後得到沒有執取的解脫。”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零三·認為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尸那羅的獻祭密林。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認為我怎麼樣——喬答摩沙門是為了得到衣服的原因而說法，或是為了得到食物的原因而說法，或是為了得到住處的原因而說法，或是為了得到有福報的後有的原因而說法嗎？”

“大德，我們認為世尊不是為了得到衣服的原因而說法，不是為了得到食物的原因而說法，不是為了得到住處的原因而說法，不是為了得到有福報的後有的原因而說法。”

“比丘們，聽你們所說，我不是為了得到衣服的原因而說法，不是為了得到食物的原因而說法，不是為了得到住處的原因而說法，不是為了得到有福報的後有的原因而說法。那麼你們認為我是為了什麼原因而說法呢？”

“大德，我們認為世尊有悲憫心，為眾生的利益著想，出於悲憫而說法。”

“比丘們，聽你們所說，我有悲憫心，為眾生的利益著想，出於悲憫而說法。比丘們，我以無比智所證得的法已對你們宣說，這就是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你們所有人應要和洽、融洽、沒有爭執地在當中修學。

“比丘們，當你們和洽、融洽、沒有爭執地在法義當中修學時，可能會有兩位比丘對法義有不同的講說而爭執。如果你們心想：‘這些尊者的義理和言辭都不符法義。’這時你們應在己方找一位資深的說法比丘，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說：‘有些尊者的義理和言辭都不符法義。應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義理和言辭怎樣不符法義；不要讓他們生起爭執。’之後在對方找一位資深的說法比丘，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說：‘有些尊者的義理和言辭都不符法義。應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義理和言辭怎樣不符法義；不要讓他們生起爭執。’這樣做的話，他們便知道哪些東西是學習錯誤的，在知道後便能如實講說法和律。

“如果你們心想：‘這些尊者的義理不符法義，但言辭符合法義。’這時你們應在己方找一位資深的說法比丘，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說：‘有些尊者的義理不符法義，但言辭符合法義。應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義理怎樣不符法義，言辭怎樣符合法義；不要讓他們生起爭執。’之後在對方找一位資深的說法比丘，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說：‘有些尊者的義理不符法義，但言辭符合法義。應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義理怎樣不符法義，言辭怎樣符合法義；不要讓他們生起爭執。’這樣做的話，他們便知道哪些東西是學習錯誤的，哪些東西是學習正確的，在知道後便能如實講說法和律。

“如果你們心想：‘這些尊者的義理符合法義，但言辭不符法義。不過，言辭只是一些細小的事情。’這時你們應在己方找一位資深的說法比丘，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說：‘有些尊者的義理符合法義，但言辭不符法義。不過，言辭只是一些細小的事情。應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義理怎樣符合法義，言辭怎樣不符法義。不要讓他們為細小的事情生起爭執。’之後在對方找一位資深的說法比丘，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說：‘有些尊者的義理符合法義，但言辭不符法義。不過，言辭只是一些細小的事情。應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義理怎樣符合法

義，言辭怎樣不合法義；不要讓他們為細小的事情生起爭執。’這樣做的話，他們便知道哪些東西是學習正確的，哪些東西是學習錯誤的，在知道後便能如實講說法和律。

“如果你們心想：‘這些尊者的義理和言辭都符合法義。’這時你們應在己方找一位資深的說法比丘，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說：‘有些尊者的義理和言辭都符合法義。應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義理和言辭怎樣符合法義；不要讓他們生起爭執。’之後在對方找一位資深的說法比丘，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說：‘有些尊者的義理和言辭都符合法義。應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義理和言辭怎樣符合法義；不要讓他們生起爭執。’這樣做的話，他們便知道哪些東西是自己學習正確的，在知道後便能如實講說法和律。

“比丘們，當你們和洽、融洽、沒有爭執地在法義當中修學時，可能會有人犯戒，可能會有人越規。比丘們，這時候你們不應急於檢舉他，應先審視這個人，如果發覺：‘這個人對我沒有惱害，對別人也沒有傷害；他對別人沒有忿怒和敵意，是一個見銳利、容易放捨的人。我能夠令這個人離開不善和確立善行。’比丘們，如果是這樣的話，對他教誨是適宜的。

“比丘們，如果發覺：‘這個人對我沒有惱害，但對別人有傷害；他對別人有忿怒和敵意，是一個見遲鈍、容易放捨的人。我能夠令這個人離開不善和確立善行。對別人有傷害是一件比較細小的事情，令他離開不善和確立善行是一件比較大的事情。’比丘們，如果是這樣的話，對他教誨是適宜的。

“比丘們，如果發覺：‘這個人對我有惱害，但對別人沒有傷害；他對別人沒有忿怒和敵意，是一個見銳利、不易放捨的人。我能夠令這個人離開不善和確立善行。對我有惱害是一件比較細小的事情，令他離開不善和確立善行是一件比較大的事情。’比丘們，如果是這樣的話，對他教誨是適宜的。

“比丘們，如果發覺：‘這個人對我有惱害，對別人也有傷害；他對別人有忿怒和敵意，是一個見遲鈍、不易放捨的人。我能夠令這個人離開不善和確立善行。對我有惱害和對別人有傷害是一件比較細小的事情，令他離開不善和確立善行是一件比較大的事情。’比丘們，如果是這樣的話，對他教誨是適宜的。

“比丘們，如果發覺：‘這個人對我有惱害，對別人也有傷害；他對別人有忿怒和敵意，是一個見遲鈍、不易放捨的人。我不能令這個人離開不善和確立善行。’比丘們，對於這樣的人，應不要忽略捨心。

“比丘們，當你們和洽、融洽、沒有爭執地在法義當中修學時，可能會互相之間生起語言衝突、敵對的見、內心的不滿、不信任、不高興。這時你們應在己方找一位資深的說法比丘，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當我們和洽、融洽、沒有爭執地在法義當中修學時，互相之間生起語言衝突、敵對的見、內心的不滿、不信任、不高興。若是世尊大沙門知道的話，會譴責我們嗎？’

“比丘們，比丘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當我們和洽、融洽、沒有爭執地在法義當中修學時，互相之間生起語言衝突、敵對的見、內心的不滿、不信任、不高興。若是世尊大沙門知道的話，是會譴責我們的。’

“‘賢友，不捨棄這些東西，能否證得涅槃呢？’

“比丘們，比丘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不捨棄這些東西的話，是不能證得涅槃的。’

“之後在對方找一位資深的說法比丘，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當我們和洽、融洽、沒有爭執地在法義當中修學時，互相之間生起語言衝突、敵對的見、內心的不滿、不信任、不高興。若是世尊大沙門知道的話，會譴責

我們嗎？’

“比丘們，比丘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當我們和洽、融洽、沒有爭執地在法義當中修學時，互相之間生起語言衝突、敵對的見、內心的不滿、不信任、不高興。若是世尊大沙門知道的話，是會譴責我們的。’

“‘賢友，不捨棄這些東西，能否證得涅槃呢？’

“比丘們，比丘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不捨棄這些東西的話，是不能證得涅槃的。’

“比丘們，如果其他比丘這樣問：‘是尊者令那些比丘離開不善和確立善行的嗎？’

“比丘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我前往世尊那裏，世尊為我說法，我聽了之後便對那些比丘說法，那些比丘聽了之後便離開不善和確立善行。’

“比丘們，比丘這樣解說，便不會抬高自己，不會貶低別人，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零四·沙摩村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人的沙摩村。

這時候，尼乾陀·若提子剛在波婆命終。在尼乾陀·若提子命終後，尼乾子分裂成兩派，他們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你不知這些法和律，我知這些法和律，你怎會知這些法和律呢！你的方法錯誤，我的方法正確。我有條理，你沒有條理。應在之前說的，你之後才說；應在之後說的，你之前便說。你改變想法了，你被駁倒了，你被斥責了。如果可以的話，去解困吧，去弄清楚吧！”

這情形就像尼乾子互相殺戮那樣，尼乾陀·若提子的白衣在家弟子也開始厭惡、不喜歡、背離那些尼乾子。

由於那是解說得不好、宣講得不好的法和律，不能帶來出離，不能帶來平息，不是由等正覺所宣講出來的法義，因此導致尼乾陀·若提子的紀念塔崩壞，令弟子失去皈依處。

純陀沙彌曾在波婆雨季安居，他前往沙摩村，去到阿難尊者那裏，對他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阿難尊者。純陀沙彌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純陀賢友，有這個消息，應要見一見世尊。純陀賢友，讓我們一起前往世尊那裏，把這件事情告訴世尊吧。”

純陀沙彌回答阿難尊者：“大德，是的。”於是，阿難尊者和純陀沙彌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阿難尊者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然後再對世尊說：“大德，我這樣想：‘當世尊離去後，僧團不要生起爭執。僧團的爭執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利，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快；會為天和人帶來傷害、不利、苦惱。’”

“阿難，你認為怎樣，我以無比智所證得的法已對你們宣說，這就是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你曾否見過有兩位比丘對這些法義有不同的講說而爭執呢？”

“大德，沒有。大德，人們現在依止世尊，但在世尊離世後，僧團中的人可能會對正命、對波羅提木叉生起爭執。這些爭執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利，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快；會為天和人帶來傷害、不利、苦惱。”

“阿難，對正命、對波羅提木叉生起爭執是一件比較細小的事情，阿難，如果在僧團中對正道、正途不斷生起爭執，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利，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快；會為天和人帶來傷害、不利、苦惱。”

“阿難，有六種爭執的根源。這六種爭執的根源是什麼呢？”

“阿難，忿怒和敵意。一個比丘有忿怒和敵意，便會不敬順導師，不敬順法義，不敬順僧團，也不會完滿修學。一個不敬順導師、不敬順法義、不敬順僧團、不會完滿修學的比丘，會在僧團中生起爭執，這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利，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快；會為天和人帶來傷害、不利、苦惱。阿難，如果你在內裏或外在看見這種爭執的根源，便要作出精進來斷除這種惡法；如果你在內裏或外在看不見這種爭執的根源，便繼續行踐正道，不讓這種惡法在將來出現。就是這樣來斷除這種惡法，不讓這種惡法在將來出現。

“阿難，再者，怨恨和仇恨……”

“阿難，再者，嫉妒和吝嗇……”

“阿難，再者，奸詐和虛偽……

“阿難，再者，惡欲和邪見……

“阿難，再者，見取和固不放捨。一個比丘有見取和固不放捨，便會不敬順導師，不敬順法義，不敬順僧團，也不會完滿修學。一個不敬順導師、不敬順法義、不敬順僧團、不會完滿修學的比丘，會在僧團中生起爭執，這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利，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快；會為天和人類帶來傷害、不利、苦惱。阿難，如果你在內裏或外在看見這種爭執的根源，便要作出精進來斷除這種惡法；如果你在內裏或外在看不見這種爭執的根源，便繼續行踐正道，不讓這種惡法在將來出現。就是這樣來斷除這種惡法，不讓這種惡法在將來出現。

“阿難，這就是六種爭執的根源了。

“阿難，有四種諍訟。這四種諍訟是什麼呢？

“阿難，由爭執所帶來的諍訟，由控方所帶來的諍訟，由辯方所帶來的諍訟，由訴訟過程所帶來的諍訟。

“阿難，這就是四種諍訟了。

“阿難，有七種滅諍法：面對律、依多數人、律之記憶、律之迷亂、自認、決斷、草覆。

“阿難，什麼是面對律呢？檢視那些有爭執的比丘，他們哪些是如法還是非法，哪些是如律還是非律。所有比丘應和洽地聚集一起，依法為指引，然後大家便一致了。阿難，這就是面對律了。面對律是其中一種滅諍法。

“阿難，什麼是依多數人呢？如果那些比丘不能在他們的住處平息諍訟，應找一個更多比丘居住的住處，前往那裏，跟所有比丘和洽地聚集一起，依法為指引，然後大家便一致了。阿難，這就是依多數人了。依多數人是其中一種滅諍法。

“阿難，什麼是律之記憶呢？如果一位比丘檢舉一個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的比丘：‘尊者記得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嗎？’那個比丘這樣答：‘賢友，我記不起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在這情形下，可採用律之記憶來作出裁決。阿難，這就是律之記憶了。律之記憶是其中一種滅諍法。

“阿難，什麼是律之迷亂呢？如果一位比丘檢舉一個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的比丘：‘尊者記得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嗎？’那個比丘這樣答：‘賢友，我記不起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不理他的迴避，那位比丘再問：‘尊者一定清楚知道的。你記不起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嗎？’那個比丘這樣答：‘賢友，那時我內心狂亂、顛倒，因為神智不清而做了很多不是沙門的行為，說了很多不是沙門的說話。我記不起那些事情了，我因為內心迷亂才做出那些事情。’在這情形下，可採用律之迷亂來作出裁決。阿難，這就是律之迷亂了。律之迷亂是其中一種滅諍法。

“阿難，什麼是自認呢？一個比丘不論有沒有受人檢舉，在記起自己犯了戒時發露自己的過失。他應前往出家年期長的比丘那裏，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頂禮，下跪，雙掌互握然後說：‘大德，我犯了某某戒，我說出自己的過失。’那位出家年期長的比丘說：‘你看見那些過失嗎？’‘我看見。’‘你將來會約束自己嗎？’‘我會約束自己。’阿難，這就是自認了。自認是其中一種滅諍法。

“阿難，什麼是決斷呢？如果一位比丘檢舉一個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的比丘：‘尊者記得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嗎？’那個比丘這樣答：‘賢友，我記不起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不理他的迴避，那位比丘再問：‘尊者一定清楚知道的。你記不起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嗎？’那個比丘這

樣答：‘賢友，我記不起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我只記得犯了輕戒。’不理他的迴避，那位比丘再問：‘尊者一定清楚知道的。你記不起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嗎？’那個比丘這樣答：‘賢友，即使你沒有問我，我也承認犯了輕戒。如果我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在你問我的時候難道我會不承認嗎？’那位比丘再問：‘在我沒有問你的時候，你也沒有承認犯了輕戒。難道我問你有沒有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時，你會承認嗎？尊者一定清楚知道的。你記不起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嗎？’那個比丘這樣答：‘賢友，我記得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我因為慌張、慌亂，而說記不起犯了斷頭或接近斷頭的重戒。’阿難，這就是決斷了。決斷是其中一種滅諍法。

“阿難，什麼是草覆呢？一些比丘時常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做了很多不是沙門的行為，說了很多不是沙門的說話。這時那些比丘應和洽地聚集一起，在己方資深的比丘應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合掌，在僧團中宣佈：‘大德僧團，請聽我說，我們時常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做了很多不是沙門的行為，說了很多不是沙門的說話。如果僧團認為是時候的話，我宣佈我和那些比丘犯了戒，為了我和那些比丘的利益，如果那些不是重的過失，不妨礙到在家人的話，請僧團施行草覆法來覆蓋這些過失吧。’在他方資深的比丘應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合掌，在僧團中宣佈：‘大德僧團，請聽我說，我們時常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做了很多不是沙門的行為，說了很多不是沙門的說話。如果僧團認為是時候的話，我宣佈我和那些比丘犯了戒，為了我和那些比丘的利益，如果那些不是重的過失，不妨礙到在家人的話，請僧團施行草覆法來覆蓋這些過失吧。’阿難，這就是草覆了。草覆是其中一種滅諍法。

“阿難，有六種法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這六種法是什麼呢？

“阿難，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口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意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樂於和具戒的同修共同受用如法取得的東西，即使是鉢中的食物，都樂於和人均分。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和同修一起生活在戒之中；他的戒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和同修一起生活在正見之中；他的正見是聖者之見，是出世間之見，能使人徹底清除苦。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阿難，這就是六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了。阿難，如果你們著手修習這六種法的話，還會不會認為那些或輕或重的說話不能忍受呢？”

“大德，不會。”

“阿難，因此，你們要著手修習這六種法。這將為你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

樂。”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零五·善星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這時候，有些比丘在世尊跟前宣稱得到究竟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善星·離車子聽到這個消息，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聽見有些比丘在世尊跟前宣稱得到究竟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大德，究竟他們是正確的宣稱還是高估了自己呢？”

“善星，他們當中有些是正確的宣稱，有些是高估了自己。善星，那些正確宣稱的人，就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對於那些高估了自己的人，如來會這樣想：‘我要對他們說法。’善星，當如來想對他們說法時，他們當中有些愚癡的人會籌劃各種辯題，前往如來那裏辯論。善星，即使如來這樣想：‘我要對他們說法。’他們還是帶著異心。”

“世尊，現在是時候了，善逝，現在是時候了，請世尊說法，當比丘聽了之後，便會受持世尊的說話。”

“善星，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善星·離車子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善星，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善星，這就是五欲了。

“善星，在這裏，是有可能找到一些嚮往世間物質的人的。當那些人嚮往世間物質時，便只會期望那些有關世間物質的說話，依隨那些說話而行，隨順那些說話而生起覺、生起觀；他習近那些說世間物質的人，跟說世間物質的人一起時會感到開心。在人們說那些連接不動搖的說話時，會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他不習近那些說不動搖的人，跟說不動搖的人一起時不會感到開心。

“善星，就正如一個離開自己村鎮很久的人，看見一個剛離開自己村鎮的人，便問他在村鎮中的人是否安穩、糧食充裕、健康。那人為他一一說出村鎮中的人怎樣安穩、糧食充裕、健康。善星，你認為怎樣，那人是否會留心細聽，用心聆聽，用心裝載；會習近那個剛離開自己村鎮的人，跟那個剛離開自己村鎮的人一起時會感到開心呢？”

“大德，是的。”

“善星，同樣地，在這裏，是有可能找到一些嚮往世間物質的人的。當那些人嚮往世間物質時，便只會期望那些有關世間物質的說話，依隨那些說話而行，隨順那些說話而生起覺、生起觀；他習近那些說世間物質的人，跟說世間物質的人一起時會感到開心。在人們說那些連接不動搖的說話時，會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他不習近那些說不動搖的人，跟說不動搖的人一起時不會感到開心。這種人可稱為一個嚮往世間物質的人。

“善星，在這裏，是有可能找到一些嚮往不動搖的人的。當那些人嚮往不動

搖時，便只會期望那些有關不動搖的說話，依隨那些說話而行，隨順那些說話而生起覺、生起觀；他習近那些說不動搖的人，跟說不動搖的人一起時會感到開心。在人們說那些連接世間物質的說話時，會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他不習近那些說世間物質的人，跟說世間物質的人一起時不會感到開心。

“善星，就正如離開枝頭的黃葉便不會回復青綠，同樣地，嚮往不動搖的人離開了世間物質的結縛。這種人可稱為一個解除了世間物質結縛而嚮往不動搖的人。

“善星，在這裏，是有可能找到一些嚮往無所有處的人的。當那些人嚮往無所有處時，便只會期望那些有關無所有處的說話，依隨那些說話而行，隨順那些說話而生起覺、生起觀；他習近那些說無所有處的人，跟說無所有處的人一起時會感到開心。在人們說那些連接不動搖的說話時，會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他不習近那些說不動搖的人，跟說不動搖的人一起時不會感到開心。

“善星，就正如大石破成兩塊便不能回復完整，同樣地，嚮往無所有處的人粉碎了不動搖的結縛。這種人可稱為一個解除了不動搖的結縛而嚮往無所有處的人。

“善星，在這裏，是有可能找到一些嚮往非想非非想處的人的。當那些人嚮往非想非非想處時，便只會期望那些有關非想非非想處的說話，依隨那些說話而行，隨順那些說話而生起覺、生起觀；他習近那些說非想非非想處的人，跟說非想非非想處的人一起時會感到開心。在人們說那些連接無所有處的說話時，會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他不習近那些說無所有處的人，跟說無所有處的人一起時不會感到開心。

“善星，就正如一個人在飯後嘔吐出美味的食物——善星，你認為怎樣，那人在下一餐會不會想吃回那些嘔出來的食物呢？”

“大德，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那些食物已被視為使人嘔心的嘔吐物了。”

“善星，同樣地，嚮往非想非非想處的人吐出了無所有處的結縛。這種人可稱為一個解除了無所有處的結縛而嚮往非想非非想處的人。

“善星，在這裏，是有可能找到一些嚮往徹底涅槃的人的。當那些人嚮往徹底涅槃時，便只會期望那些有關徹底涅槃的說話，依隨那些說話而行，隨順那些說話而生起覺、生起觀；他習近那些說徹底涅槃的人，跟說徹底涅槃的人一起時會感到開心。在人們說那些連接非想非非想處的說話時，會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他不習近那些說非想非非想處的人，跟說非想非非想處的人一起時不會感到開心。

“善星，就正如棕櫚樹的樹冠被截斷之後便無法再生長那樣，同樣地，嚮往徹底涅槃的人像被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了非想非非想處的結縛。這種人可稱為一個解除了非想非非想處的結縛而嚮往徹底涅槃的人。

“善星，在這裏，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這樣想的比丘的——‘世尊大沙門說渴愛如箭，貪欲和瞋恚會激發起無明毒。我斷除了渴愛箭，清除了無明毒，是一個嚮往徹底涅槃的人。’但他高估了所得，作出不助益徹底涅槃的事情：在眼對色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在耳對聲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在鼻對香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在舌對味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在身對觸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在意對法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因他作

出各種不助益的事情，貪欲便會侵蝕他的心；因為心受到侵蝕，於是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善星，就正如一個中了箭的人，那支箭塗上了劇毒。他的親友找來一位醫生為他治療箭傷，那個醫生用刀為他切割傷口，用探針為他探查箭患，為他拔箭，然後為他清除毒物。那人的傷口還殘留一些毒物，醫生這樣說：‘你的箭已經拔除了，毒物已經清除了，傷口還殘留一些毒物，但已經沒有大礙了。你要吃一些有助益的食物，不要貪吃一些對傷患沒有助益的食物；你要定時清洗傷口，定時塗藥，這樣傷口便不會流膿、流血、潰爛；不要讓傷患風吹日曬，這樣便不會讓塵垢侵蝕傷口。如果你持續隨護傷患，你的傷患便會痊癒。’但那人心想：‘我的箭已經拔除了，毒物已經清除了，傷口還殘留一些毒物，但已經沒有大礙了。’他吃一些沒有助益的食物，貪吃一些對傷患沒有助益的食物；他不定時清洗傷口，不定時塗藥，令傷口流膿、流血、潰爛；他讓傷患風吹日曬，讓塵垢侵蝕傷口；他不持續隨護傷患，傷患沒有痊癒。那人因作出各種不助益的事情和不清除殘留毒物兩種原因而令傷口惡化；因為傷口惡化，於是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善星，同樣地，在這裏，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這樣想的比丘的——‘世尊大沙門說渴愛如箭，貪欲和瞋恚會激發起無明毒。我斷除了渴愛箭，清除了無明毒，是一個嚮往徹底涅槃的人。’但他高估了所得，作出不助益徹底涅槃的事情：在眼對色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在耳對聲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在鼻對香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在舌對味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在身對觸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在意對法境的時候作出不助益的事情。因他作出各種不助益的事情，貪欲便會侵蝕他的心；因為心受到侵蝕，於是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善星，這裏的死亡是指在聖者的律之中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的意思；這裏的接近死亡之苦是指犯戒的污染的意思。

“善星，在這裏，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這樣想的比丘的——‘世尊大沙門說渴愛如箭，貪欲和瞋恚會激發起無明毒。我斷除了渴愛箭，清除了無明毒，是一個嚮往徹底涅槃的人。’身為一個嚮往徹底涅槃的人，他作出助益徹底涅槃的事情：在眼對色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在耳對聲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在鼻對香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在舌對味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在身對觸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在意對法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因他作出各種助益的事情，貪欲便不會侵蝕他的心；因為心不受侵蝕，於是不會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善星，就正如一個中了箭的人，那支箭塗上了劇毒。他的親友找來一位醫生為他治療箭傷，那個醫生用刀為他切割傷口，用探針為他探查箭患，為他拔箭，然後為他清除毒物。那人的傷口還殘留一些毒物，醫生這樣說：‘你的箭已經拔除了，毒物已經清除了，傷口還殘留一些毒物，但已經沒有大礙了。你要吃一些有助益的食物，不要貪吃一些對傷患沒有助益的食物；你要定時清洗傷口，定時塗藥，這樣傷口便不會流膿、流血、潰爛；不要讓傷患風吹日曬，這樣便不會讓塵垢侵蝕傷口。如果你持續隨護傷患，你的傷患便會痊癒。’那人心想：‘我的箭已經拔除了，毒物已經清除了，傷口還殘留一些毒物，但已經沒有大礙了。’他吃一些有助益的食物，不貪吃一些對傷患沒有助益的食物；他定時清洗傷口，定時塗藥，不令傷口流膿、流血、潰爛；他不讓傷患風吹日曬，不讓塵垢侵蝕傷口；他持續隨護傷患，令傷患痊癒。那人因作出各種助益的事情和清除殘留毒物兩種原因而令傷口復原；因為傷口復原，於是不會帶來死亡或

接近死亡之苦。

“善星，同樣地，在這裏，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這樣想的比丘的——‘世尊大沙門說渴愛如箭，貪欲和瞋恚會激發起無明毒。我斷除了渴愛箭，清除了無明毒，是一個嚮往徹底涅槃的人。’身為一個嚮往徹底涅槃的人，他作出助益徹底涅槃的事情：在眼對色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在耳對聲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在鼻對香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在舌對味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在身對觸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在意對法境的時候作出助益的事情。因他作出各種助益的事情，貪欲便不會侵蝕他的心；因為心不受侵蝕，於是不會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善星，我說這個譬喻是要說明這個義理：

“善星，傷患是指內六處。

“善星，毒是指無明。

“善星，箭是指渴愛。

“善星，探針是指念。

“善星，刀是指聖慧。

“善星，醫生是指如來·阿羅漢·等正覺。

“善星，一位約束六觸入處、明白執取是苦的根源的比丘，他在息滅了執取、盡除了執取而得解脫之後，他的身是沒有可能傾向於執取的，他的心是沒有可能生起執取的。

“善星，就正如有一壺色、香俱全但是混合了毒藥的酒。一個想生存不想死亡、想快樂不想痛苦的人走來——善星，你認為怎樣，如果那人知道飲了那壺酒，便會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他會不會飲下那壺酒呢？”

“大德，不會。”

“善星，同樣地，一位約束六觸入處、明白執取是苦的根源的比丘，他在息滅了執取、盡除了執取而得解脫之後，他的身是沒有可能傾向於執取的，他的心是沒有可能生起執取的。

“善星，又正如有一條有劇毒的蛇，一個想生存不想死亡、想快樂不想痛苦的人走來——善星，你認為怎樣，如果那人知道被那條蛇咬，便會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他會不會伸出手或手指來觸摸那條蛇呢？”

“大德，不會。”

“善星，同樣地，一位約束六觸入處、明白執取是苦的根源的比丘，他在息滅了執取、盡除了執取而得解脫之後，他的身是沒有可能傾向於執取的，他的心是沒有可能生起執取的。”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善星·離車子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零六·助益不動搖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盧國劍磨瑟曇鎮。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這樣說：“比丘們，欲樂是無常的、沒有實質的、錯誤的、屬迷癡法的，它製造虛偽，受愚人所稱說。無論現生的欲樂還是他世的欲樂，無論現生的欲想還是他世的欲想，全都是魔羅的範圍、魔羅的領域、魔羅的誘餌、魔羅的行處。欲樂帶來貪欲、瞋恚、執拗的惡不善心，妨害在這裏跟隨修學的聖弟子。

“比丘們，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無論現生的欲樂還是他世的欲樂，無論現生的欲想還是他世的欲想，全都是魔羅的範圍、魔羅的領域、魔羅的誘餌、魔羅的行處。欲樂帶來貪欲、瞋恚、執拗的惡不善心，妨害在這裏跟隨修學的聖弟子。讓我安住在一個心胸寬闊、廣大的心境，一心一意超越世間吧。我這樣做便不會有貪欲、瞋恚、執拗的惡不善心；捨棄這些不善，我的心便不會狹劣；我要這樣善修無量心。’他時常安住在這種修習之中，心境時常保持淨信與祥和。他在當下得到不動搖正受，或內心安放在智慧之中；在身壞命終如果投生的話，他的心識會為他帶來投生至不動搖的境界。比丘們，這就是所宣說的第一種助益不動搖的途徑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無論現生的欲樂還是他世的欲樂，無論現生的欲想還是他世的欲想，所有這些都屬色的範疇，全都是四大和由四大衍生出來的。’他時常安住在這種修習之中，心境時常保持淨信與祥和。他在當下得到不動搖正受，或內心安放在智慧之中；在身壞命終如果投生的話，他的心識會為他帶來投生至不動搖的境界。比丘們，這就是所宣說的第二種助益不動搖的途徑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無論現生的欲樂還是他世的欲樂，無論現生的欲想還是他世的欲想，無論現生的色還是他世的色，無論現生的色想還是他世的色想，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無常的。是無常的東西便不適宜對它愛喜，不適宜對它喜愛，不適宜對它愛著。’他時常安住在這種修習之中，心境時常保持淨信與祥和。他在當下得到不動搖正受，或內心安放在智慧之中；在身壞命終如果投生的話，他的心識會為他帶來投生至不動搖的境界。比丘們，這就是所宣說的第三種助益不動搖的途徑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無論現生的欲樂還是他世的欲樂，無論現生的欲想還是他世的欲想，無論現生的色還是他世的色，無論現生的色想還是他世的色想，以至不動搖想，所有這些東西都屬想的範疇。所有這些想都息滅無餘，就是寂靜、幼細的無所有處。’他時常安住在這種修習之中，心境時常保持淨信與祥和。他在當下得到無所有處正受，或內心安放在智慧之中；在身壞命終如果投生的話，他的心識會為他帶來投生至無所有處的境界。比丘們，這就是所宣說的第一種助益無所有處的途徑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到森林、樹下或靜室修習，他這樣反思：‘我和我所都是空的。’他時常安住在這種修習之中，心境時常保持淨信與祥和。他在當下得到無所有處正受，或內心安放在智慧之中；在身壞命終如果投生的

話，他的心識會為他帶來投生至無所有處的境界。比丘們，這就是所宣說的第二種助益無所有處的途徑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我不屬於任何人與任何事物，也不擁有任何人與任何事物。’他時常安住在這種修習之中，心境時常保持淨信與祥和。他在當下得到無所有處正受，或內心安放在智慧之中；在身壞命終如果投生的話，他的心識會為他帶來投生至無所有處的境界。比丘們，這就是所宣說的第三種助益無所有處的途徑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無論現生的欲樂還是他世的欲樂，無論現生的欲想還是他世的欲想，無論現生的色還是他世的色，無論現生的色想還是他世的色想，無論不動搖想以至無所有處想，所有這些東西都屬想的範疇。所有這些想都息滅無餘，就是寂靜、幼細的非想非非想處。’他時常安住在這種修習之中，心境時常保持淨信與祥和。他在當下得到非想非非想處正受，或內心安放在智慧之中；在身壞命終如果投生的話，他的心識會為他帶來投生至非想非非想處的境界。比丘們，這就是所宣說的助益非想非非想處的途徑了。”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大德，如果一位比丘這樣修習：‘現在沒有我，沒有我所；將來沒有我，沒有我所。無論現有的東西或將來有的東西我全部都捨棄。’他得到這樣的捨心。大德，一位這樣的比丘能否得到般涅槃呢？”

“阿難，一些這樣的比丘能夠得到般涅槃，一些這樣的比丘不能得到般涅槃。”

“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這樣的比丘能夠得到般涅槃，一些這樣的比丘不能得到般涅槃呢？”

“阿難，一位比丘這樣修習：‘現在沒有我，沒有我所；將來沒有我，沒有我所。無論現有的東西或將來有的東西我全部都捨棄。’他得到這樣的捨心。如果他對這樣的捨心持續生起愛喜，持續生起喜愛，持續生起愛著，心識便會對此有依賴和執取。阿難，有了執取，便不能得到般涅槃。”

“大德，如果那位比丘有執取，他所執取的是什麼呢？”

“阿難，非想非非想處。”

“大德，聽你所說，如果那位比丘有執取，他所執取的是極細妙的東西。”

“阿難，如果那位比丘有執取，他所執取的是極細妙的東西，這就是非想非非想處。

“阿難，一位比丘這樣修習：‘現在沒有我，沒有我所；將來沒有我，沒有我所。無論現有的東西或將來有的東西我全部都捨棄。’他得到這樣的捨心。如果他對這樣的捨心持續不生起愛喜，持續不生起喜愛，持續不生起愛著，心識便對此沒有依賴和執取。阿難，沒有執取，便能得到般涅槃。”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聽你所說，如來講說的義理，每一項都帶往橫越生死流！大德，什麼是聖解脫呢？”

“阿難，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無論現生的欲樂還是他世的欲樂，無論現生的欲想還是他世的欲想，無論現生的色還是他世的色，無論現生的色想還是他世的色想，無論不動搖想、無所有處想以至非想非非想處，這些全都是人們視為“這是自我，這是自我”的東西。對這些東西沒有執取，就是一種能達至不死的心解脫境界。’

“阿難，我宣說助益不動搖的途徑，我宣說助益無所有處的途徑，我宣說助

益非想非非想處的途徑，我宣說‘每一項都帶往橫越生死流’的義理，我宣說聖解脫。

“阿難，任何一位導師都應該為他弟子的利益著想，都應該悲憫他的弟子；而我對你們所說的就是出於悲憫。阿難，這裏有樹，這裏有靜室，修習禪定吧。不要放逸，不要過後因放逸而後悔。這是我對你們的教導。”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零七·算師目犍連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

這時候，算師目犍連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就正如這座東園鹿母講堂，由第一級樓梯至整座講堂的興建，是要循序漸進的；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學習吠陀也是要循序漸進的；喬答摩賢者，弓箭手學習箭術也是要循序漸進的；喬答摩賢者，我們以計算為生的人，學習計算也是要循序漸進的。喬答摩賢者，我們得了一個弟子之後，首先教他計算一乘一、二乘二、三乘三、四乘四、五乘五、六乘六、七乘七、八乘八、九乘九、十乘十地教他計算至一百。喬答摩賢者，在法和律之中的修學，是否也需要循序漸進的呢？”

“婆羅門，在法和律之中的修學，是需要循序漸進的。婆羅門，就正如一個熟練的馴馬師得到一匹優良品種的馬後，首先為牠裝上馬銜，然後便進一步訓練牠。同樣地，如來得了一個要調伏的人之後，首先這樣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

“婆羅門，當那位比丘具有戒行的時候，如來便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守護根門，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你要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你要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在耳聽到聲……在鼻嗅到香……在舌嚐到味……在身感到觸……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你要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你要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

“婆羅門，在那位比丘守護根門後，如來便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飲食知量，如理計量真正所需。受用食物不是為了享樂、滿足自我、得到美麗的身段、得到美麗的外貌，而是為了使身體持續下去、平息身體的苦困，因此有助修習梵行。受用食物是要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這樣你將沒有病痛，能安穩地生活。’

“婆羅門，在那位比丘飲食知量後，如來便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保持覺醒，在白天的時候，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初夜時分，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中夜時分，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在後夜時分起來後，又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

“婆羅門，在那位比丘保持覺醒後，如來便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具有念和覺知，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婆羅門，在那位比丘具有念和覺知後，如來便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

吧，你要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

“他居住在遠離的住處之中，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他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婆羅門，那些還沒有徹底證悟、希望取得無上安穩的有學比丘，我會給他們這樣的教誡。那些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他們在這法義之中保持念和覺知，當下安住在樂之中。”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算師目犍連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對弟子作出教誡與教化，當中所有人還是只有一些人能夠達至究竟涅槃呢？”

“婆羅門，我對弟子作出教誡與教化，當中一些人能夠達至究竟涅槃，一些人不能達至究竟涅槃。”

“喬答摩賢者，有涅槃在，有通往涅槃的道路在，有喬答摩賢者指引——喬答摩賢者對弟子作出教誡與教化，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當中一些人能夠達至究竟涅槃，一些人不能達至究竟涅槃呢？”

“婆羅門，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婆羅門，你認為怎樣，你熟悉通往王舍城的道路嗎？”

“賢者，我熟悉通往王舍城的道路。”

“婆羅門，如果有一個想去王舍城的人，他走到你那裏，然後問：‘大德，我想前往王舍城，請你為我指示通往王舍城的道路吧。’你為他解說：‘賢者，好的。你在這條通往王舍城的道路走一會兒，之後便會見到一條村落；再走一會兒，之後便會見到一個市鎮；再走一會兒，之後便會見到王舍城那些怡人的樹林、怡人的園林、怡人的地方、怡人的蓮池了。’你為那人指示通往王舍城的道路，但他走上錯誤的道路，向反方向而走。

“再有第二個想去王舍城的人，他走到你那裏，然後問：‘大德，我想前往王舍城，請你為我指示通往王舍城的道路吧。’你為他解說：‘賢者，好的。你在這條通往王舍城的道路走一會兒，之後便會見到一條村落；再走一會兒，之後便會見到一個市鎮；再走一會兒，之後便會見到王舍城那些怡人的樹林、怡人的園林、怡人的地方、怡人的蓮池了。’你為那人指示通往王舍城的道路，他安穩地抵達王舍城。

“婆羅門，你認為怎樣，有王舍城在，有通往王舍城的道路在，有你指引——你為那些人指示通往王舍城的道路，為什麼一個人會走上錯誤的道路，向反方向而走，而另一個人會安穩地抵達王舍城呢？”

“喬答摩賢者，我只是講解道路的人，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婆羅門，同樣地，有涅槃在，有通往涅槃的道路在，有我指引——我對弟子作出教誡與教化，當中一些人能夠達至究竟涅槃，一些人不能達至究竟涅槃。婆羅門，我只是講解道路的人，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算師目犍連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一些沒有信，只是為了生活而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人，他們虛偽、奸詐、狡獪，內心混濁、散亂、搖擺，愛說話、說話雜亂無章，不守護根門，飲食不知量，不保持覺醒，無心向沙門，沒有修學熱誠，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緊於遠離，懈怠、缺乏精進，失念、沒有覺知，沒有定、內心迷亂，劣慧、昏昧，喬答摩賢者是不跟他們一起的。

“一些在家庭生活的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不虛偽、不奸詐、不狡獪，內心不混濁、不散亂、不搖擺，不愛說話、說話不會雜亂無章，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心向沙門，有修學熱誠，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勤奮、精進，有念、有覺知，有定、一心，有智慧、不昏昧，喬答摩賢者是跟他們一起的。

“喬答摩賢者，就如如在各種根的香味之中，香鳶尾草的根是最香的；又正如在各種實木的香味之中，紫檀是最香的；又正如在各種花的香味之中，茉莉是最香的。同樣地，在當今世上各種法義之中，喬答摩賢者的教化是至極的。

“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一零八·防衛大臣目犍連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在世尊入滅不久的時候，阿難尊者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摩揭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擔心波聚多王進侵，指令在王舍城建築防禦工事。

在上午，阿難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他心想：“現在入王舍城化食時候還早，讓我先往防衛大臣目犍連婆羅門工作的地方，去目犍連婆羅門那裏吧。”

於是，阿難尊者前往目犍連婆羅門工作的地方，去目犍連婆羅門那裏。目犍連婆羅門從遠處看見阿難尊者前來，便對他這樣說：“阿難賢者，請過來，歡迎到來。阿難賢者，你很久沒有到來了。阿難賢者，座位已經預備好了，請坐。”

阿難尊者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目犍連婆羅門以一低座坐在一邊。目犍連婆羅門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者，有沒有一位比丘，具備所有喬答摩賢者·阿羅漢·等正覺每一方面的質素呢？”

“婆羅門，從沒有任何一位比丘，具備所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每一方面的質素。婆羅門，世尊指出一條之前從沒人指出的道路，知道一條之前從沒人知道的道路，講說一條之前從沒人講說的道路；他是一位知道、理解、熟悉道路的人。現在他的弟子在後跟隨道路而行。”

這時候，摩揭陀大臣兩行婆羅門在巡視王舍城的防禦工事，他前往目犍連婆羅門工作的地方，走到阿難尊者那裏，打斷了阿難尊者跟目犍連婆羅門的談話。他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者，剛才你們談論的是什麼呢？你們談論到哪裏呢？”

“婆羅門，剛才目犍連婆羅門這樣問我：‘阿難賢者，有沒有一位比丘，具備所有喬答摩賢者·阿羅漢·等正覺每一方面的質素呢？’我便這樣答他：‘婆羅門，從沒有任何一位比丘，具備所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每一方面的質素。婆羅門，世尊指出一條之前從沒人指出的道路，知道一條之前從沒人知道的道路，講說一條之前從沒人講說的道路；他是一位知道、理解、熟悉道路的人。現在他的弟子在後跟隨道路而行。’婆羅門，當我們談論到這裏的時候，你便來到了。”

“阿難賢者，喬答摩賢者有沒有指定一位比丘，在喬答摩賢者離世後現在可給你們依從的呢？”

“婆羅門，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沒有指定一位比丘，在世尊離世後現在可給我們依從。”

“阿難賢者，在僧團中的長老有沒有選出一位比丘，在喬答摩賢者離世後現在可給你們依從的呢？”

“婆羅門，在僧團中的長老沒有選出一位比丘，在世尊離世後現在可給我們依從。”

“阿難賢者，你們沒有依從，那又是什麼原因使你們和洽一致的呢？”

“婆羅門，我們不是沒有依從的，我們是有依從的，法就是我們的依從。”

“阿難賢者，當我問你喬答摩賢者有沒有指定一位比丘給你們依從時，你說

沒有；當我問你僧團中的長老有沒有選出一位比丘給你們依從時，你說沒有；當我問你沒有依從又怎樣和洽一致時，你說法就是你們的依從。阿難賢者，我應怎樣理解這個道理呢？”

“婆羅門，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比丘制定波羅提木叉學處。我們在每半個月的布薩日裏，依止同一村落、同一地方的人全部聚集一起，然後請求熟習的人誦戒。在誦戒時如果有比丘犯戒、越規，我們便根據法、根據世尊的教導來處理。我們不是根據那些尊者的說話來處理的，我們是根據法來處理的。”

“阿難賢者，有沒有比丘是現在你們所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持續對他依止的呢？”

“婆羅門，有比丘是現在我們所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持續對他依止的。”

“阿難賢者，當我問你喬答摩賢者有沒有指定一位比丘給你們依從時，你說沒有；當我問你僧團中的長老有沒有選出一位比丘給你們依從時，你說沒有；當我問你沒有依從又怎樣和洽一致時，你說法就是你們的依從；當我問你有沒有比丘是現在你們所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及持續對他依止時，你又說有。阿難賢者，我應怎樣理解這個道理呢？”

“婆羅門，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解說十淨信法。有這十淨信法的人，就是我們所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持續對他依止的人。這十淨信法是什麼呢？

“婆羅門，一位比丘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

“他多聞法義、受持法義、博學法義。法義的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意義善美、文句善美，宣示圓滿、清淨的梵行。他多聞這樣的法義，受持這樣的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這樣的法義。

“他對所得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知足。

“他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

“他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

“他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人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

“他能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

“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

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他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婆羅門，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解說這十淨信法。有這十淨信法的人，就是我們所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持續對他依止的人。”

阿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兩行婆羅門對優波難陀將軍說：“將軍，你認為怎樣，這些賢者照料那些應受照料的人，恭敬那些應受恭敬的人，尊重那些應受尊重的人，供養那些應受供養的人；在他們當中肯定是有一些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的人的，如果沒有的話，他們又怎會對當中的人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及持續對當中的人依止呢！”

兩行婆羅門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者現在住在哪裏呢？”

“婆羅門，我現在住在竹園。”

“阿難賢者，竹園怡人、沒有吵雜、寧靜、沒有閒雜人等、遠離人煙，是一個理想的靜處嗎？”

“婆羅門，因為有像你的人保護與看守，所以竹園是一個怡人、沒有吵雜、寧靜、沒有閒雜人等、遠離人煙的地方，是一個理想的靜處。”

“阿難賢者，因為有像你的禪修者修習禪定，那裏的禪修者都在修習禪定，所以竹園是一個怡人、沒有吵雜、寧靜、沒有閒雜人等、遠離人煙的地方，是一個理想的靜處。

“阿難賢者，有一次，喬答摩賢者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我前往喬答摩賢者那裏，他在那裏講說多種禪定。喬答摩賢者是一位禪修者，他修習禪定，讚嘆所有禪定。”

“婆羅門，世尊不是讚嘆所有禪定，也不是不讚嘆所有禪定的。

“婆羅門，世尊不讚嘆哪種禪定呢？”

“婆羅門，一些人的內心不斷被貪欲滲透、被貪欲困擾，不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貪欲出離，他只是內心帶著貪欲來沉思、納悶、守候、守望。

“……瞋恚……

“……昏睡……

“……掉悔……

“婆羅門，一些人的內心不斷被疑惑滲透、被疑惑困擾，不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疑惑出離，他只是內心帶著疑惑來沉思、納悶、守候、守望。

“婆羅門，世尊不讚嘆這種禪定。

“婆羅門，世尊讚嘆哪種禪定呢？”

“婆羅門，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

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婆羅門，世尊讚嘆這種禪定。”

“阿難賢者，聽你所說，喬答摩賢者譴責那些應受譴責的禪定，稱讚那些應受稱讚的禪定。阿難賢者，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婆羅門，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兩行婆羅門對阿難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離去。

兩行婆羅門離去不久，目犍連婆羅門對阿難尊者說：“我問阿難賢者的問題，阿難賢者還沒有為我解說。”

“婆羅門，我不是為你說了嗎？從沒有任何一位比丘，具備所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每一方面的質素。婆羅門，世尊指出一條之前從沒人指出的道路，知道一條之前從沒人知道的道路，講說一條之前從沒人講說的道路；他是一位知道、理解、熟悉道路的人。現在他的弟子在後跟隨道路而行。”



一零九·大月圓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

這時候，在十五布薩日月圓之夜，比丘僧團圍繞著世尊，坐在空曠的地方。有一位比丘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能否問世尊一些東西呢，世尊能否給我解答一個問題呢？”

“比丘，既然這樣，你坐回自己的坐具上，然後隨你的意欲問吧。”

於是，那位比丘坐回自己的坐具上，然後問世尊：“大德，有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的嗎？”

“比丘，有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大德，十分好。”

那位比丘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進一步問世尊：“大德，五取蘊在哪裏紮根的呢？”

“比丘，五取蘊紮根於愛著。”

“大德，取和五取蘊是相同的東西還是相異的東西呢？”

“比丘，取和五取蘊既不是相同的東西也不是相異的東西。在五取蘊之中有愛著，那裏便會有取。”

“大德，在五蘊之中的愛著會不會有各種不同的呢？”

“比丘，會的。一些人這樣想：‘將來我要有這樣這樣的色，將來我要有這樣這樣的受，將來我要有這樣這樣的想，將來我要有這樣這樣的行，將來我要有這樣這樣的識。’比丘，在五蘊之中的愛著會有這樣各種的不同。”

“大德，五蘊所指的内容包含些什麼呢？”

“比丘，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稱為色蘊。各種受……各種想……各種行……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稱為識蘊。比丘，五蘊所指的内容包含這些東西。”

“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出現色蘊，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出現受蘊，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出現想蘊，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出現行蘊，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出現識蘊的呢？”

“比丘，以四大為原因和條件，便會有色蘊的出現。以觸為原因和條件，便會有受蘊的出現。以觸為原因和條件，便會有想蘊的出現。以觸為原因和條件，便會有行蘊的出現。以名色為原因和條件，便會有識蘊的出現。”

“大德，什麼是身見呢？”

“比丘，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視色為：‘色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色’、‘色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色之中’。他視受為：‘受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受’、‘受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受之中’。他視想為：‘想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想’、‘想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想之中’。他視行為：‘行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行’、‘行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行之中’。他視識為：‘識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識’、‘識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識之中’。比丘，這就是身見了。”

“大德，什麼是沒有身見呢？”

“比丘，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視色為：‘沒有色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色這回事’、‘沒有色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色之中這回事’。他視受為：‘沒有受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受這回事’、‘沒有受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受之中這回事’。他視想為：‘沒有想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想這回事’、‘沒有想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想之中這回事’。他視行為：‘沒有行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行這回事’、‘沒有行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行之中這回事’。他視識為：‘沒有識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識這回事’、‘沒有識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識之中這回事’。比丘，這就是沒有身見了。”

“大德，什麼是色的味、患、離呢？什麼是受的味、患、離呢？什麼是想的味、患、離呢？什麼是行的味、患、離呢？什麼是識的味、患、離呢？”

“比丘，以色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色的味；色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色的患；清除對色的愛著，捨棄對色的愛著，這就是色的離……受……想……行……以識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識的味；識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識的患；清除對識的愛著，捨棄對識的愛著，這就是識的離。”

“大德，一個人要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才能在這個帶有心識的身體及外在所有事相之中都沒有我、我所、我慢的性向呢？”

“比丘，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對於各種受……對於各種想……對於各種行……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比丘，一個人要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才能在這個帶有心識的身體及外在所有事相之中都沒有我、我所、我慢的性向。”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內心生起這種想法：“聽世尊所說，色無我，受無我，想無我，行無我，識無我，那又怎可能有我來造業，怎可能有我來觸證解脫呢！”

世尊知道這位比丘的想法，於是對眾比丘說：“比丘們，這是有可能找到一些愚癡、無知、帶著無明、受制於渴愛的人，自認為超於導師的教法，心想：‘聽世尊所說，色無我，受無我，想無我，行無我，識無我，那又怎可能有我來造業，怎可能有我來觸證解脫呢！’比丘們，你們是時常依我不斷修習的人，你們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受……

……想……

……行……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識，視為‘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因此，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對於各種受……

“對於各種想……

“對於各種行……

“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受厭離、對想厭離、對行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當世尊解說這段法義時，大約六十位比丘內心不起各種漏而得解脫。



一一零·小月圓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

這時候，在十五布薩日月圓之夜，比丘僧團圍繞著世尊，坐在空曠的地方。世尊觀察寧靜的比丘僧團後，對比丘說：“比丘們，當一個不善的人遇到一個不善的人時，能否知道他就是一個不善的人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十分好。當一個不善的人遇到一個不善的人時，是沒有可能知道他就是一個不善的人的。

“比丘們，當一個不善的人遇到一個善人時，能否知道他就是一個善人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十分好。當一個不善的人遇到一個善人時，是沒有可能知道他就是一個善人的。

“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具有不善的本質，與不善的人為伍，有不善的人的思想，商討不善的人的事情，說不善的人的說話，做不善的人的行為，有不善的人的見，作不善的人的布施。

“比丘們，什麼是具有不善的本質呢？”

“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沒有聞、懈怠、失念、劣慧。這就是具有不善的本質了。

“比丘們，什麼是與不善的人為伍呢？”

“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與那些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沒有聞、懈怠、失念、劣慧的沙門婆羅門為友、為伴。這就是與不善的人為伍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善的人的思想呢？”

“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會想到惱害自己，會想到惱害他人，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這就不善的人的思想了。

“比丘們，什麼是商討不善的人的事情呢？”

“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會商討惱害自己、惱害他人、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的事情。這就是商討不善的人的事情了。

“比丘們，什麼是說不善的人的說話呢？”

“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會說妄語、兩舌、惡口、綺語。這就是說不善的人的說話了。

“比丘們，什麼是做不善的人的行為呢？”

“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會殺生、偷盜、邪淫。這就是做不善的人的行為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善的人的見呢？”

“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會有這樣的見：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這就不善的人的見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善的人的布施呢？”

“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會不用心布施，不親手布施，不想布施，用廢物來

布施，帶著沒有果報的見來布施。這就是不善的人的布施了。

“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具有這樣不善的本質，與這樣不善的人為伍，有這樣不善的思想，商討這樣不善的事情，說這樣不善的說話，做這樣不善的行為，有這樣不善的見，作這樣不善的布施，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至不善的人的去處那裏。比丘們，什麼是不善的人的去處呢？地獄或畜生。

“比丘們，當一個善人遇到一個善人時，能否知道他就是一個善人呢？”

“大德，是能的。”

“比丘們，十分好。當一個善人遇到一個善人時，是能夠知道他就是一個善人的。

“比丘們，當一個善人遇到一個不善的人時，能否知道他就是一個不善的人呢？”

“大德，是能的。”

“比丘們，十分好。當一個善人遇到一個不善的人時，是能夠知道他就是一個不善的人的。

“比丘們，一個善人具有善的本質，與善人為伍，有善人的思想，商討善人的事情，說善人的說話，做善人的行為，有善人的見，作善人的布施。

“比丘們，什麼是具有善的本質呢？”

“比丘們，一個善人有信、有慚、有愧、有聞、作出精進、保持念、有智慧。這就是具有善的本質了。

“比丘們，什麼是與善人為伍呢？”

“比丘們，一個善人與那些有信、有慚、有愧、有聞、作出精進、保持念、有智慧的沙門婆羅門為友、為伴。這就是與善人為伍了。

“比丘們，什麼是善人的思想呢？”

“比丘們，一個善人不會想到惱害自己，不會想到惱害他人，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這就是善人的思想了。

“比丘們，什麼是商討善人的事情呢？”

“比丘們，一個善人會商討不惱害自己、不惱害他人、不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的事情。這就是商討善人的事情了。

“比丘們，什麼是說善人的說話呢？”

“比丘們，一個善人會遠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這就是說善人的說話了。

“比丘們，什麼是做善人的行為呢？”

“比丘們，一個善人會遠離殺生、偷盜、邪淫。這就是做善人的行為了。

“比丘們，什麼是善人的見呢？”

“比丘們，一個善人會有這樣的見：有布施；有祭祀；有祭品；有苦樂業的果報；有今生；有他世；有父恩；有母恩；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這就是善人的見了。

“比丘們，什麼是善人的布施呢？”

“比丘們，一個善人會用心布施，親手布施，想布施，用淨物來布施，帶著有果報的見來布施。這就是善人的布施了。

“比丘們，一個善人具有這樣善的本質，與這樣善的人為伍，有這樣善的思想，商討這樣善的事情，說這樣善的說話，做這樣善的行為，有這樣善的見，作這樣善的布施，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至善人的去處那裏。比丘們，什麼是

善人的去處呢？有大威德的天或有大威德的人之中。”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一一·逐一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舍利弗是一位智者。比丘們，舍利弗有大智慧，有許多智慧，有歡悅的智慧，有快捷的智慧，有銳利的智慧，有具洞察力的智慧。

“比丘們，舍利弗在半個月之中逐一觀察法義。比丘們，他這樣觀察，他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逐一辨識初禪中的覺、觀、喜、樂、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逐一辨識二禪中的平伏、喜、樂、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逐一辨識三禪中的捨、樂、念、覺知、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逐一辨識四禪中的捨、不苦不樂受、內心沒有食糧的猗息、念、清淨、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他逐一辨識空無邊處中的空無邊處想、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他逐一辨識識無邊處中的識無邊處想、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他逐一辨識無所有處中的無所有處想、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他在這正受之中提起念，如實觀察這些事物的消逝、壞滅、改變。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有慧見而得漏盡。他在這正受之中提起念，如實觀察這些事物的消逝、壞滅、改變。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再沒有更高的出離。他不用再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如果問，誰在聖者的戒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誰在聖者的定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誰在聖者的慧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誰在聖者的解脫之中最熟練、最究極呢？正確的解說就是舍利弗了。舍利弗在聖者的戒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舍利弗在聖者的定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舍利弗在聖者的慧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舍利弗在聖者的解脫之中最熟練、最究極。

“比丘們，如果問，誰是世尊的兒子——由世尊的心胸所生，由世尊的口所生，由世尊的法所生，由法化生，是法的繼承者而不是物質的繼承者呢？正確的解說就是舍利弗了。舍利弗是世尊的兒子——由世尊的心胸所生，由世尊的口所生，由世尊的法所生，由法化生，是法的繼承者而不是物質的繼承者。

“比丘們，如來所轉動的無上法輪，舍利弗正確無誤地跟隨轉動。”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一二·六種清淨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如果有一位比丘宣稱得到究竟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比丘們，首先不用對他的說話感到歡喜或輕蔑，應向他發問問題：‘賢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以四種正直的方式來說話。什麼是四種正直的方式呢？說如實所看見的，說如實所聽到的，說如實所感到的，說如實所識知的。賢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以這四種正直的方式來說話。尊者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在這四種正直的方式之中，說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呢？’

“比丘們，一位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比丘，會作出這種如法的解說：‘賢友們，我看見、聽到、感到、識知自己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我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在這四種正直的方式之中，說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應對這位比丘的說話稱善，心感高興和歡喜，然後再進一步向他發問問題：‘賢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正確解說五取蘊。什麼是五取蘊呢？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賢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正確解說這五取蘊。尊者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在這五取蘊之中，說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呢？’

“比丘們，一位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比丘，會作出這種如法的解說：‘賢友們，我知道色不堅實、會消失、不安息後，所有內心對色的傾慕、執取、執著的性向全部都盡除，我知道內心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解脫。賢友們，我知道受……賢友們，我知道想……賢友們，我知道行……賢友們，我知道識不堅實、會消失、不安息後，所有內心對識的傾慕、執取、執著的性向全部都盡除，我知道內心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解脫。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在這五取蘊之中，說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應對這位比丘的說話稱善，心感高興和歡喜，然後再進一步向他發問問題：‘賢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正確解說六界。什麼是六界呢？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賢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正確解說這六界。尊者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在這六界之中，說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呢？’

“比丘們，一位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比丘，會作出這種如法的解說：‘賢友們，我明白：地界無我，沒有一個我依附在地界之中。我所有內心對地界的依賴、傾慕、執取、執著的性向全部都盡除，我知道內心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解脫。賢友們，我明白：水

界……賢友們，我明白：火界……賢友們，我明白：風界……賢友們，我明白：空界……賢友們，我明白：識界無我，沒有一個我依附在識界之中。我所有內心對識界的依賴、傾慕、執取、執著的性向全部都盡除，我知道內心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解脫。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在這六界之中，說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應對這位比丘的說話稱善，心感高興和歡喜，然後再進一步向他發問問題：‘賢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正確解說內外六處。什麼是內外六處呢？眼和色，耳和聲，鼻和香，舌和味，身和觸，意和法。賢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正確解說這內外六處。尊者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在這內外六處之中，說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呢？’

“比丘們，一位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比丘，會作出這種如法的解說：‘賢友們，我對眼、色、眼識、眼所識別的事物的願欲、貪欲、愛喜、渴愛、依賴、傾慕、執取、執著的性向全部都盡除，我知道內心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解脫。賢友們，我對耳、聲、耳識、耳所識別的事物……賢友們，我對鼻、香、鼻識、鼻所識別的事物……賢友們，我對舌、味、舌識、舌所識別的事物……賢友們，我對身、觸、身識、身所識別的事物……賢友們，我對意、法、意識、意所識別的事物的願欲、貪欲、愛喜、渴愛、依賴、傾慕、執取、執著的性向全部都盡除，我知道內心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解脫。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在這內外六處之中，說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應對這位比丘的說話稱善，心感高興和歡喜，然後再進一步向他發問問題：‘尊者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能在這個帶有心識的身命以及外在所有事相之中清除了我和我所的性向呢？’

“比丘們，一位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比丘，會作出這種如法的解說：‘賢友們，我之前在家的時候是一個無明的人，後來如來或如來的弟子為我說法，聽了法義之後我對如來具有敬信，我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賢友們，後來，我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我成為一位出家人，具有比丘的修學和比丘的正命。我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我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取，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我捨棄非梵行，我是一個梵行者，遠離性行為這世俗的行為。我捨棄妄語、遠離妄語，我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我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我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我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我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我捨棄綺語、遠離綺語，我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我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

有益。

“我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我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遠離非時食；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遠離豪華的大床；遠離接受金銀錢財；遠離接受穀物；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遠離接受僕人；遠離接受禽畜；遠離接受農田；遠離替人做信使；遠離做買賣；遠離欺騙的量秤；遠離賄賂、欺騙、詐騙；遠離傷害、殺害、捆绑、攔劫、搶掠。

“我對能蔽體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就如同雀鳥和牠的羽翼，無論雀鳥飛去哪裏，都只是和雙翼隨行。同樣地，我對能蔽體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我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

“我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我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我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我在耳聽到聲……

“我在鼻嗅到香……

“我在舌嚐到味……

“我在身感到觸……

“我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我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我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我具有聖者之根律儀，親身體驗無染之樂。

“我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我具有聖者之戒蘊、聖者之根律儀、聖者之念和覺知，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我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我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我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我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我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我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我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我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我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我進入了三禪。我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我進入了四禪。

“‘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我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我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我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我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在這個帶有心識的身命以及外在所有事相之中清除了我和我所的性向。’

“比丘們，應對這位比丘的說話稱善，心感高興和歡喜，然後對他說：‘賢友，我們有得著，我們有善得！我們能看見一位這樣好的梵行者！’”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一三·善人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善人的特質和不善的人的特質。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善人的特質呢？比丘們，一個不善的人從高種族出家，他這樣反思：‘我從高種族出家，其他比丘不是從高種族出家。’他因為是高種族的後裔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這就是不善的人的特質了。比丘們，善人會這樣反思：‘高種族的後裔不是盡除貪欲、瞋恚、愚癡的原因。即使不是從高種族出家的人，只要進入正法，正直地進入正道，隨法而行，就會受人尊敬，受人讚揚。’他知道行踐正道才是重點，不會因為是高種族的後裔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這就是善人的特質了。

……從大種族出家的人……

……從富有種族出家的人……

……從豪貴種族出家的人……

……著名、有名聲的人……

……取得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的人……

……多聞法義的人……

……持律的人……

……說法的人……

……居住在森林的人……

……穿舊布衣的人……

……只吃化取食物的人……

……居住在樹下的人……

……居住在荒塚的人……

……居住在空曠地方的人……

……常坐不臥的人……

……隨處居住的人……

“比丘們，再者，一個一坐食的不善的人，他這樣反思：‘我是一個修習一坐食的人，其他比丘不修習一坐食。’他因為一坐食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這就是不善的人的特質了。比丘們，善人會這樣反思：‘一坐食不是盡除貪欲、瞋恚、愚癡的原因。即使不是一個修習一坐食的人，只要進入正法，正直地進入正道，隨法而行，就會受人尊敬，受人讚揚。’他知道行踐正道才是重點，不會因為一坐食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這就是善人的特質了。

“比丘們，再者，一個不善的人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這樣反思：‘我得到初禪的正受，其他比丘不能得到初禪的正受。’他因為初禪的正受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這就是不善的人的特質了。比丘們，善人會這樣反思：‘世尊說，對初禪的正受也不要生起渴愛，內心所感到的種種事物，都在不

斷變異。’他知道不生渴愛才是重點，不會因為初禪的正受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這就是善人的特質了。

……二禪的正受……

……三禪的正受……

……四禪的正受……

……空無邊處的正受……

……識無邊處的正受……

……無所有處的正受……

“比丘們，再者，一個不善的人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他這樣反思：‘我得到非想非非想處的正受，其他比丘不能得到非想非非想處的正受。’他因為非想非非想處的正受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這就是不善的人的特質了。比丘們，善人會這樣反思：‘世尊說，對非想非非想處的正受也不要生起渴愛，內心所感到的種種事物，都在不斷變異。’他知道不生渴愛才是重點，不會因為非想非非想處的正受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這就是善人的特質了。

“比丘們，再者，一個善人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有慧見而得漏盡。比丘們，這位比丘不會有‘我是某種事物’、‘我在某個地方’、‘我是某個人’這些想法。”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一四·應行不應行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應行踐和不應行踐’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身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身行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口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口行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意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意行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起心動念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起心動念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想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想的薰習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見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見的薰習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個人氣質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個人氣質的薰習是相異的。”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它詳細的義理。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身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身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身行便不應行踐；一些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身行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殺生的人，他們殘忍、滿手鮮血、嗜好殺戮、不仁慈對待眾生。一些偷盜的人，他們盜取別人藏在村落或森林的財物。一些邪淫的人，他們跟受父母保護、受兄弟保護、受姊妹保護、受親屬保護、有丈夫、受法律保護、已接受婚聘等女性發生性行為。大德，這樣的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捨棄殺生、遠離殺生的人，他們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一些捨棄偷盜、遠離偷盜的人，他們不會盜取別人藏在村落或森林的財物。一些捨棄邪淫、遠離邪淫的人，他們不會跟受父母保護、受兄弟保護、受姊妹保護、受親屬保護、有丈夫、受法律保護、已接受婚聘等女性發生性行為。大德，這樣的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身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身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口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口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口行便不應行踐；一些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口行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妄語的人，他們在被帶到集會中、大眾中、親屬中、同業中或王族中問話的時候，為了自己的原因、為了他人的原因或為了少許物質利益的原因而故意說妄語——自己不知的說知道，自己知道的說不知；自己看不見的說看見，自己看見的說看不見。一些兩舌的人，他們說離間別人的話，使和合的帶來分裂，喜歡分裂，景仰分裂，欣樂分裂，說使人分裂的話。一些惡口的人，他們無論說什麼，都粗魯、無禮、尖酸、苛刻、帶著忿怒、不帶來定。一些綺語的人，他們說不適時的話、不真實的話、沒有意義的話、和法無關的話、和律無關的話、沒有價值的話，在不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沒有道理，滔滔不絕，對人沒有益處。大德，這樣的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捨棄妄語、遠離妄語的人，他們在被帶到集會中、大眾中、親屬中、同業中或王族中問話的時候，不會為自己的原因、為他人的原因或為物質利益的原因而故意說妄語——自己不知的就說自己不知，自己知道的就說自己知道；自己看不見的就說自己看不見，自己看見的就說自己看見。一些捨棄兩舌、遠離兩舌的人，他們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一些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的人，他們無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一些捨棄綺語、遠離綺語的人，他們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大德，這樣的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口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口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意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意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意行便不應行踐；一些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意行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貪欲的人，他們貪圖別人的財物，心想佔據別人的財物。一些心生瞋恚的人，他們惡意思維，內心常想殺害、屠殺、斬殺、摧毀眾生，常想眾生不存在。大德，這樣的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不貪欲的人，他們不會貪圖別人的財物，不會想到佔據別人的財物。一些不會心生瞋恚的人，他們不會惡意思維，內心只想眾生沒有憎恨，沒有苦迫，沒有顫抖，快樂地生活。大德，這樣的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意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意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起心動念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起心動念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起心動念便不應行踐；一些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起心動念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貪欲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貪欲之中；一些瞋恚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瞋恚之中；一些惱害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惱害之中。大德，這樣的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

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不貪欲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不貪欲之中；一些不瞋恚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不瞋恚之中；一些不惱害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不惱害之中。大德，這樣的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起心動念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起心動念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想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想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想的薰習便不應行踐；一些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想的薰習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貪欲的人，時常安住在貪欲想之中；一些瞋恚的人，時常安住在瞋恚想之中；一些惱害的人，時常安住在惱害想之中。大德，這樣的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不貪欲的人，時常安住在不貪欲想之中；一些不瞋恚的人，時常安住在不瞋恚想之中；一些不惱害的人，時常安住在不惱害想之中。大德，這樣的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想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想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見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見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見的薰習便不應行踐；一些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見的薰習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人帶著這樣的見解：‘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大德，這樣的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人帶著這樣的見解：‘有布施；有祭祀；有祭品；有苦樂業的果報；有今生；有他世；有父恩；有母恩；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大德，這樣的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見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見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個人氣質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個人氣質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個人氣質的薰習便不應行踐；一些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個人氣質的薰習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帶

來苦迫及沒有修養的個人氣質。大德，這樣的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帶來平和及有修養的個人氣質。大德，這樣的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個人氣質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個人氣質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我簡略的說話，你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我說，身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身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佛陀重複舍利弗尊者的說話一遍)……舍利弗，我說，個人氣質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個人氣質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舍利弗，我簡略的說話，應這樣理解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我說，眼識別色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耳識別聲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鼻識別香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舌識別味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身識別觸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意識別法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它詳細的義理。世尊說：‘舍利弗，我說，眼識別色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眼識別色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眼識別色便不應行踐；眼識別色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眼識別色便應行踐。世尊說：‘舍利弗，我說，眼識別色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耳識別聲……

“……鼻識別香……

“……舌識別味……

“……身識別觸……

“世尊說：‘舍利弗，我說，意識別法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意識別法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意識別法便不應行踐；意識別法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意識別法便應行踐。世尊說：‘舍利弗，我說，意識別法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我簡略的說話，你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我說，眼識別色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佛陀重複舍利弗尊者的說話一遍)……舍利弗，我說，意識別法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舍利弗，我簡略的說話，應這樣理解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我說，受用衣服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受用食物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受用住處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依止村落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依止市鎮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依止都城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依止國家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依止人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它詳細的義理。世尊說：‘舍利弗，我說，受用衣服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受用衣服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受用衣服便不應行踐；受用衣服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受用衣服便應行踐。世尊說：‘舍利弗，我說，受用衣服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受用食物……

“……受用住處……

“……依止村落……

“……依止市鎮……

“……依止都城……

“……依止國家……

“世尊說：‘舍利弗，我說，依止人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依止人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依止人便不應行踐；依止人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依止人便應行踐。世尊說：‘舍利弗，我說，依止人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我簡略的說話，你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我說，受用衣服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佛陀重複舍利弗尊者的說話一遍)……舍利弗，我說，依止人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舍利弗，我簡略的說話，應這樣理解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任何剎帝利如果知道這簡略的說話或詳細的義理，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任何婆羅門如果知道這簡略的說話或詳細的義理，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任何吠舍如果知道這簡略的說話或詳細的義理，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任何首陀羅如果知道這簡略的說話或詳細的義理，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舍利弗，任何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任何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如果知道這簡略的說話或詳細的義理，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一五·多種界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所有恐懼都是出於愚人，不出於智者；所有逼迫都是出於愚人，不出於智者；所有困險都是出於愚人，不出於智者。

“比丘們，就正如一些蘆葦屋或草屋起火，鄰近一些內外以灰泥塗平、有窗門、有門門的尖頂屋也會被大火波及。同樣地，所有恐懼都是出於愚人，不出於智者；所有逼迫都是出於愚人，不出於智者；所有困險都是出於愚人，不出於智者。

“比丘們，愚人靠近恐懼，智者離開恐懼；愚人靠近逼迫，智者離開逼迫；愚人靠近困險，智者離開困險。智者沒有恐懼、沒有逼迫、沒有困險。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要成為一位智者，要成為一位有觀察力的人。”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大德，要怎樣做才可稱為一位智者、有觀察力的比丘呢？”

“阿難，一位比丘要善知界、善知處、善知緣起、善知有可能和沒有可能。能做到這樣，便可稱為一位智者、有觀察力的比丘。”

“大德，要怎樣做才可稱為一位善知界的比丘呢？”

“阿難，有十八界：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阿難，對這十八界有知有見，能做到這樣，便可稱為一位善知界的比丘。”

“大德，還有沒有另一種善知界的比丘呢？”

“阿難，有的。有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阿難，對這六界有知有見，能做到這樣，也可稱為一位善知界的比丘。”

“大德，還有沒有另一種善知界的比丘呢？”

“阿難，有的。有六界：樂界、苦界、喜界、惱界、捨界、無明界。阿難，對這六界有知有見，能做到這樣，也可稱為一位善知界的比丘。”

“大德，還有沒有另一種善知界的比丘呢？”

“阿難，有的。有六界：貪欲界、出離界、瞋恚界、不瞋恚界、惱害界、不惱害界。阿難，對這六界有知有見，能做到這樣，也可稱為一位善知界的比丘。”

“大德，還有沒有另一種善知界的比丘呢？”

“阿難，有的。有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阿難，對這三界有知有見，能做到這樣，也可稱為一位善知界的比丘。”

“大德，還有沒有另一種善知界的比丘呢？”

“阿難，有的。有二界：有行界、無行界。阿難，對這二界有知有見，能做到這樣，也可稱為一位善知界的比丘。”

“大德，要怎樣做才可稱為一位善知處的比丘呢？”

“阿難，有內外六處：眼和色，耳和聲，鼻和香，舌和味，身和觸，意和法。阿難，對這內外六處有知有見，能做到這樣，便可稱為一位善知處的比

丘。”

“大德，要怎樣做才可稱為一位善知緣起的比丘呢？”

“阿難，一位比丘知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阿難，他可稱為一位善知緣起的比丘。”

“大德，要怎樣做才可稱為一位善知有可能和沒有可能的比丘呢？”

“阿難，一位比丘知道：具有正見的人，是沒有可能視任何行是常的，只有凡夫才有可能視行是常。

“一位比丘知道：具有正見的人，是沒有可能視任何行是樂的，只有凡夫才有可能視行是樂。

“一位比丘知道：具有正見的人，是沒有可能視任何法是我的，只有凡夫才有可能視法是我。

“一位比丘知道：具有正見的人，是沒有可能取去母親的性命的，只有凡夫才有可能取去母親的性命。

“一位比丘知道：具有正見的人，是沒有可能取去父親的性命的，只有凡夫才有可能取去父親的性命。

“一位比丘知道：具有正見的人，是沒有可能取去阿羅漢的性命的，只有凡夫才有可能取去阿羅漢的性命。

“一位比丘知道：具有正見的人，是沒有可能以傷害心令如來流血的，只有凡夫才有可能以傷害心令如來流血。

“一位比丘知道：具有正見的人，是沒有可能分裂僧團的，只有凡夫才有可能分裂僧團。

“一位比丘知道：具有正見的人，是沒有可能從外道之中找尋老師的，只有凡夫才有可能從外道之中找尋老師。

“一位比丘知道：在一個世界之中是沒有可能同時出現兩位阿羅漢·等正覺的，只可能出現一位阿羅漢·等正覺。

“一位比丘知道：在一個世界之中是沒有可能同時出現兩位轉輪王的，只可能出現一位轉輪王。

“一位比丘知道：女性是沒有可能成為阿羅漢·等正覺的，只有男性才可能成為阿羅漢·等正覺。

“一位比丘知道：女性是沒有可能成為轉輪王的，只有男性才可能成為轉輪王。

“一位比丘知道：女性是沒有可能成為帝釋天王的，只有男性才可能成為帝釋天王。

“一位比丘知道：女性是沒有可能成為魔王的，只有男性才可能成為魔王。

“一位比丘知道：女性是沒有可能成為梵天王的，只有男性才可能成為梵天

王。

“一位比丘知道：身惡行是沒有可能帶來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果報的，只可能帶來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果報。

“一位比丘知道：口惡行是沒有可能帶來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果報的，只可能帶來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果報。

“一位比丘知道：意惡行是沒有可能帶來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果報的，只可能帶來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果報。

“一位比丘知道：身善行是沒有可能帶來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果報的，只可能帶來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果報。

“一位比丘知道：口善行是沒有可能帶來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果報的，只可能帶來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果報。

“一位比丘知道：意善行是沒有可能帶來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果報的，只可能帶來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果報。

“一位比丘知道：身惡行的人，以此為因緣、以此為條件，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只可能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一位比丘知道：口惡行的人，以此為因緣、以此為條件，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只可能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一位比丘知道：意惡行的人，以此為因緣、以此為條件，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只可能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一位比丘知道：身善行的人，以此為因緣、以此為條件，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只可能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一位比丘知道：口善行的人，以此為因緣、以此為條件，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只可能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一位比丘知道：意善行的人，以此為因緣、以此為條件，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只可能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阿難，若做到這樣的話，他可稱為一位善知有可能和沒有可能的比丘。”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大德，應怎樣稱呼這段法義呢？”

“阿難，既然這樣，你稱這為‘多種界’的法義吧，你要受持它。你也可稱這為‘四轉’的法義，你要受持它。你也可稱這為‘法鏡’的法義，你要受持它。你也可稱這為‘甘露鼓’的法義，你要受持它。你也可稱這為‘無上勝利’的法義，你要受持它。”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一六·仙人山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仙人山。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看見那座毗婆羅山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座毗婆羅山以前是另一個名稱的。

“比丘們，你們看見那座賓陀婆山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座賓陀婆山以前是另一個名稱的。

“比丘們，你們看見那座毗富羅山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座毗富羅山以前是另一個名稱的。

“比丘們，你們看見那座靈鷲山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座靈鷲山以前是另一個名稱的。

“比丘們，你們看見這座仙人山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這座仙人山以前都是這個名稱的。

“比丘們，從前，曾經有五百位辟支佛長期在這座仙人山之中修行，人們看見他們進入這座山修行，之後便不再看見他們。人們看見這個情景後，心想：‘這座山會吞噬仙人，這座山會吞噬仙人！’仙人山的名字便因此而生起。

“比丘們，我要為你們解說那些辟支佛的名稱，我要向你們稱讚那些辟支佛。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阿梨吒的辟支佛，他長期在這座仙人山之中修行。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優波梨吒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達伽羅·尸棄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耶舍尸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善見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喜見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緊陀羅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賓頭盧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優波沙波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尼多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達多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須多婆的辟支佛……

“比丘們，以前曾經有一位名叫跋毗達多的辟支佛，他長期在這座仙人山之中修行。

“心不動搖無愛戀，

獨自取證得覺悟，
拔除苦箭受頌揚；
汝等聽我稱其名。

阿梨吒、優波梨吒，
達伽羅與耶舍尸，
善見、喜見、緊陀羅，
賓頭盧、優波沙波，
尼多、達多、須多婆，
跋毗達多得覺悟。

孫波、須波、彌偷邏，
阿達摩與須彌伽，
阿尼伽與須達多，
慶伽、慶求辟支佛，
咸皆具有大威德，
一切諸有皆滅盡。

二人同名吒離那，
阿達迦與拘薩羅，
須波睺、優波尼彌，
尼彌與孫陀質多，
俱是見諦離垢人，
牟尼智者得覺悟。

優波迦邏、毗闍多，
闍多、央迦與槃迦，
求提闍多與波尸，
阿波闍多辟支佛，
放下苦本放下依，
皆已降伏諸魔軍。

沙陀、波婆多、波伽，
邏摩漢沙、央伽摩，
阿私陀、阿那沙婆，
摩那摩耶、賓頭摩，
達陀目多、迦兜摩，
破除我慢無污染。

羈兜波羅、摩多伽，
阿梨耶與阿周多，
阿周伽摩、巴摩迦，
善吉祥與達毗邏，
須跋提多、阿沙訶，
羈摩跋多、娑羅多，

杜羅那耶與僧伽，
優闍耶與及沙訶，
四人同名阿難陀，
難陀名稱亦有四，
優波難陀亦有四，
合共十二辟支佛，
頗羅墮等諸牟尼，
持最後身具出離。

菩提與及摩訶男，
二人通達無上義；
頗羅墮留長髮束；
帝須波提盡有結；
優波尸利與尸利，
二人渴愛皆破除。

吉祥無欲得覺悟；
優沙波已破苦網，
清除眾苦之根本；
優波尼多辟支佛，
取得寂靜之道跡，
具有真正之美名。

祇陀、祇然、巴杜摩，
優波邏、巴杜多羅，
羅揭多與波婆多，
摩那達多、娑比多，
毗多羅伽與緊訶，
心善解脫得覺悟。

以上及餘辟支佛，
咸皆具有大威德，
一切諸有皆滅盡。
汝應齊集共稱揚，
此等聖尊辟支佛，
已般涅槃不可量。”



一一七·大四十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有聖者近因和基礎的正定。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有聖者近因和基礎的正定呢？比丘們，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內心有這七種要素作為基礎而安住一境，這稱為有聖者近因和基礎的正定。

“比丘們，正見在修行當中是作為先導的。

“比丘們，正見怎樣在修行當中作為先導呢？

“知道什麼是邪見，知道什麼是正見。這就是一個有正見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是邪見呢？

“認為：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比丘們，這就是邪見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見呢？

“比丘們，我說，正見有兩種：一種正見屬有漏的，帶來福德的，帶來依的果報的；一種正見屬聖者的，無漏的，出世間的，屬解脫道的要素的。

“比丘們，什麼是有漏、帶來福德、帶來依的果報的正見呢？

“認為：有布施；有祭祀；有祭品；有苦樂業的果報；有今生；有他世；有父恩；有母恩；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比丘們，這就是有漏、帶來福德、帶來依的果報的正見了。

“比丘們，什麼是聖者、無漏、出世間、解脫道要素的正見呢？

“比丘們，能帶來聖者的心、無漏的心、聖者之道，能使人修習聖道，這樣的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八正道中的正見。這就是聖者、無漏、出世間、解脫道要素的正見了。

“一個人在捨棄邪見，作出精進來奉行正見時，他的正精進便會出現。當他捨棄邪見，持續奉行正見時，他的正念便會出現。正見、正精進、正念這三種修習跟隨著正見而行。

“比丘們，正見在修行當中是作為先導的。

“比丘們，正見怎樣在修行當中作為先導呢？

“知道什麼是邪思維，知道什麼是正思維。這就是一個有正見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是邪思維呢？

“貪欲的思維、瞋恚的思維、惱害的思維。比丘們，這就是邪思維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思維呢？

“比丘們，我說，正思維有兩種：一種正思維屬有漏的，帶來福德的，帶來依的果報的；一種正思維屬聖者的，無漏的，出世間的，屬解脫道的要素的。

“比丘們，什麼是有漏、帶來福德、帶來依的果報的正思維呢？”

“出離的思維、不瞋恚的思維、不惱害的思維。比丘們，這就是有漏、帶來福德、帶來依的果報的正思維了。”

“比丘們，什麼是聖者、無漏、出世間、解脫道要素的正思維呢？”

“比丘們，能帶來聖者的心、無漏的心、聖者之道，能使人修習聖道，這樣的意欲、覺、思維、決心、專心、口行。這就是聖者、無漏、出世間、解脫道要素的正思維了。”

“一個人在捨棄邪思維，作出精進來奉行正思維時，他的正精進便會出現。當他捨棄邪思維，持續奉行正思維時，他的正念便會出現。正見、正精進、正念這三種修習跟隨著正思維而行。”

“比丘們，正見在修行當中是作為先導的。”

“比丘們，正見怎樣在修行當中作為先導呢？”

“知道什麼是邪語，知道什麼是正語。這就是一個有正見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是邪語呢？”

“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比丘們，這就是邪語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語呢？”

“比丘們，我說，正語有兩種：一種正語屬有漏的，帶來福德的，帶來依的果報的；一種正語屬聖者的，無漏的，出世間的，屬解脫道的要素的。”

“比丘們，什麼是有漏、帶來福德、帶來依的果報的正語呢？”

“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比丘們，這就是有漏、帶來福德、帶來依的果報的正語了。”

“比丘們，什麼是聖者、無漏、出世間、解脫道要素的正語呢？”

“比丘們，能帶來聖者的心、無漏的心、聖者之道，能使人修習聖道，這樣的不作口四惡行，不歡喜、不好樂、不喜好口四惡行。這就是聖者、無漏、出世間、解脫道要素的正語了。”

“一個人在捨棄邪語，作出精進來奉行正語時，他的正精進便會出現。當他捨棄邪語，持續奉行正語時，他的正念便會出現。正見、正精進、正念這三種修習跟隨著正語而行。”

“比丘們，正見在修行當中是作為先導的。”

“比丘們，正見怎樣在修行當中作為先導呢？”

“知道什麼是邪業，知道什麼是正業。這就是一個有正見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是邪業呢？”

“殺生、偷盜、邪淫。比丘們，這就是邪業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業呢？”

“比丘們，我說，正業有兩種：一種正業屬有漏的，帶來福德的，帶來依的果報的；一種正業屬聖者的，無漏的，出世間的，屬解脫道的要素的。”

“比丘們，什麼是有漏、帶來福德、帶來依的果報的正業呢？”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比丘們，這就是有漏、帶來福德、帶來依的果報的正業了。”

“比丘們，什麼是聖者、無漏、出世間、解脫道要素的正業呢？”

“比丘們，能帶來聖者的心、無漏的心、聖者之道，能使人修習聖道，這樣的不作身三惡行，不歡喜、不好樂、不喜好身三惡行。這就是聖者、無漏、出世間、解脫道要素的正業了。”

“一個人在捨棄邪業，作出精進來奉行正業時，他的正精進便會出現。當他

捨棄邪業，持續奉行正業時，他的正念便會出現。正見、正精進、正念這三種修習跟隨著正業而行。

“比丘們，正見在修行當中是作為先導的。

“比丘們，正見怎樣在修行當中作為先導呢？

“知道什麼是邪命，知道什麼是正命。這就是一個有正見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是邪命呢？

“以欺騙、說無意義的話、星相、投機、貪圖的方式來謀生活命。比丘們，這就是邪命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命呢？

“比丘們，我說，正命有兩種：一種正命屬有漏的，帶來福德的，帶來依的果報的；一種正命屬聖者的，無漏的，出世間的，屬解脫道的要素的。

“比丘們，什麼是有漏、帶來福德、帶來依的果報的正命呢？

“一位聖弟子捨棄不正當的謀生方式，以正當的方式來謀生活命。比丘們，這就是有漏、帶來福德、帶來依的果報的正命了。

“比丘們，什麼是聖者、無漏、出世間、解脫道要素的正命呢？

“比丘們，能帶來聖者的心、無漏的心、聖者之道，能使人修習聖道，這樣的不作邪命，不歡喜、不好樂、不喜好邪命。這就是聖者、無漏、出世間、解脫道要素的正命了。

“一個人在捨棄邪命，作出精進來奉行正命時，他的正精進便會出現。當他捨棄邪命，持續奉行正命時，他的正念便會出現。正見、正精進、正念這三種修習跟隨著正命而行。

“比丘們，正見在修行當中是作為先導的。

“比丘們，正見怎樣在修行當中作為先導呢？

“比丘們，有了正見，正思維便會出現；有了正思維，正語便會出現；有了正語，正業便會出現；有了正業，正命便會出現；有了正命，正精進便會出現；有了正精進，正念便會出現；有了正念，正定便會出現；有了正定，正智便會出現；有了正智，正解脫便會出現。比丘們，就是這樣，一位學人在修學中具有八支，一位阿羅漢具有十支。

“比丘們，正見在修行當中是作為先導的。

“比丘們，正見怎樣在修行當中作為先導呢？

“比丘們，有了正見後，邪見便會衰竭，以邪見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惡不善法亦會衰竭，以正見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善法會修習圓滿。

“比丘們，有了正思維後，邪思維便會衰竭，以邪思維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惡不善法亦會衰竭，以正思維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善法會修習圓滿。

“比丘們，有了正語後，邪語便會衰竭，以邪語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惡不善法亦會衰竭，以正語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善法會修習圓滿。

“比丘們，有了正業後，邪業便會衰竭，以邪業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惡不善法亦會衰竭，以正業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善法會修習圓滿。

“比丘們，有了正命後，邪命便會衰竭，以邪命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惡不善法亦會衰竭，以正命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善法會修習圓滿。

“比丘們，有了正精進後，邪精進便會衰竭，以邪精進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惡不善法亦會衰竭，以正精進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善法會修習圓滿。

“比丘們，有了正念後，邪念便會衰竭，以邪念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惡不善法亦會衰竭，以正念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善法會修習圓滿。

“比丘們，有了正定後，邪定便會衰竭，以邪定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惡不善法亦會衰竭，以正定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善法會修習圓滿。

“比丘們，有了正智後，邪智便會衰竭，以邪智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惡不善法亦會衰竭，以正智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善法會修習圓滿。

“比丘們，有了正解脫後，邪解脫便會衰竭，以邪解脫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惡不善法亦會衰竭，以正解脫為條件所帶來的各種善法會修習圓滿。

“比丘們，以上二十種善法和二十種不善法，合共成為‘大四十’的法義。我轉動了這個法輪，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如果有沙門婆羅門想譴責、批駁這‘大四十’的法義，當下便會有十處受人如法譴責的地方。

“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譴責正見，他們便會尊崇和讚揚邪見；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譴責正思維，他們便會尊崇和讚揚邪思維；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譴責正語，他們便會尊崇和讚揚邪語；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譴責正業，他們便會尊崇和讚揚邪業；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譴責正命，他們便會尊崇和讚揚邪命；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譴責正精進，他們便會尊崇和讚揚邪精進；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譴責正念，他們便會尊崇和讚揚邪念；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譴責正定，他們便會尊崇和讚揚邪定；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譴責正智，他們便會尊崇和讚揚邪智；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譴責正解脫，他們便會尊崇和讚揚邪解脫。比丘們，如果有沙門婆羅門想譴責、批駁這‘大四十’的法義，當下便會有這十處受人如法譴責的地方。

“比丘們，即使是奧迦邏人、婆舍人、賓若人那些無因論者、無善惡論者、斷滅論者，也不會譴責、批駁這‘大四十’的法義，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懼怕帶來爭執、帶來忿恨、遭人駁斥。”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一八· 出入息念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跟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大拘絺羅尊者、大劫賓那尊者、大純陀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離婆多尊者、阿難尊者及其他一些著名的長老比丘住在一起。

這時候，長老比丘在教導新比丘：有些長老比丘教導十位新比丘，有些長老比丘教導二十位新比丘，有些長老比丘教導三十位新比丘，有些長老比丘教導四十位新比丘。新比丘在長老比丘的教導和教誡下，日漸得到進步。

這時候，在十五布薩日月圓之夜的自恣日¹之中，比丘僧團圍繞著世尊，坐在空曠的地方。世尊觀察寧靜的比丘僧團後，對比丘說：“比丘們，我對你們的修習感到歡欣，我對你們的修習感到滿意。比丘們，你們要更加精進，取得那還沒有取得的，達到那還沒有達到的，證悟那還沒有證悟的。我會逗留在舍衛城至雨季第四個月白蓮盛開的月份。”

在市外的比丘聽到世尊逗留在舍衛城的消息，便前往探望世尊。那些長老比丘加緊教導新比丘：有些長老比丘教導十位新比丘，有些長老比丘教導二十位新比丘，有些長老比丘教導三十位新比丘，有些長老比丘教導四十位新比丘。新比丘在長老比丘的教導和教誡下，日漸得到進步。

這時候，在雨季第四個月白蓮盛開的月份之中，十五布薩日月圓之夜，比丘僧團圍繞著世尊，坐在空曠的地方。世尊觀察寧靜的比丘僧團後，對比丘說：“比丘們，這個大眾沒有閒言、沒有雜語，這個大眾純淨、取得心髓。比丘們，這樣的比丘僧團、這樣的大眾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比丘們，對這樣的比丘僧團、這樣的大眾作小布施能得大福報，作大布施能得更大的福報。比丘們，這樣的比丘僧團、這樣的大眾在世間難得一見。比丘們，這樣的比丘僧團、這樣的大眾值得人們肩負資糧走許多由旬的路程前來探望。

“比丘們，在這樣的比丘僧團、這樣的大眾之中，有些是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阿羅漢比丘；有些是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的比丘；有些是斷除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成為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的比丘；有些是斷除三結、成為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的比丘。

“比丘們，在這個僧團之中，有些比丘持續修習四念處，有些比丘持續修習四正勤，有些比丘持續修習四神足，有些比丘持續修習五根，有些比丘持續修習五力，有些比丘持續修習七覺支，有些比丘持續修習八正道。

“比丘們，在這個僧團之中，有些比丘持續修習慈心，有些比丘持續修習悲心，有些比丘持續修習喜心，有些比丘持續修習捨心，有些比丘持續修習不淨，有些比丘持續修習無常想，有些比丘持續修習出入息念。

¹ 自恣日(*pavāraṇā*)是雨季安居三個月後，僧團所舉行一年一度的集會，當中比丘會請長老比丘指出自己的錯處。這有助找出自己不易察看得到的過失。

“比丘們，勤修出入息念，能帶來大果報、大利益。比丘們，勤修出入息念能使四念處得到圓滿，勤修四念處能使七覺支得到圓滿，勤修七覺支能使明和解脫得到圓滿。

“比丘們，怎樣修習出入息念呢？什麼是勤修呢？什麼是大果報、大利益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到森林、樹下或靜室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他只是念及呼氣和吸氣。

“當呼氣長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呼氣長；當吸氣長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吸氣長。當呼氣短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呼氣短；當吸氣短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吸氣短。

“他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身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身行。

“‘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喜；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喜。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樂；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樂。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心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心行。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心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心行。

“‘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心；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心。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歡悅；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歡悅。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入定；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入定。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解脫；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解脫。

“‘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無常；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無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無欲；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無欲。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息滅；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息滅。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放捨；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放捨。’

“比丘們，這就是修習出入息念了。勤修這出入息念，能帶來大果報、大利益。

“比丘們，怎樣修習出入息念呢？為什麼勤修出入息念會使四念處得到圓滿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當呼氣長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呼氣長；當吸氣長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吸氣長。當呼氣短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呼氣短；當吸氣短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吸氣短。他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身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身行。’

“比丘們，這時候，這位比丘亦是在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比丘們，我說，出入息是身體的其中一種活動。因此，這時候，這位比丘亦是在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比丘們，一位比丘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喜；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喜。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樂；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樂。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心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心行。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心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心行。’

“比丘們，這時候，這位比丘亦是在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比丘們，我說，很好地在出入息之中作意是感受

的其中一種活動。因此，這時候，這位比丘亦是在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比丘們，一位比丘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心；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心。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歡悅；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歡悅。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入定；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入定。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解脫；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解脫。’

“比丘們，這時候，這位比丘亦是在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比丘們，我說，修習出入息念的人是不會失念和不會沒有覺知的。因此，這時候，這位比丘亦是在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比丘們，一位比丘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無常；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無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無欲；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無欲。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息滅；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息滅。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放捨；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放捨。’

“比丘們，這時候，這位比丘亦是在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他以智慧看見斷除各種貪著和苦惱，有一份高度的捨心。因此，這時候，這位比丘亦是在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比丘們，這就是修習出入息念了。勤修這出入息念，會使四念處得到圓滿。

“比丘們，怎樣修習四念處呢？為什麼勤修四念處會使七覺支得到圓滿呢？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保持念來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的時候，他是保持念和沒有忘失的；當他保持念和沒有忘失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念覺支。當修習念覺支的時候，念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他安住在念之中，因此能以智慧思量、觀察、深觀法義。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安住在念之中，以智慧思量、觀察、深觀法義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擇法覺支。當修習擇法覺支的時候，擇法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當以智慧思量、觀察、深觀法義的時候，便會因此而精進、不怠惰。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以智慧思量、觀察、深觀法義，精進、不怠惰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精進覺支。當修習精進覺支的時候，精進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當作出精進的時候，心靈上的喜悅便會生起。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作出精進，心靈上的喜悅生起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喜覺支。當修習喜覺支的時候，喜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當內心有喜悅的時候，身便會猗息下來，心便會猗息下來。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內心有喜悅，身猗息下來，心猗息下來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猗覺支。當修習猗覺支的時候，猗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當身猗息時便會有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身有由猗息所帶來的樂，心有由樂所帶來的定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定覺支。當修習定覺支的時候，定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當內心有定時便會有一份高度的捨心。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內心有定，有一份高度的捨心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捨覺支。當修習捨覺支的時候，捨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保持念來如實觀察受……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保持念來如實觀察心……”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保持念來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的時候，他是保持念和沒有忘失的；當他保持念和沒有忘失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念覺支。當修習念覺支的時候，念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他安住在念之中，因此能以智慧思量、觀察、深觀法義。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安住在念之中，以智慧思量、觀察、深觀法義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擇法覺支。當修習擇法覺支的時候，擇法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當以智慧思量、觀察、深觀法義的時候，便會因此而精進、不怠惰。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以智慧思量、觀察、深觀法義，精進、不怠惰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精進覺支。當修習精進覺支的時候，精進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當作出精進的時候，心靈上的喜悅便會生起。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作出精進，心靈上的喜悅生起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喜覺支。當修習喜覺支的時候，喜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當內心有喜悅的時候，身便會猗息下來，心便會猗息下來。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內心有喜悅，身猗息下來，心猗息下來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猗覺支。當修習猗覺支的時候，猗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當身猗息時便會有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身有由猗息所帶來的樂，心有由樂所帶來的定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定覺支。當修習定覺支的時候，定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當內心有定時便會有一份高度的捨心。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內心有定，有一份高度的捨心的時候，這位比丘就是在著手修習捨覺支。當修習捨覺支的時候，捨覺支便會逐漸修習圓滿。

“比丘們，這就是修習四念處了。勤修這四念處，會使七覺支得到圓滿。

“比丘們，怎樣修習七覺支呢？為什麼勤修七覺支會使明和解脫得到圓滿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念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擇法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精進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喜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猗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定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捨覺支。比丘們，這就是修習七覺支了。

“比丘們，這就是修習七覺支了。勤修這七覺支，會使明和解脫得到圓滿。”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一九·身念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一些比丘在吃過食物後聚集在大堂，當中生起了這段說話：“賢友們，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說勤修身念，能帶來大果報、大利益。”正當那些比丘在談論的時候，世尊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大堂，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剛才你們談論的是什麼呢？你們談論到哪裏呢？”

“大德，我們在吃過食物後聚集在大堂，當中生起了這段說話：‘賢友們，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說勤修身念，能帶來大果報、大利益。’正當我們在談論的時候，世尊便來到了。”

“比丘們，怎樣修習身念呢？為什麼勤修身念能帶來大果報、大利益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到森林、樹下或靜室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他只是念及呼氣和吸氣。當呼氣長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呼氣長；當吸氣長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吸氣長。當呼氣短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呼氣短；當吸氣短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吸氣短。他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身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身行。’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當行走的時候，知道自己在行走；當站立的時候，知道自己在站立；當坐下的時候，知道自己在坐下；當躺臥的時候，知道自己在躺臥；無論身體做什麼樣的動作，都知道自己在做那些動作。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在皮膚之內包裹著各種不淨的東西。在這個身體裏有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肺、脾、橫隔膜、大腸、小腸、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

“比丘們，就如一個兩邊開口的袋，當中裝滿各種穀類，有白米、稻米、綠豆、眉豆、芝麻、糙米。一個有眼睛的人解開這個袋口的結，便可以審視：

這是白米，這是稻米，這是綠豆，這是眉豆，這是芝麻，這是糙米。同樣地，一位比丘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在皮膚之內包裹著各種不淨的東西。在這個身體裏有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肺、脾、橫隔膜、大腸、小腸、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這樣審視身體：身體以界而建立，以界作為依靠；在這個身體之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比丘們，就如一位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屠宰了牛隻，分開了牛的身體各部分，把牠放在廣場，然後坐下來賣。同樣地，一位比丘這樣審視身體：身體以界而建立，以界作為依靠；在這個身體之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過了一天、兩天或三天，屍體腫脹、發黑、流膿。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是跟隨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屍體被烏鴉所吃，被鷹所吃，被鷲所吃，被狗所吃，被豺所吃，被各種動物昆蟲所吃。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是跟隨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骸骨帶著血肉，連著腱；之後骸骨沒有肉，染著血，連著腱；之後骸骨沒有血肉，連著腱；之後骸骨四散，遍佈各方：手骨在一方，腳骨在一方，小腿骨在一方，大腿骨在一方，髌骨在一方，脊骨在一方，頭骨在一方。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是跟隨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骸骨就像螺貝那般白，之後骸骨堆積經年，之後骸骨腐爛成粉末。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是跟隨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

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比丘們，就正如一位熟練的浴師或他的徒弟，把皂粉倒進鐵桶，再倒進水來把它搓成皂球，這時整團皂球內內外外都充遍水份，水份不會滲漏出來。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泉水池，清涼的泉水從泉眼不斷湧出，泉水注滿、充滿了整個水池；外面的水不論從東面、南面、西面、北面都不能注入這個水池，即使下雨，雨水也不能注入這個水池；整個水池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涼的泉水所充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離喜的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離喜的樂所充遍。

“比丘們，就正如蓮池裏的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它們在水中生長，依賴水份，在水中得到滋養，一些還沒長出水面的蓮花，它們由頂部至根部都注滿、充滿了清涼的池水，沒有任何一處不被池水所充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離喜的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離喜的樂所充遍。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清淨、明晰的心地坐著，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淨、明晰的心所充遍。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坐著的人，他穿了白色的衣服，連頭也蓋著，他的身體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蓋上白色的衣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清淨、明晰的心地坐著，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淨、明晰的心所充遍。

“當他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所有對在家的依戀和憶念都會斷除，斷除那些依戀和憶念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比丘們，比丘這樣來修習身念。

“比丘們，任何人勤修身念，內裏各種善法都會轉化為明。

“比丘們，就正如人們想到大海從何而來時，都會想到是由各條河流的河水

而來的。同樣地，任何人勤修身念，內裏各種善法都會轉化為明。

“比丘們，不勤修身念的人，魔羅便有機會侵入他們，有方法掌控他們。

“比丘們，就如如一個人把一塊重石放進一堆濕黏土之上——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塊重石能否陷入濕黏土之中呢？”

“大德，是能的。”

“比丘們，同樣地，不勤修身念的人，魔羅便有機會侵入他們，有方法掌控他們。

“比丘們，就如如有一條乾燥的木柴，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大德，是能的。”

“比丘們，同樣地，不勤修身念的人，魔羅便有機會侵入他們，有方法掌控他們。

“比丘們，就如如一個有支撐的空水壺，一個人載著水走來——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把水倒進空水壺之中呢？”

“大德，是能的。”

“比丘們，同樣地，不勤修身念的人，魔羅便有機會侵入他們，有方法掌控他們。

“比丘們，勤修身念的人，魔羅便沒有機會侵入他們，沒有方法掌控他們。

“比丘們，就如如一個人把一個輕繩球放在一個實木門門之上——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輕繩球能否陷入實木門門之中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同樣地，勤修身念的人，魔羅便沒有機會侵入他們，沒有方法掌控他們。

“比丘們，就如如有一條潮濕的木柴，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同樣地，勤修身念的人，魔羅便沒有機會侵入他們，沒有方法掌控他們。

“比丘們，就如如一個有支撐的滿水壺，滿得烏鴉也可以在壺邊喝水，一個人載著水走來——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把水倒進滿水壺之中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同樣地，勤修身念的人，魔羅便沒有機會侵入他們，沒有方法掌控他們。

“比丘們，一位勤修身念的比丘，當有圓滿的修學作為基礎時，內心能導向證得各種無比智，親身得到多種智證。

“比丘們，就如如一個有支撐的滿水壺，滿得烏鴉也可以在壺邊喝水，一個強壯的人不斷地搖晃那個水壺——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水會否瀉出來呢？”

“大德，是會的。”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勤修身念的比丘，當有圓滿的修學作為基礎時，內心能導向證得各種無比智，親身得到多種智證。

“比丘們，就如如在平地上有一個蓮花池，四面都有圍堤，池水滿得烏鴉也

可以在堤邊喝水，一個強壯的人不斷地拆圍堤——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水會否瀉出來呢？”

“大德，是會的。”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勤修身念的比丘，當有圓滿的修學作為基礎時，內心能導向證得各種無比智，親身得到多種智證。

“比丘們，就如如在平坦的廣場上，有一輛繫上良駒的馬車停在那裏，馬刺已經預備好。一位熟練的馴馬師登上了馬車，左手拿著繮繩，右手拿著馬刺，能隨心所欲地到處奔馳。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勤修身念的比丘，當有圓滿的修學作為基礎時，內心能導向證得各種無比智，親身得到多種智證。

“比丘們，如果一個人常常修習身念——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他可得到十種利益。這十種利益是什麼呢？

“克服不悅和愛喜，不被不悅所克服；能持續克服所生起的不悅。

“克服恐懼和驚慌，不被恐懼和驚慌所克服；能持續克服所生起的恐懼和驚慌。

“能忍受寒、暑、飢、渴、虻、蚊、爬蟲，能忍受難聽、不受歡迎的說話方式，能忍受身體的不快感受、不悅感受、強烈痛苦、能致命的感受。

“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

“能施展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

“能施展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入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

“能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

“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能施展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

“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比丘們，如果一個人常常修習身念——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他可得到這十種利益。”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二零·行與再投生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行和再次投生。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富有的剎帝利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富有的剎帝利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富有的婆羅門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富有的婆羅門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聽說四王天長壽、外貌好、有很多快樂，他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四王天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四王天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三十三天……

“……夜摩天……

“……兜率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聽說千梵天長壽、外貌好、有很多快樂——比丘們，千梵天關顧一千個世界，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眾生投生在那裏，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就正如一個有眼睛的人，手中拿著一塊圓土糰來觀察那樣，同樣地，千梵天關顧一千個世界，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眾生投生在那裏，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那位比丘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千梵天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千梵天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二千梵天……

“……三千梵天……

“……四千梵天……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聽說五千梵天長壽、外貌好、有很多快樂——比丘們，五千梵天關顧五千個世界，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眾生投生在那裏，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就正如一個有眼睛的人，手中拿著五塊圓土糰來觀察那樣，同樣地，五千梵天關顧五千個世界，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眾生投生在那裏，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那位比丘心想：‘我要在

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五千梵天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五千梵天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聽說十千梵天長壽、外貌好、有很多快樂——比丘們，十千梵天關顧十千個世界，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眾生投生在那裏，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就正如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的琉璃珠放在一塊淡紅色的毛布上，它散發出閃亮、閃爍，同樣地，十千梵天關顧十千個世界，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眾生投生在那裏，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那位比丘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十千梵天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十千梵天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聽說百千梵天長壽、外貌好、有很多快樂——比丘們，百千梵天關顧百千個世界，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眾生投生在那裏，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就正如熟練的金匠精心鑄造的純金幣，放在一塊淡紅色的毛布上，它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同樣地，百千梵天關顧百千個世界，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眾生投生在那裏，內心安住在關顧之中——那位比丘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百千梵天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百千梵天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聽說光天長壽、外貌好、有很多快樂，他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光天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光天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少光天……

“……無量光天……

“……光音天……

“……淨天……

“……少淨天……

“……無量淨天……

“……遍淨天……

“……廣果天……

“……無煩天……

“……無熱天……

“……善現天……

“……善見天……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聽說色究竟天長壽、外貌好、有很多快樂，他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色究竟天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色究竟天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聽說空無邊處天長

壽、久住、有很多快樂，他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空無邊處天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空無邊處天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識無邊處天……

“……無所有處天……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聽說非想非非想處天長壽、久住、有很多快樂，他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非想非非想處天之中。’他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他安住在行之中而精勤修習，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非想非非想處天之中。比丘們，這條道路和途徑使他下一生輪迴投生在那裏。

“比丘們，再者，一位具有信、戒、聞、施、慧的比丘心想：‘我要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他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比丘們，這位比丘不會再到任何地方投生，不會再到任何界別投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二一·小空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

這時候，阿難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人一個名叫那伽羅的市鎮，在那裏，世尊曾在我面前說，我曾在世尊面前聽過：‘阿難，我現在時常安住在空之中。’大德，我是否善聽聞、善學習、善思維、善受持這句說話呢？”

“阿難，是的。你善聽聞、善學習、善思維、善受持這句說話。阿難，我過去和現在都時常安住在空之中。

“就正如這座東園鹿母講堂，空除了象、牛、馬，空除了金銀，空除了聚集的男女，唯獨是比丘僧團沒有空除。

“同樣地，一位比丘不在村想之中作意，不在人想之中作意，唯獨是在森林想之中作意，他因森林想而內心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知道，沒有任何村想所帶來的躁動，沒有任何人想所帶來的躁動，唯獨是有森林想所帶來的一些細微躁動。他知道自己空除了村想，空除了人想，唯獨是森林想沒有空除。任何他沒有的，他察看到空除了那些東西，任何他有的，他知道有那些東西存在。阿難，這樣的修習是如實、不顛倒、清淨的，這稱之為空。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不在人想之中作意，不在森林想之中作意，唯獨是在地想之中作意，他因地想而內心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

“阿難，就正如被百顆釘繃緊的牛皮革，被繃得完全平坦，完全沒有皺紋，同樣地，一位比丘不在高低不平的大地作意，不在河谷作意，不在有殘樹幹、荊棘的地方作意，不在不平的山勢作意，唯獨是在平坦的地想之中作意，他因地想而內心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

“他知道，沒有任何人想所帶來的躁動，沒有任何森林想所帶來的躁動，唯獨是有地想所帶來的一些細微躁動。他知道自己空除了人想，空除了森林想，唯獨是地想沒有空除。任何他沒有的，他察看到空除了那些東西，任何他有的，他知道有那些東西存在。阿難，這樣的修習是如實、不顛倒、清淨的，這稱之為空。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不在森林想之中作意，不在地想之中作意，唯獨是在空無邊處想之中作意，他因空無邊處想而內心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知道，沒有任何森林想所帶來的躁動，沒有任何地想所帶來的躁動，唯獨是有空無邊處想所帶來的一些細微躁動。他知道自己空除了森林想，空除了地想，唯獨是空無邊處想沒有空除。任何他沒有的，他察看到空除了那些東西，任何他有的，他知道有那些東西存在。阿難，這樣的修習是如實、不顛倒、清淨的，這稱之為空。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不在地想之中作意，不在空無邊處想之中作意，唯獨是在識無邊處想之中作意，他因識無邊處想而內心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知道，沒有任何地想所帶來的躁動，沒有任何空無邊處想所帶來的躁動，唯獨是有識無邊處想所帶來的一些細微躁動。他知道自己空除了地想，空除了空無邊處想，唯獨是識無邊處想沒有空除。任何他沒有的，他察看到空除了那些東西，任何他有的，他知道有那些東西存在。阿難，這樣的修習是如實、不顛倒、清淨的，這稱之為空。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不在空無邊處想之中作意，不在識無邊處想之中作意，唯獨是在無所有處想之中作意，他因無所有處想而內心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知道，沒有任何空無邊處想所帶來的躁動，沒有任何識無邊處想所帶來的躁動，唯獨是有無所有處想所帶來的一些細微躁動。他知道自己空除了空無邊處想，空除了識無邊處想，唯獨是無所有處想沒有空除。任何他沒有的，他察看到空除了那些東西，任何他有的，他知道有那些東西存在。阿難，這樣的修習是如實、不顛倒、清淨的，這稱之為空。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不在識無邊處想之中作意，不在無所有處想之中作意，唯獨是在非想非非想處想之中作意，他因非想非非想處想而內心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知道，沒有任何識無邊處想所帶來的躁動，沒有任何無所有處想所帶來的躁動，唯獨是有非想非非想處想所帶來的一些細微躁動。他知道自己空除了識無邊處想，空除了無所有處想，唯獨是非想非非想處想沒有空除。任何他沒有的，他察看到空除了那些東西，任何他有的，他知道有那些東西存在。阿難，這樣的修習是如實、不顛倒、清淨的，這稱之為空。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不在無所有處想之中作意，不在非想非非想處想之中作意，唯獨是在無相心定之中作意，他因無相心定而內心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知道，沒有任何無所有處想所帶來的躁動，沒有任何非想非非想處想所帶來的躁動，只有以身命為緣的六處所帶來的一些細微躁動。他知道自己空除了無所有處想，空除了非想非非想處想，只有以身命為緣的六處沒有空除。任何他沒有的，他察看到空除了那些東西，任何他有的，他知道有那些東西存在。阿難，這樣的修習是如實、不顛倒、清淨的，這稱之為空。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不在無所有處想之中作意，不在非想非非想處想之中作意，唯獨是在無相心定之中作意，他因無相心定而內心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知道，無相心定也是一種行，也是一種思，這都是無常的，是息滅法。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他知道，沒有任何欲漏所帶來的躁動，沒有任何有漏所帶來的躁動，沒有任何無明漏所帶來的躁動，只有以身命為緣的六處所帶來的一些細微躁動。他知道自己空除了欲漏想，空除了有漏想，空除了無明漏想，只有以身命為緣的六處沒有空除。任何他沒有的，他察看到空除了那些東西，任何他有的，他知道有那些東西存在。阿難，這樣的修習是如實、不顛倒、清淨的，這稱之為空。

“阿難，過去所有沙門或婆羅門要安住在清淨、究極、無上的空之中，都是安住在這種清淨、究極、無上的空之中。將來所有沙門或婆羅門要安住在清淨、究極、無上的空之中，都是安住在這種清淨、究極、無上的空之中。現在所有沙門或婆羅門要安住在清淨、究極、無上的空之中，都是安住在這種清淨、究極、無上的空之中。阿難，因此，你應這樣修學：安住在清淨、究極、無上的空之中。”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二二·大空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迦毗羅衛釋迦人的榕樹園。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迦毗羅衛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釋迦人的黑基摩寺院午休。黑基摩寺院有很多床座鋪設在一起，世尊看見這情形，心想：“黑基摩寺院有這麼多床座鋪設在一起，是否很多比丘在這裏聚集呢？”

這時候，阿難和一些比丘一起，在釋迦人的伽陀寺院縫衣。到了黃昏的時候，世尊離開靜處前往伽陀寺院，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黑基摩寺院有很多床座鋪設在一起，是否很多比丘在那裏聚集呢？”

“大德，黑基摩寺院有很多床座鋪設在一起，很多比丘在那裏聚集。大德，現在到了縫衣的日子了。”

“阿難，比丘不要喜好、樂著、耽於群集與聯群結黨。阿難，如果比丘喜好、樂著、耽於群集與聯群結黨，是沒有可能容易、隨心所欲取得出離之樂、遠離之樂、平息之樂、覺悟之樂的。阿難，如果比丘離群獨處、安住於退隱之中，是能夠容易、隨心所欲取得出離之樂、遠離之樂、平息之樂、覺悟之樂的。

“阿難，如果比丘喜好、樂著、耽於群集與聯群結黨，是沒有可能得到永久不動的解脫，或時常進入使人喜愛的心解脫之中的。阿難，如果比丘離群獨處、安住於退隱之中，是能夠時常進入使人喜愛的心解脫之中，或得到永久不動的解脫的。

“阿難，人們若染著與沉溺任何一種色，當這種色變壞與出現變化時，我從沒見過不會帶來憂、悲、苦、惱、哀的。阿難，如來得到最高的覺悟，時常安住在一種心境之中，這就是不在所有相之中作意而安住在內空之中。阿難，如來安住在這種心境，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外道、外道弟子到來，如來從他們到來直至著他們離去，期間內心一直都是傾向遠離、朝向遠離、邁向遠離、退隱、樂於出離、停息的，一直都沒有由各種漏所帶來的反應。

“阿難，如果一位比丘想安住在內空之中，內心應要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阿難，一位比丘怎樣才可達到內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呢？”

“阿難，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阿難，一位比丘這樣便可達到內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了。

“阿難，他在內空¹之中作意。當他在內空之中作意時，如果內心不能因此

¹“內空”的巴利文是“*ajjhata su ññatā*”。在《中部》的註釋《破除疑障》(*Papa ñcasūdanī*)之中，

而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的話，他知道，自己在內空之中作意，但內心不能因此而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對此有覺知。

“阿難，他在外空¹之中作意……

“阿難，他在內外空之中作意……

“阿難，他在不動搖²之中作意。當他在不動搖之中作意時，如果內心不能因此而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的話，他知道，自己在不動搖之中作意，但內心不能因此而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對此有覺知。

“阿難，這時候，那位比丘內心可回到之前的定相之中，應保持之前的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阿難，他再在內空之中作意。當他在內空之中作意時，如果內心因此而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的話，他知道，自己在內空之中作意，內心因此而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對此有覺知。

“阿難，他再在外空之中作意……

“阿難，他再在內外空之中作意……

“阿難，他再在不動搖之中作意。當他在不動搖之中作意時，如果內心因此而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的話，他知道，自己在不動搖之中作意，內心因此而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他對此有覺知。

“阿難，他安住在這種心境之中，如果他在行走時，內心放在行走之中，他知道，自己在行走時不會有貪著、苦惱、各種惡不善法漏入內心。他對此有覺知。

“阿難，他安住在這種心境之中，如果他在站立時……

“阿難，他安住在這種心境之中，如果他在坐下時……

“阿難，他安住在這種心境之中，如果他在躺臥時，內心放在躺臥之中，他知道，自己在躺臥時不會有貪著、苦惱、各種惡不善法漏入內心。他對此有覺知。

“阿難，他安住在這種心境之中，如果他在說話時，內心放在說話之中，他知道，一些說話如談論有關國王、盜賊、大臣、軍隊、恐懼、戰爭、食物、飲品、衣服、床具、花環、香油、親屬、車乘、鄉村、市鎮、都城、國家、女士、英雄、街上流言、井邊流言、亡靈、雜事、世間、大海、是非對錯等各種俗世間的說話是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不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自己不會說這些說話。他對此有覺知。他也知道，一些說話如談論有關少欲、知足、遠離、不依附、精進、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等各種有助減損不善法、清除內心遮蓋的說話，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的說話——自己只說這些說話。他對此有覺知。

“阿難，他安住在這種心境之中，如果他的內心放在覺之中時，他知道，一些覺如貪欲覺、瞋恚覺、惱害覺是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不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自己不會作出這些覺。他對此有覺知。他也知道，一些覺如出離覺、不瞋恚覺、不惱害覺能使行踐的人將苦徹底盡除——自己只會作出這些覺。他對此有覺知。

解釋這裏的“內”為五蘊。“在內空之中作意”是指“意念放在五蘊無我、無我所之中”的意思。

¹“外空”的巴利文是“*bahiddhā suññatā*”。在《破除疑障》之中，解釋這裏的“外”為五蘊以外的事物。“在外空之中作意”是指“意念放在外在世間事物無我、無我所之中”的意思。

²在《破除疑障》之中，解釋這裏的“不動搖”(ānañja)為無色界的定境。

“阿難，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阿難，這就是五欲了。

“阿難，一位比丘應時常反思自心：‘自己的內心是否在五欲的地方來活動呢？’如果是的話，他知道，自己對五欲的貪著還沒有斷除。他對此有覺知。如果不是的話，他知道，自己對五欲的貪著已經斷除。他對此有覺知。

“阿難，有五取蘊。比丘應觀察它的生滅：這是色，這是色的集起，這是色的滅除；這是受，這是受的集起，這是受的滅除；這是想，這是想的集起，這是想的滅除；這是行，這是行的集起，這是行的滅除；這是識，這是識的集起，這是識的滅除。

“阿難，一位比丘在觀察五取蘊的生滅時，如果斷除了在五取蘊之中所生起的我慢的話，他知道，自己斷除了在五取蘊之中所生起的我慢。他對此有覺知。阿難，這種境界唯善無惡，是聖者、出世間的境界，是邪惡者不能觸及的境界。

“阿難，你認為怎樣，一位弟子看見什麼得益而不離不棄緊隨阿羅漢·導師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阿難，一位弟子不僅為了聆聽經、應頌、記說而不離不棄緊隨阿羅漢·導師。這是什麼原因呢？阿難，因為你已成為一個長期聽聞法義，受持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法義的人了。阿難，一位弟子是為了減損不善法、清除內心的遮蓋，是為了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而不離不棄緊隨阿羅漢·導師。他聆聽一些有關少欲、知足、遠離、不依附、精進、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的說話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阿難，有走入歧途的老師，有走入歧途的弟子，有走入歧途的梵行者。

“阿難，什麼是走入歧途的老師呢？”

“阿難，有些老師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當他們居住在這種退隱的地方時，有些婆羅門居士從全國各地來找他們，他們迷醉於中，生起貪欲與期望，回復奢華的生活。阿難，這稱為走入歧途的老師。因為走入歧途，他們遭受各種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所傷害。阿難，這就是走入歧途的老師了。

“阿難，什麼是走入歧途的弟子呢？”

“阿難，有些弟子追隨老師修習遠離，他們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當他們居住在這種退隱的地方時，有些婆羅門居士從全國各地來找他們，他們迷醉於中，生起貪欲與期望，回復奢華的生活。阿難，這稱為走入歧途的弟子。因為走入歧途，他們遭受各種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所傷害。阿難，這就是走入歧途的弟子了。

“阿難，什麼是走入歧途的梵行者呢？”

“阿難，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

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當如來居住在這種退隱的地方時，有些婆羅門居士從全國各地來找如來，如來不會迷醉於中，不會生起貪欲與期望，不會回復奢華的生活。阿難，導師的弟子追隨導師修習遠離，他們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當他們居住在這種退隱的地方時，有些婆羅門居士從全國各地來找他們，他們迷醉於中，生起貪欲與期望，回復奢華的生活。阿難，這稱為走入歧途的梵行者。因為走入歧途，他們遭受各種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所傷害。阿難，這就是走入歧途的梵行者了。阿難，這些走入歧途的梵行者比起走入歧途的老師和走入歧途的弟子，所受的苦報更大、更重，甚至會帶來投生地獄的果報。

“阿難，因此，你要以慈心來待我，不要以敵意來待我。這將為你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阿難，什麼是一個弟子以敵意而不是以慈心來待導師呢？

“阿難，導師有悲憫心，為眾生的利益著想，出於悲憫而為弟子說帶來利益、帶來快樂的法義。但是弟子對導師的教導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背道而馳。阿難，這就是一個弟子以敵意而不是以慈心來待導師了。

“阿難，什麼是一個弟子以慈心而不是以敵意來待導師呢？

“阿難，導師有悲憫心，為眾生的利益著想，出於悲憫而為弟子說帶來利益、帶來快樂的法義。弟子對導師的教導留心細聽，用心聆聽，用心裝載，不會背道而馳。阿難，這就是一個弟子以慈心而不是以敵意來待導師了。

“阿難，因此，你要以慈心來待我，不要以敵意來待我。這將為你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阿難，我是不會像陶師不理破陶器那樣捨你不顧的。阿難，我會時常為你指正，使你確立法義的心髓。”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二三·未曾有法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一些比丘在吃過食物後聚集在大堂，當中生起了這段說話：“賢友們，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如來有大威德、大力量！過去的佛陀已經入滅，他們斷除戲論、斷除邪途、止息輪轉、超越眾苦，但如來仍能憶起他們的出身、名稱、種族、壽元、上首弟子、弟子聚集，仍能指出那些世尊是什麼樣的出身、什麼樣的名稱、什麼樣的種族，什麼樣的戒行、什麼樣的特質、什麼樣的智慧、什麼樣的安住、什麼樣的解脫。”

比丘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們說：“賢友們，真是罕見，如來具有罕見之法！賢友們，真是少有，如來具有未曾有法！”

正當那些比丘在談論的時候，世尊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大堂，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剛才你們談論的是什麼呢？你們談論到哪裏呢？”

比丘把以上的說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然後再說：“正當我們在談論的時候，世尊便來到了。”

世尊對阿難尊者說：“阿難，既然這樣，你說多一些如來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吧。”

“大德，我曾在世尊面前聽過，曾在世尊面前受教：‘阿難，菩薩帶著念、帶著覺知，在兜率天投生。’大德，我受持於心：菩薩帶著念、帶著覺知，在兜率天投生。這是世尊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

“……菩薩有念、有覺知，在兜率天生活……

“……菩薩在兜率天活上整個壽元……

“……菩薩有念、有覺知，在兜率天命終，然後入母胎……

“……菩薩入母胎時，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出現無量光芒，勝於眾天神的光芒。在一個世間與另一個世間之間的黑暗深淵——那裏暗無天日、充滿黑暗，在那個充滿黑暗的地方，即使宏偉日月的光芒也照不到那裏——也出現無量光芒，勝於眾天神的光芒；使得投生在那裏的眾生能夠互相看見對方。十千世界發生各種震動；世間出現無量光芒，勝於眾天神的光芒……

“……菩薩入母胎時，有四個天子從四方到來保護菩薩和菩薩母親四方，不讓任何人或非人傷害……

“……菩薩入母胎時，菩薩母親自然具有戒行：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菩薩入母胎時，菩薩母親不會生起對男性的欲念，內心超越了各種對男性的染著……

“……菩薩入母胎時，菩薩母親得到五欲，具有五欲，享受五欲，身邊圍繞著五欲……

“……菩薩入母胎時，菩薩母親快樂，沒有任何疾病，身體沒有疲勞。菩薩母親能看透腹部，看見胎兒細小的肢體與沒有缺漏的各種根。阿難，就如如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的琉璃珠，它穿在藍色、黃色、紅色、白色或淡色的線上。一個有眼睛的人放在手上觀看，他知道：‘這是一顆美麗、

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的琉璃珠，那是一條顏色線。’同樣地，菩薩母親能看透腹部，看見胎兒細小的肢體與沒有缺漏的各種根……

“……菩薩出生七天，菩薩母親命終，投生在兜率天之中……

“……其他女士懷胎九至十個月，菩薩母親不像其他女士，她懷胎足足十個月……

“……其他女士坐下或躺下來分娩，菩薩母親不像其他女士，她站著來分娩……

“……菩薩出母胎時，首先由天神來抱菩薩，之後才由人來抱……

“……菩薩出母胎時，菩薩沒有觸碰大地，有四個天子抱菩薩到菩薩母親面前站著，然後說：‘王后，真可喜！你誕下一個有大能力的兒子！’……

“……菩薩出母胎時，身體潔淨，沒有染上水、痰、血等任何不淨。阿難，就如同寶石包在迦尸布之中，寶石不會染著迦尸布，迦尸布也不會染著寶石。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兩者都清淨。同樣地，菩薩出母胎時，身體潔淨，沒有染上水、痰、血等任何不淨……

“……菩薩出母胎時，空中出現兩道流水，一道冷水，一道暖水，給菩薩和菩薩母親潔淨之用……

“……菩薩剛出生時，以平穩腳步站立，然後向北行走七步，有一把白傘遮蓋著他，他向各方觀望，說出有份量的說話：‘我是世間最高的，我是世間至極的，我是世間第一的；這是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

“大德，我曾在世尊面前聽過，曾在世尊面前受教：‘阿難，菩薩出母胎時，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出現無量光芒，勝於眾天神的光芒。在一個世間與另一個世間之間的黑暗深淵——那裏暗無天日、充滿黑暗，在那個充滿黑暗的地方，即使宏偉日月的光芒也照不到那裏——也出現無量光芒，勝於眾天神的光芒；使得投生在那裏的眾生能夠互相看見對方。十千世界發生各種震動；世間出現無量光芒，勝於眾天神的光芒。’大德，我受持於心：菩薩出母胎時，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出現無量光芒，勝於眾天神的光芒。在一個世間與另一個世間之間的黑暗深淵——那裏暗無天日、充滿黑暗，在那個充滿黑暗的地方，即使宏偉日月的光芒也照不到那裏——也出現無量光芒，勝於眾天神的光芒；使得投生在那裏的眾生能夠互相看見對方。十千世界發生各種震動；世間出現無量光芒，勝於眾天神的光芒。這是世尊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¹

“阿難，既然這樣，你再加上受持這種如來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吧。阿難，如來知道受的生起、持續、消失，知道想的生起、持續、消失，知道覺的生起、持續、消失。阿難，這也是如來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你要受持於心。”

“大德，我受持於心：世尊知道受的生起、持續、消失，知道想的生起、持續、消失，知道覺的生起、持續、消失。這也是世尊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

阿難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導師認可他的說話，比丘對阿難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¹ 經文從“菩薩在兜率天投生”至“菩薩出母胎時世間出現震動與光芒”等內容若從“九分教”的分類中屬“本生”與“未曾有法”的範疇。經中由阿難尊者講述佛陀“本生”在祥瑞相方面的“未曾有法”，內容比較遠離原始佛教的中心法義，也比較遠離實修與智慧方面的法理。

一二四·薄拘羅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薄拘羅尊者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迦葉裸體外道是薄拘羅尊者在家時的朋友，他前往薄拘羅尊者那裏，和他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他說：“薄拘羅賢友，你出了家多少年呢？”

“迦葉賢友，我出了家八十年。”

“薄拘羅賢友，在這八十年以來，你做過多少次淫欲法呢？”

“迦葉賢友，你不應這樣問我，你應這樣問：‘薄拘羅賢友，在這八十年以來，你曾經生起了多少次貪欲想呢？’”

“薄拘羅賢友，在這八十年以來，你曾經生起了多少次貪欲想呢？”

“迦葉賢友，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生起過貪欲想。”

“薄拘羅賢友，我受持於心：薄拘羅尊者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生起過貪欲想。這是薄拘羅尊者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

“迦葉賢友，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生起過瞋恚想。”

“薄拘羅賢友，我受持於心：薄拘羅尊者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生起過瞋恚想。這是薄拘羅尊者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生起過惱害想……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生起過貪欲覺……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生起過瞋恚覺……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生起過惱害覺……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接受過在家人布施的衣服……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裁過衣服……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縫過衣服……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染過衣服……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補過衣服……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應邀跟同修一起縫過衣服，即使想別人邀請的心念也不曾生起過……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在村的範圍坐過……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在村的範圍吃過食物……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取過女士的形，不曾取過女士的相……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為女士說過法，即使四句偈頌也不曾說過……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去過比丘尼的住處為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尼說法……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幫過人剃度出家……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授過人具足戒……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做過依止師……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接受過侍者沙彌……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到過熱水澡堂洗澡……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用過皂粉洗澡……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勞煩過同修為自己的肢體按摩塗油……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生過病，即使如擠牛乳般片刻的病也不曾生過……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服過藥，即使櫻桃李粉末也不曾服用過……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倚靠過牆壁樹木而坐……

……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不曾使用過床鋪……

“迦葉賢友，我記得出家八十年以來，在雨季時不曾到過村落附近的住處避雨。”

“薄拘羅賢友，我受持於心：薄拘羅尊者出家八十年以來，在雨季時不曾到過村落附近的住處避雨。這是薄拘羅尊者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

“迦葉賢友，我以欠債人¹身份受用國人的布施七天，但到第八天便生起了究竟智。”

“薄拘羅賢友，我受持於心：薄拘羅尊者以欠債人身份受用國人的布施七天，但到第八天便生起了究竟智。這是薄拘羅尊者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

“薄拘羅賢友，願我能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出家和受具足戒。”

迦葉裸體外道在法和律之中出家和受具足戒。受具足戒不久，迦葉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迦葉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過了一些時候，薄拘羅尊者帶著鎖匙，從寺院到寺院說：“尊者們來吧，尊者們來吧！我今天要入滅了！”

迦葉尊者說：“薄拘羅賢友，我受持於心：薄拘羅尊者帶著鎖匙，從寺院到寺院說：‘尊者們來吧，尊者們來吧！我今天要入滅了！’這是薄拘羅尊者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

這時候，薄拘羅尊者在比丘僧團之中坐著入滅。

迦葉尊者說：“薄拘羅賢友，我受持於心：薄拘羅尊者在比丘僧團之中坐著入滅。這是薄拘羅尊者的罕見之法、未曾有法！”



¹ 欠債人(*sāṇa*)是指“非阿羅漢”的意思。因為初果至三果聖者的修行還沒有完滿，所以謙稱來說，受用國人的布施時對布施者還有所虧欠，所以稱為欠債人。相對於欠債人，阿羅漢(*arahant*)這個詞語是“值得”的意思。因為阿羅漢得到究竟智，修行圓滿，所以值得受用國人的布施，值得受國人尊敬。

此外，在漢譯本跟這篇經文對應的《中阿含經·三十四·薄拘羅經》的記載，薄拘羅出家三天後便得阿羅漢。

一二五·調御地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阿夷陀沙彌住在森林裏的小屋。勝軍王子散步前往阿夷陀沙彌那裏，和阿夷陀沙彌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阿夷陀沙彌說：“火種賢者，我聽說，一位比丘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能觸證心住一境。”

“王子，正是這樣。王子，正是這樣。一位比丘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能觸證心住一境。”

“如果火種賢者為我說法，將你所聽所學的告訴我就好了。”

“王子，我沒有能力為你說法，沒有能力將所聽所學的告訴你。王子，如果我為你說法，將所聽所學的告訴你，你也不能明白我說的義理，我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只會白廢心機。”

“如果火種賢者為我說法，將你所聽所學的告訴我，即使我只能明白少許也是好的。”

“王子，我要為你說法，要將所聽所學的告訴你，若你能明白我說的義理，這值得稱善，若你不能明白我說的義理，那就讓它止住，不要進一步向我發問。”

“如果火種賢者為我說法，將你所聽所學的告訴我，若我能明白火種賢者說的義理，這值得稱善，若我不能明白火種賢者說的義理，那就讓它止住，我不會進一步向火種賢者發問。”

於是，阿夷陀沙彌為勝軍王子說法，將所聽所學的告訴勝軍王子。當阿夷陀沙彌說完法後，勝軍王子對他說：“火種賢者，一位比丘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能觸證心住一境——這是沒有可能的，這是不會發生的！”勝軍王子否定阿夷陀沙彌的說話，然後起座離去。

勝軍王子離去不久，阿夷陀沙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阿夷陀沙彌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火種，帶有出離心才能知、才能見、才能得、才能證的義理，勝軍王子又怎得明白呢！勝軍王子生活在欲樂之中，受用欲樂，被貪欲覺吞噬，被欲樂的熱惱燃燒，不斷渴求欲樂，是沒有可能知道、看見、體證這義理的。

“火種，就正如有兩隻善受馴服和訓練的象、馬或牛；有兩隻沒有受到馴服和訓練的象、馬或牛。火種，你認為怎樣，那兩隻善受馴服和訓練的象、馬或牛，在經過馴服之後，能否馴服下來呢？”

“大德，是能的。”

“那兩隻沒有受到馴服和訓練的象、馬或牛，沒有經過馴服，能否像那些善受馴服的象、馬或牛那樣馴服下來呢？”

“大德，是不能的。”

“火種，同樣地，帶有出離心才能知、才能見、才能得、才能證的義理，勝軍王子又怎得明白呢！勝軍王子生活在欲樂之中，受用欲樂，被貪欲覺吞噬，被欲樂的熱惱燃燒，不斷渴求欲樂，是沒有可能知道、看見、體證這義理的。

“火種，又正如在村鎮附近有一座大岩石，有一個人拖著一個朋友的手離開村鎮前往那座大岩石，他的朋友到了岩石下便站在那裏，而那個人則爬上了岩

石頂。站在岩石下的朋友問站在岩石頂那個人：‘朋友，你站在岩石頂看見什麼東西呢？’

“在岩石頂的人答：‘朋友，我站在岩石頂看見怡人的樹園、怡人的叢林、怡人的大地、怡人的蓮池。’

“在岩石下的朋友說：‘站在岩石頂是沒有可能看見怡人的樹園、怡人的叢林、怡人的大地、怡人的蓮池的。’

“於是，在岩石頂的人走下來，捉著他朋友的肩膀，然後拖著他的朋友爬上岩石頂，休息一會兒後，問他的朋友：‘朋友，你站在岩石頂看見什麼東西呢？’

“他的朋友答：‘朋友，我站在岩石頂看見怡人的樹園、怡人的叢林、怡人的大地、怡人的蓮池。’

“那人說：‘我記得你之前剛剛說，站在岩石頂是沒有可能看見怡人的樹園、怡人的叢林、怡人的大地、怡人的蓮池的，但你現在又說，站在岩石頂看見怡人的樹園、怡人的叢林、怡人的大地、怡人的蓮池。’

“他的朋友說：‘朋友，我之前因為被這座大岩石遮擋，所以看不見這些東西。’

“火種，同樣地，勝軍王子因為被一個大黑暗的無明蘊遮擋、遮掩、遮蓋、遮蔽，對於這帶有出離心才能知、才能見、才能得、才能證的義理，勝軍王子又怎得明白呢！勝軍王子生活在欲樂之中，受用欲樂，被貪欲覺吞噬，被欲樂的熱惱燃燒，不斷渴求欲樂，是沒有可能知道、看見、體證這義理的。

“火種，如果你自如地對勝軍王子說這兩個譬喻，他會對你生起淨信及向你作出淨信的尊敬。”

“大德，我之前沒有聽過這兩個譬喻，又怎能像世尊那樣自如地對勝軍王子說呢。”

“火種，又正如有一個灌頂刹帝利王對象林工人說：‘朋友，你騎上王象，走進象林裏找尋可調伏為王象的野象，找到後綁著牠的頸捉牠出來吧。’

“火種，象林工人回答灌頂刹帝利王：‘大王，是的。’於是騎上王象，走進象林裏找尋可調伏為王象的野象，找到後綁著牠的頸，然後把牠捉到空曠的地方。

“火種，野象到了空曠的地方生活了，但這時候牠對象林還是非常顧戀的。

“這時候，象林工人告訴灌頂刹帝利王：‘大王，有頭野象已經捉到空曠的地方了。’

“於是，灌頂刹帝利王對一個馴象師說：‘朋友，來吧，你調伏這頭野象，令牠退除森林的行為，退除森林的憶念與思維，退除森林的躁動、疲累、熱惱；令牠適應村落的生活，喜歡跟人相處吧。’

“火種，馴象師回答灌頂刹帝利王：‘大王，是的。’於是在地上埋下一條大銅柱，用繩綁著野象的頸，令牠退除森林的行為，退除森林的憶念與思維，退除森林的躁動、疲累、熱惱；令牠適應村落的生活，喜歡跟人相處。

“之後，馴象師對野象說一些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的話；當馴象師對野象說話時，若野象留心細聽、用心聆聽、用心裝載的話，馴象師進一步給牠飼料和水；當野象吃飼料和喝水時，馴象師心想：‘現在王象要誕生了。’

“這時候，馴象師進一步訓練那頭王象拿起東西和放下東西，當牠能接受命令拿起東西和放下東西時，馴象師進一步訓練那頭王象前進和後退；當牠能接

受命令前進和後退時，馴象師進一步訓練那頭王象站立和坐下；當牠能接受命令站立和坐下時，馴象師進一步訓練那頭王象保持不動——馴象師把一個大盾繫於象鼻，一個人拿著象鈎騎上象頸，其他人拿著象鈎站在王象周圍，馴象師拿著長象鈎站在王象面前，訓練王象前腿不動、後腿不動、前身不動、後身不動、頭不動、耳不動、牙不動、尾不動、鼻不動。

“最後，王象訓練到能忍受矛、劍、箭、斧的攻擊，能忍受大鼓、小鼓、號角等各種吵耳的聲音；牠清除所有不聽命令、暴躁的瑕疵，這時便適合王族使用，達到王族的要求，屬王族生活的一部分。

“火種，同樣地，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居士或出身於各種種姓的人聽了這些法義之後，對如來生起了敬信；有了這份敬信，他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火種，聖弟子到了空曠的地方生活了，但這時候他對天與人的五欲還是非常顧戀的。

“之後，如來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

“火種，當那位聖弟子具有戒行的時候，如來便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守護眼根，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你要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你要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在耳聽到聲……在鼻嗅到香……在舌嚐到味……在身感到觸……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你要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你要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

“火種，在那位聖弟子守護眼根後，如來便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飲食知量，如理計量真正所需。受用食物不是為了享樂、滿足自我、得到美麗的身段、得到美麗的外貌，而是為了使身體持續下去、平息身體的苦困，因此有助修習梵行。受用食物是要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這樣你將沒有病痛，能安穩地生活。’

“火種，在那位聖弟子飲食知量後，如來便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保持覺醒，在白天的時候，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初夜時分，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中夜時分，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在後夜時分起來後，又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

“火種，在那位聖弟子保持覺醒後，如來便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具有念和覺知，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

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火種，在那位聖弟子具有念和覺知後，如來便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

“他居住在遠離的住處之中，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當他捨棄了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時，便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火種，就正如馴象師在地上埋下一條大銅柱，用繩綁著野象的頸，令牠退除森林的行為，退除森林的憶念與思維，退除森林的躁動、疲累、熱惱；令牠適應村落的生活，喜歡跟人相處。同樣地，聖弟子內心繫念四念處，令自己退除在家生活的行為，退除在家生活的憶念與思維，退除在家生活的躁動、疲累、熱惱；令自己取得正道、證得涅槃。

“之後，如來進一步指導他：‘比丘，來吧，你要如實觀察身，不要作跟身有關連的覺；你要如實觀察受，不要作跟受有關連的覺；你要如實觀察心，不要作跟心有關連的覺；你要如實觀察法，不要作跟法有關連的覺。’

“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

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那位聖弟子能忍受寒、暑、風、熱、飢、渴、虻、蚊、爬蟲，能忍受難聽、不受歡迎的說話方式，能忍受身體的不快感受、不悅感受、強烈痛苦、能致命的感受；他清除所有貪欲、瞋恚、愚癡的瑕疵，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

“火種，如果一頭沒有受訓、沒有調伏的老王象命終，這算是還沒調伏的老王象之死；如果一頭沒有受訓、沒有調伏的中王象命終，這算是還沒調伏的中王象之死；如果一頭沒有受訓、沒有調伏的小王象命終，這算是還沒調伏的小王象之死。同樣地，如果一位沒有把漏盡除的長老比丘命終，這算是還沒調伏的長老比丘之死；如果一位沒有把漏盡除的中比丘命終，這算是還沒調伏的中比丘之死；如果一位沒有把漏盡除的新比丘命終，這算是還沒調伏的新比丘之死。

“火種，如果一頭善受訓、善調伏的老王象命終，這算是已調伏的老王象之死；如果一頭善受訓、善調伏的中王象命終，這算是已調伏的中王象之死；如果一頭善受訓、善調伏的小王象命終，這算是已調伏的小王象之死。同樣地，如果一位把漏盡除的長老比丘命終，這算是已調伏的長老比丘之死；如果一位把漏盡除的中比丘命終，這算是已調伏的中比丘之死；如果一位把漏盡除的新比丘命終，這算是已調伏的新比丘之死。”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夷陀沙彌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二六·浮彌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在上午，浮彌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勝軍王子的居所接受供養，去到勝軍王子的居所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勝軍王子前往浮彌尊者那裏，和浮彌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浮彌尊者說：“浮彌賢者，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即使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既發願也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浮彌賢者的老師對這個問題怎樣說，持什麼見解呢？”

“王子，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曾在世尊面前聽過，不曾在世尊面前受教，但是世尊可能會這樣解說：‘即使發願，不正確地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不發願，不正確地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既發願也不發願，不正確地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不正確地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如果發願，正確地修習梵行便會取得成果；不發願，正確地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既發願也不發願，正確地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正確地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王子，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曾在世尊面前聽過，不曾在世尊面前受教，但是世尊可能會這樣解說。”

“如果浮彌賢者的老師持這種見解、這樣解說的話，我認為他一定是站在眾沙門婆羅門之首的！”之後，勝軍王子親手將牛乳飯供養浮彌尊者。

浮彌尊者在吃過食物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然後再說：“大德，當我解說這個問題時，怎樣才是正確表達世尊的解說，怎樣才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浮彌，你這樣解說是正確的，不會變成誹謗我；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

“浮彌，任何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的沙門或婆羅門，即使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既發願也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不是正確取得成果的方法。

“浮彌，就如一個需要油、尋求油、到處尋找油的人，將沙撒在油槽加水來擠壓——即使發願，將沙撒在油槽加水來擠壓也不會取得油；不發願，將沙撒在油槽加水來擠壓也不會取得油；既發願也不發願，將沙撒在油槽加水來擠壓也不會取得油；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將沙撒在油槽加水來擠壓也不會取得油。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不是正確取得油的方法。

“浮彌，同樣地，任何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的沙門或婆羅門，即使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既發願也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不是正確取得成果的方法。

“浮彌，又正如一個需要牛乳、尋求牛乳、到處尋找牛乳的人，在母牛角擠

牛乳——即使發願，在母牛角也不會取得牛乳；不發願，在母牛角也不會取得牛乳；既發願也不發願，在母牛角也不會取得牛乳；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在母牛角也不會取得牛乳。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不是正確取得牛乳的方法。

“浮彌，同樣地，任何邪見……這不是正確取得成果的方法。

“浮彌，又正如一個需要酥、尋求酥、到處尋找酥的人，將水來攪拌成酥——即使發願，將水來攪拌也不會取得酥；不發願，將水來攪拌也不會取得酥；既發願也不發願，將水來攪拌也不會取得酥；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將水來攪拌也不會取得酥。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不是正確取得酥的方法。

“浮彌，同樣地，任何邪見……這不是正確取得成果的方法。

“浮彌，又正如一個需要火、尋求火、到處尋找火的人，將木燧摩擦濕柴——即使發願，將木燧摩擦濕柴也不會取得火；不發願，將木燧摩擦濕柴也不會取得火；既發願也不發願，將木燧摩擦濕柴也不會取得火；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將木燧摩擦濕柴也不會取得火。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不是正確取得火的方法。

“浮彌，同樣地，任何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的沙門或婆羅門，即使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既發願也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修習梵行也不會取得成果。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不是正確取得成果的方法。

“浮彌，任何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的沙門或婆羅門，如果發願，修習梵行便會取得成果；不發願，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既發願也不發願，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正確取得成果的方法。

“浮彌，就正如一個需要油、尋求油、到處尋找油的人，將芝麻碎撒在油槽加水來擠壓——如果發願，將芝麻碎撒在油槽加水來擠壓便會取得油；不發願，將芝麻碎撒在油槽加水來擠壓也會取得油；既發願也不發願，將芝麻碎撒在油槽加水來擠壓也會取得油；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將芝麻碎撒在油槽加水來擠壓也會取得油。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正確取得油的方法。

“浮彌，同樣地，任何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的沙門或婆羅門，如果發願，修習梵行便會取得成果；不發願，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既發願也不發願，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正確取得成果的方法。

“浮彌，又正如一個需要牛乳、尋求牛乳、到處尋找牛乳的人，在母牛乳頭擠牛乳——如果發願，在母牛乳頭便會取得牛乳；不發願，在母牛乳頭也會取得牛乳；既發願也不發願，在母牛乳頭也會取得牛乳；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在母牛乳頭也會取得牛乳。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正確取得牛乳的方法。

“浮彌，同樣地，任何正見……這是正確取得成果的方法。

“浮彌，又正如一個需要酥、尋求酥、到處尋找酥的人，將乳酪來攪拌成酥——如果發願，將乳酪來攪拌便會取得酥；不發願，將乳酪來攪拌也會取得酥；既發願也不發願，將乳酪來攪拌也會取得酥；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將

乳酪來攪拌也會取得酥。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正確取得酥的方法。

“浮彌，同樣地，任何正見……這是正確取得成果的方法。

“浮彌，又正如一個需要火、尋求火、到處尋找火的人，將木燧摩擦乾柴——如果發願，將木燧摩擦乾柴便會取得火；不發願，將木燧摩擦乾柴也會取得火；既發願也不發願，將木燧摩擦乾柴也會取得火；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將木燧摩擦乾柴也會取得火。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正確取得火的方法。

“浮彌，同樣地，任何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的沙門或婆羅門，如果發願，修習梵行便會取得成果；不發願，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既發願也不發願，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既不發願也不是不發願，修習梵行也會取得成果。浮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正確取得成果的方法。

“浮彌，如果你自如地對勝軍王子說這四個譬喻，他會對你生起淨信及向你作出淨信的尊敬。”

“大德，我之前沒有聽過這四個譬喻，又怎能像世尊那樣自如地對勝軍王子說呢。”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浮彌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二七·阿那律陀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五支木匠吩咐一個下人：“來吧，你前往阿那律陀尊者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阿那律陀尊者雙足。還有，你這樣說：‘大德，願阿那律陀尊者連同多三個人明天接受五支木匠的食物。大德，請阿那律陀尊者早些到來，因為五支木匠要處理很多國王的重要務，要做很多國王的工作。’”

那人回答五支木匠：“大德，是的。”於是前往阿那律陀尊者那裏，對他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他說：“大德，五支木匠說，他頂禮阿那律陀尊者雙足。他也說，大德，願阿那律陀尊者連同多三個人明天接受五支木匠的食物。大德，請阿那律陀尊者早些到來，因為五支木匠要處理很多國王的重要務，要做很多國王的工作。”阿那律陀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

夜晚過後，在上午，阿那律陀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五支木匠的居所。阿那律陀尊者去到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五支木匠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阿那律陀尊者，使他得到滿足，使他掩鉢示意吃飽。當阿那律陀尊者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五支木匠以一低座坐在一邊，然後對阿那律陀尊者說：“大德，一些長老比丘來到我這裏，然後對我說：‘居士，修習無量心解脫吧。’另一些長老比丘對我說：‘居士，修習廣大心解脫¹吧。’大德，這兩種修習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還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呢？”

“居士，既然這樣，說出你心中的想法，我將會為你清除疑問。”

“大德，我這樣想：‘無量心解脫和廣大心解脫，這兩種修習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

“居士，無量心解脫和廣大心解脫，這兩種修習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居士，由於這兩種修習不同言辭、不同含義，所以應要知道當中的義理。

“居士，什麼是無量心解脫呢？”

“居士，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的內心帶著悲心……”

“他的內心帶著喜心……”

“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居士，這就是稱為無量心解脫了。

“居士，什麼是廣大心解脫呢？”

“居士，一位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一個樹根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這就是稱為廣大心解脫了。居士，一位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樹根的範圍，然後

¹“廣大心解脫”的巴利文是“*mahaggata ceto-vimutti*”。在經中，佛陀常用“廣大”(*mahaggata*)這個詞語來形容慈、悲、喜、捨的心境，因為慈、悲、喜、捨是一種“心境向外擴散”形式的禪定修習，而在這篇經文之中，阿那律陀尊者用“廣大”這個詞語來形容如“光明想”的觀想光亮及“八勝處”的觀想物質的色法與顏色等觀想的修習，這也是一種“心境向外擴散”形式的禪定修習。

止息於中，這也是稱為廣大心解脫。

“居士，一位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一個村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這也是稱為廣大心解脫。居士，一位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村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這也是稱為廣大心解脫。

“居士，一位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一個王國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這也是稱為廣大心解脫。居士，一位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王國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這也是稱為廣大心解脫。

“居士，一位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四海之內的大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這也是稱為廣大心解脫。

“居士，無量心解脫和廣大心解脫，這兩種修習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居士，由於這兩種修習不同言辭、不同含義，所以應要知道當中的義理。

“居士，有四種投生。這四種投生是什麼呢？”

“居士，一些人擴散少許光，然後止息於中，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少光天之中。

“居士，一些人擴散無量光，然後止息於中，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無量光天之中。

“居士，一些人擴散帶有污染的光，然後止息於中，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染光天之中。

“居士，一些人擴散清淨的光，然後止息於中，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淨光天之中。

“居士，這就是四種投生了。

“居士，有些時候，這些天神會走在一起。當他們走在一起時，可看到他們的外觀雖然各有不同，但光亮是沒有不同的。

“居士，就正如有人拿著一些油燈進入屋內，當油燈放在屋內時，可看到它們的火焰雖然各有不同，但光亮是沒有不同的。居士，同樣地，有些時候，這些天神會走在一起。當他們走在一起時，可看到他們的外觀雖然各有不同，但光亮是沒有不同的。

“居士，有些時候，這些天神會散去。當他們散去時，可看到他們的外觀各有不同，而光亮也是各有不同的。

“居士，就正如有人把油燈帶到屋外，當油燈帶到屋外時，可看到它們的火焰各有不同，而光亮也是各有不同的。居士，同樣地，有些時候，這些天神會散去。當他們散去時，可看到他們的外觀各有不同，而光亮也是各有不同的。

“居士，那些天神不會有‘我是常恆的’、‘我是牢固的’或‘我是持久的’這些想法。總之他們停留到哪裏，就沉溺到那裏。

“居士，就正如跟隨著擔竿的食物來飛的蒼蠅不會有‘我是常恆的’、‘我是牢固的’或‘我是持久的’這些想法。總之牠們停留到哪裏，就沉溺到那裏。居士，同樣地，那些天神不會有‘我是常恆的’、‘我是牢固的’或‘我是持久的’這些想法。總之他們停留到哪裏，就沉溺到那裏。”

阿那律陀尊者說了這番話後，阿毗耶·迦旃延尊者對他說：“阿那律陀大德，十分好！大德，我有一個問題想進一步發問，那些發光的天神當中，究竟全都是少光天，還是當中有些是無量光天呢？”

“迦旃延賢友，當中有些是少光天，有些是無量光天。”

“阿那律陀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投生到同一個天界當中的天神一些是少光天，一些是無量光天呢？”

“迦旃延賢友，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迦旃延賢友，你認為怎樣，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一個樹根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樹根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哪一種內心比較廣大呢？”

“大德，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樹根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這種內心比較廣大。”

“迦旃延賢友，你認為怎樣，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樹根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一個村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哪一種內心比較廣大呢？”

“大德，將廣大心擴散至一個村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這種內心比較廣大。”

“迦旃延賢友，你認為怎樣，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一個村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村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哪一種內心比較廣大呢？”

“大德，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村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這種內心比較廣大。”

“迦旃延賢友，你認為怎樣，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村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一個王國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哪一種內心比較廣大呢？”

“大德，將廣大心擴散至一個王國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這種內心比較廣大。”

“迦旃延賢友，你認為怎樣，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一個王國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王國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哪一種內心比較廣大呢？”

“大德，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王國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這種內心比較廣大。”

“迦旃延賢友，你認為怎樣，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兩三個王國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一種比丘將廣大心擴散至四海之內的大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哪一種內心比較廣大呢？”

“大德，將廣大心擴散至四海之內的大地的範圍，然後止息於中——在兩種修習之中，這種內心比較廣大。”

“迦旃延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投生到同一個天界當中的天神一些是少光天，一些是無量光天了。”

“阿那律陀大德，十分好！大德，我還有一個問題想進一步發問，那些發光的天神當中，究竟全都是染光天，還是當中有些是淨光天呢？”

“迦旃延賢友，當中有些是染光天，有些是淨光天。”

“阿那律陀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投生到同一個天界當中的天神一些是染光天，一些是淨光天呢？”

“迦旃延賢友，既然這樣，我將說出一個譬喻，有智慧的人可從譬喻知道這個義理。迦旃延賢友，就正如用不淨的油和燈芯來燃點的油燈會忽暗忽明，同樣地，一些比丘擴散帶有污染的光，然後止息於中——他們不能善猗息不恰當的身行，不能善除昏睡，不能善除掉悔，因此禪修時內心會忽暗忽明，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染光天之中。

“迦旃延賢友，又正如用清淨的油和燈芯來燃點的油燈不會忽暗忽明，同樣

地，一些比丘擴散清淨的光，然後止息於中——他們能善猗息不恰當的身行，善除昏睡，善除掉悔，因此禪修時內心不會忽暗忽明，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淨光天之中。

“迦旃延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投生到同一個天界當中的天神一些是染光天，一些是淨光天了。”

阿那律陀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迦旃延尊者對他說：“阿那律陀大德，十分好！大德，阿那律陀尊者不是說：‘這是我聽回來的。天神可能是這樣子的。’而是說：‘天神是這樣的。他們的光是這樣子的。’大德，我這樣想：‘阿那律陀尊者之前肯定是去過那些天神那裏，跟他們一起生活、交談、說話的。’”

“迦旃延賢友，雖然你常說挑戰、攻擊的話，但我也會對你解說。迦旃延賢友，我之前曾經長時間去過那些天神那裏，跟他們一起生活、交談、說話。”

阿那律陀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迦旃延尊者對五支木匠說：“居士，你有得著，你有善得！你能捨棄那些疑惑法，有機會聆聽這些法義！”



一二八·污染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睒彌的瞿尸陀園。

這時候，拘睒彌的比丘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拘睒彌的比丘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願世尊悲憫，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就好了。”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那位比丘的建議。於是，世尊前往那些比丘那裏，然後對他們說：“比丘們，不要這樣！不要爭論，不要爭吵，不要爭辯，不要爭執！”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有一個比丘對他說：“大德，停止！大德，世尊是法主，讓世尊過少事務的生活，當下安住在樂之中；讓我們爭論、爭吵、爭辯、爭執吧！”

世尊第二次對他們說……

世尊第三次對他們說：“比丘們，不要這樣！不要爭論，不要爭吵，不要爭辯，不要爭執！”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有一個比丘對他說：“大德，停止！大德，世尊是法主，讓世尊過少事務的生活，當下安住在樂之中；讓我們爭論、爭吵、爭辯、爭執吧！”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拘睒彌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回去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然後站著說這偈頌：

“但說凡雜聲，
無人知此愚；
僧團遭分裂，
無一知此過。

忘失智者言，
口行不牧養，
語言衝口出，
不知其後果。

若人懷此念：
彼欲侮辱我，
欺我傷害我。
怨恨不能息。

若不懷此念：
彼欲侮辱我，
欺我傷害我。
怨恨能平息。

不以怨報怨，
怨恨無從生，
永久得平息，
此是古常法。

凡愚不能知：
死神離不遠。
智者知此事，
諍論自然息。

殺生害人者，
盜牲盜財者，
劫掠一國者，
猶能相共事；
汝等諸比丘，
為何不和合？

若得好同伴，
共住堅定中，
能越諸險阻，
心歡具正念。

若無好同伴，
應捨而遠去，
如王捨王位，
如象獨住林。

寧可單獨行，
不與愚為伴，
獨處不作惡，
如象獨住林。”

世尊說了這首偈頌之後，便前往波羅迦村。

這時候，婆求尊者住在波羅迦村，他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替世尊準備座位和洗腳水。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洗淨雙腳。婆求尊者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婆求尊者說：

“比丘，你好嗎，生活得好嗎，容易化取食物嗎？”

“世尊，我很好，生活得很好，容易化取食物。”

世尊為婆求尊者說法，對他開示，對他教導，使他景仰，使他歡喜，然後起座前往東竹園。

這時候，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尊者一起住在東竹園。

守園人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對他說：“沙門，不要進入這個園林。有三位尊者住在這裏，不要騷擾他們。”

阿那律陀尊者聽到守園人攔阻世尊的說話，於是對守園人說：“守園人賢友，不要攔阻世尊。前來的是我們的導師，前來的是世尊！”

之後，阿那律陀尊者前往難提尊者和金毗羅尊者那裏，對他們說：“尊者們，真好了！尊者們，真好了！我們的導師來了，世尊來了！”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尊者一起上前迎接世尊，一個人替世尊拿衣鉢，一個人替世尊準備座位，一個人替世尊準備洗腳水。

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洗淨雙腳。三位尊者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阿那律陀尊者說：

“阿那律陀，你們好嗎，生活得好嗎，容易化取食物嗎？”

“世尊，我們很好，生活得很好，容易化取食物。”

“阿那律陀，你們和合，融洽，沒有爭執嗎？你們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嗎？”

“大德，我們和合，融洽，沒有爭執。我們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

“阿那律陀，你們是怎樣和合，融洽，沒有爭執的呢？你們是怎樣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的呢？”

“大德，我這樣想：‘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和這樣好的同修住在一起！’大德，我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來對待這些同修；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口業來對待這些同修；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意業來對待這些同修。

“大德，我這樣想：‘讓我放下個人的心念，跟隨這些尊者的心念吧。’大德，我放下了個人的心念，跟隨這些尊者的心念。我們的身體雖然不同，但都是一條心的。”

難提尊者和金毗羅尊者分別也是這樣對世尊說：“大德，我這樣想：‘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和這樣好的同修住在一起！’大德，我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來對待這些同修；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口業來對待這些同修；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意業來對待這些同修。

“大德，我這樣想：‘讓我放下個人的心念，跟隨這些尊者的心念吧。’大德，我放下了個人的心念，跟隨這些尊者的心念。我們的身體雖然不同，但都是一條心的。”

阿那律陀尊者對世尊說：“大德，我們就是這樣和合，融洽，沒有爭執。我們就是這樣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嗎？”

“大德，我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

“阿那律陀，你們是怎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呢？”

“大德，我們第一個從村落化食回來的人，會放置坐具，準備飲用水和潔淨用水，放置廢物桶。最後一個從村落化食回來的人，如果食堂有食物剩餘，他喜歡的話可以吃，不吃的話，便把食物棄置到沒有草的地方或倒進沒有動物的水之中。他收拾坐具，收拾飲用水和潔淨用水的器皿，收拾廢物桶，打掃食堂。如果有任何人看見飲用水、潔淨用水或廁所水不夠時，都會把水注滿，一個人做不來的話，會用手勢通知另一人，兩人一起來做。大德，我們不會打破止語的修習；每隔五天，我們便會坐在一起整晚談論法義。大德，我們就是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有沒有得到一些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大德，我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我們不能掌握那個相。”

“阿那律陀，你們應掌握那個相。阿那律陀，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也曾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疑惑。因為疑惑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不作意。因為不作意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和不作意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昏睡。因為昏睡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不作意和昏睡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緊張。因為緊張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就如一個人進入了一條黑暗的道路，兩側都有殺人犯出沒，那人對那兩側很緊張。同樣地，我生起了緊張。因為緊張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不作意、昏睡和緊張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踴躍。因為踴躍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就如一個人在尋找一個寶藏，而一時之間找到了五個寶藏，以此為因緣，內心生起了踴躍。同樣地，我生起了踴躍。因為踴躍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不作意、昏睡、緊張和踴躍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搖擺不一。因為搖擺不一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不作意、昏睡、緊張、踴躍和搖擺不一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過度的精進。因為過度精進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就如一個人雙手過度用力來捉著一隻鵪鶉，把鵪鶉捏死。同樣地，我生起了過度的精進。因為過度精進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不作意、昏睡、緊張、踴躍、搖擺不一和

過度的精進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鬆散的精進。因為鬆散精進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就如一個人雙手鬆散來捉著一隻鸚鵡，鸚鵡從手中飛走。同樣地，我生起了鬆散的精進。因為鬆散精進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不作意、昏睡、緊張、踴躍、搖擺不一、過度的精進和鬆散的精進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期盼。因為期盼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不作意、昏睡、緊張、踴躍、搖擺不一、過度的精進、鬆散的精進和期盼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各種各樣的想。因為各種各樣想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不作意、昏睡、緊張、踴躍、搖擺不一、過度的精進、鬆散的精進、期盼和各種各樣的想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觀想光亮和觀想所見的色，但不久那些光亮和所見的色便會消失。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生起了過度對色的禪思。因為過度對色的禪思的原因，令我的定退失；因為定退失，令我的光亮和所見的色消失。我要令疑惑、不作意、昏睡、緊張、踴躍、搖擺不一、過度的精進、鬆散的精進、期盼、各種各樣的想和過度對色的禪思不再生起。’

“阿那律陀，我知道疑惑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疑惑的污染。我知道不作意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不作意的污染。我知道昏睡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昏睡的污染。我知道緊張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緊張的污染。我知道踴躍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踴躍的污染。我知道搖擺不一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搖擺不一的污染。我知道過度的精進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過度的精進的污染。我知道鬆散的精進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鬆散的精進的污染。我知道期盼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期盼的污染。我知道各種各樣的想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各種各樣的想的污染。我知道過度對色的禪思是內心的污染後，便捨棄內心過度對色的禪思的污染。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但在觀想光亮的時候便觀想不到所見的色，在觀想所見的色的時候便觀想不到光亮——整個日間都是這樣、整個晚上都是這樣、整個日夜都是這樣。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在觀想光亮的時候便觀想不到所見的色，在觀想所見的色的時候便觀想不到光亮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我不在色相之中作意，在光相之中作意，這時候我觀想到光亮但觀想不到所見的色。我不在光相之中作意，在色相之中作意，這時候我觀想到所見的色但觀想不到光亮。’

“阿那律陀，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有些時候觀想小範圍光亮和小範圍所見的色，有些時候觀想無量光亮和無量所見的色——整個日間都是這樣、整個晚上都是這樣、整個日夜都是這樣。那時我這樣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令我有些時候觀想小範圍光亮和小範圍所見的色，有些時候觀想無量光亮和無量所見的色呢？’阿那律陀，我這樣想：‘當我的定境狹小的時候，就會有狹小的目光；因為目光狹小，觀想的光亮和所見的色就會狹小。當我的定境不狹小的時候，就會有無量的目光；因為目光無量，觀想的光亮和所見的色就會無量。’

“阿那律陀，由於那時我知道疑惑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疑惑的污染；知道不作意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不作意的污染；知道昏睡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昏睡的污染；知道緊張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緊張的污染；知道踴躍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踴躍的污染；知道搖擺不一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搖擺不一的污染；知道過度的精進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過度的精進的污染；知道鬆散的精進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鬆散的精進的污染；知道期盼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期盼的污染；知道各種各樣的想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各種各樣的想的污染；知道過度對色的禪思是內心的污染，已經捨棄了內心過度對色的禪思的污染；因此我這樣想：‘我已經捨棄了內心各種污染，現在我要從三方面來修定¹了。’我修習有覺有觀的定，修習沒有覺但還有觀的定，修習沒有覺沒有觀的定，修習有喜的定，修習平息喜的定，修習帶有悅樂的定，修習帶有捨的定。

“阿那律陀，由於我修習有覺有觀的定，修習沒有覺但還有觀的定，修習沒有覺沒有觀的定，修習有喜的定，修習平息喜的定，修習帶有悅樂的定，修習帶有捨的定，我的智和見生出來了，我有不動搖的解脫。這是我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¹經中沒有詳加說明什麼是所指的“三方面來修定”，當中的意思可能是，第一方面：有覺觀與沒有覺觀的定，這屬初禪與二禪的定。第二方面：有喜與平息喜的定，這屬二禪與三禪的定。第三方面：帶有悅樂與帶有捨的定，這屬三禪與四禪的定。

在漢譯本《中阿含經·七十二·長壽王本起經》之中，跟這裏相應的句子是：“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當修學三定。修學有覺有觀定。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無覺無觀定。”（《大正藏》第一冊五三八頁下）。

一二九·愚人與智者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有三種愚人的形、愚人的相、愚人的品格。是哪三種呢？

“比丘們，愚人想惡念、說惡語、做惡行。

“比丘們，如果愚人不想惡念、不說惡語、不做惡行，有智慧的人怎會知道他是一個不善的人呢！因為愚人想惡念、說惡語、做惡行，因此有智慧的人便知道他是一個不善的人。

“比丘們，愚人現生會帶來三種苦惱。一個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的愚人，當他坐在聚集堂、路上或廣場時，如果人們在商討一些有關的事情，他便會心想：‘人們在商討一些有關的事情了，我也有做過這些行為，有人看見我做這些行為。’比丘們，這是愚人現生會帶來的第一種苦惱。

“比丘們，再者，一個愚人如果看見一個盜賊罪犯被捉到，國王對他施以各種懲罰——以鞭鞭打、以藤條鞭打、以短棒打、截手、截腳、截手腳、截耳、截鼻、截耳鼻、沸水鍋刑、拔毛髮刑、羅喉口燒刑、火環燒刑、燒手刑、割肉刑、樹皮刑、羚羊刑、鈎肉刑、銅錢刑、醃刑、刺刑、草纏刑、淋熱油、以狗咬、繫刺椿、劍割頭顱——的時候，他便會心想：‘盜賊罪犯因為作出一些惡行的原因被捉到，國王對他施以各種懲罰，我也有做過這些行為，有人看見我做這些行為，如果國王知道，也會捉我施以各種懲罰。’比丘們，這是愚人現生會帶來的第二種苦惱。

“比丘們，再者，一個愚人在登上椅、登上床或躺在地上的時候，他之前的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這些惡業便會垂覆他、垂蓋他、垂罩他。比丘們，就如在黃昏的時候，大山的影子會垂覆大地、垂蓋大地、垂罩大地，同樣地，一個愚人在登上椅、登上床或躺在地上的時候，他之前的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這些惡業便會垂覆他、垂蓋他、垂罩他。這時候他便會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做過好事，沒有做過善行，沒有做過使人安心的事情！所做的只有惡事、殘忍的事、污染的事，我死後會投生到這些趣別之中！’他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搥胸號哭，內心迷亂。比丘們，這是愚人現生會帶來的第三種苦惱。

“比丘們，一個愚人做出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比丘們，任何人以‘唯獨有不願意的事情，唯獨有不期望的事情，唯獨有不喜歡的事情’來描述地獄，這就是對地獄作出一個正確的解說。比丘們，即使用譬喻，也不易說出地獄之中痛苦的程度。”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一位比丘對他說：“大德，你能否作一個譬喻來形容它呢？”

世尊說：“比丘，是能的。

“比丘們，就如一個衙差捉了一個盜賊罪犯後押到國王面前。

“‘大王，這是一個盜賊罪犯，請你對他作出判罰吧。’

“國王這樣說：‘你在早上用矛刺這個盜賊一百次吧！’於是，那個盜賊在早上被矛刺了一百次。

“國王在中午的時候問：‘那個盜賊怎麼樣？’

“‘大王，他仍然活著。’

“國王這樣說：‘你在中午再用矛刺那個盜賊一百次吧！’於是，那個盜賊在中午再被矛刺了一百次。

“國王在晚上的時候問：‘那個盜賊怎麼樣？’

“‘大王，他仍然活著。’

“國王這樣說：‘你在晚上再用矛刺那個盜賊一百次吧！’於是，那個盜賊在晚上再被矛刺了一百次。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人在一天之內被矛刺了三百次，會不會因此而帶來苦惱呢？”

“大德，即使被矛刺一次，也會因此而帶來苦惱，更不用說被矛刺三百次了。”

這時候，世尊拿起一塊細小的石頭，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我拿著這塊細小石頭大還是喜瑪拉雅山王大呢？”

“大德，世尊拿著這塊細小石頭微不足道，跟喜瑪拉雅山王無法相比，即使跟小部分的喜瑪拉雅山王，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那人被矛刺了三百次所帶來的苦惱，跟地獄的苦無法相比，即使跟小部分地獄的苦，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獄卒會把地獄的眾生五花大綁，將燒紅的鐵棒烙他們雙手、雙腳及胸膛。那些眾生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們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把那些眾生推倒在地上，然後用利斧斬截他們。那些眾生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們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把那些眾生腳上頭下倒懸，然後用利斧斬截他們。那些眾生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們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把那些眾生套上車軛，令他們在有猛烈火焰的地上來回行走。那些眾生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們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令那些眾生在有猛烈火焰的大炭山上下爬行。那些眾生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們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把那些眾生腳上頭下倒懸，然後把他們放進用猛烈火焰燒紅的銅鍋裏煮，一直煮得遍身也出浮滓，他們在銅鍋裏浮浮沉沉，四處滾動。那些眾生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們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把那些眾生放入大地獄之中。這就是大地獄：

“四角有四門，
內裏之間隔、
外圍及頂蓋，
均以鐵圍繞。

地亦由鐵成，
更帶烈火焰，
熱力常週遍，
滿一百由旬。

“比丘們，我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講說地獄，但不容易將地獄的苦全部講說出來。

“比丘們，有吃草的畜生趣眾生，牠們以嚼食農作物和乾草維生。什麼是吃草的畜生趣眾生呢？馬、牛、驢、羊、鹿以及其他任何同類別的畜生。比丘們，一個取著味覺的愚人做惡業，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這種吃草的畜生趣眾生之中。

“比丘們，有吃糞便的畜生趣眾生，牠們從遠處嗅到糞便的味道後，便跑去糞便那裏，心想：‘現在有東西吃了，現在有東西吃了！’就正如一些婆羅門走到有祭品味道地方，心想：‘現在有東西吃了，現在有東西吃了！’同樣地，有吃糞便的畜生趣眾生，牠們從遠處嗅到糞便的味道後，便跑去糞便那裏，心想：‘現在有東西吃了，現在有東西吃了！’什麼是吃糞便的畜生趣眾生呢？雞、豬、狗、豺以及其他任何同類別的畜生。比丘們，一個取著味覺的愚人做惡業，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這種吃糞便的畜生趣眾生之中。

“比丘們，有在黑暗中生、在黑暗中老、在黑暗中死的畜生趣眾生。什麼是在黑暗中生、在黑暗中老、在黑暗中死的畜生趣眾生呢？某些昆蟲、某些蟲類、泥土中的昆蟲以及其他任何同類別的畜生。比丘們，一個取著味覺的愚人做惡業，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這種在黑暗中生、在黑暗中老、在黑暗中死的畜生趣眾生之中。

“比丘們，有在水中生、在水中老、在水中死的畜生趣眾生。什麼是在水中生、在水中老、在水中死的畜生趣眾生呢？魚、龜、鱷魚以及其他任何同類別的畜生。比丘們，一個取著味覺的愚人做惡業，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這種在水中生、在水中老、在水中死的畜生趣眾生之中。

“比丘們，有在不淨的環境中生、在不淨的環境中老、在不淨的環境中死的畜生趣眾生。什麼是在不淨的環境中生、在不淨的環境中老、在不淨的環境中死的畜生趣眾生呢？在腐魚、腐屍、腐粥、水坑、污水池生活的眾生。比丘們，一個取著味覺的愚人做惡業，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這種在不淨的環境中生、在不淨的環境中老、在不淨的環境中死的畜生趣眾生之中。

“比丘們，我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講說畜生，但不容易將畜生的苦全部講說出來。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呢？假如有人把一個單孔軛掉進海中，東風會把它吹到西方，西風會把它吹到東方，北風會把它吹到南方，南風會把它吹到北方，海中有一隻盲眼的烏龜每隔一百年都會浮上水面一次，有一次，當那隻盲眼烏龜浮上水面的時候，頭頸正好穿過那個單孔軛。”

“大德，這種事情是很難才會發生的，是長久的時間才會遇到一次的。”

“比丘們，我說，盲眼烏龜的頭頸穿過單孔軛這種事情也不算難發生，在惡趣的愚癡眾生能投生為人這種事情更難發生。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他們不會修習法行、正行、善行、福德，只會互相吞噬，一直在弱肉強食。

“比丘們，在惡趣的愚癡眾生經長久的時間後如果投生為人，也會投生至低種族如旃陀羅種族、獵師種族、竹師種族、造車師種族或清道夫種族之中，他們只得很少食物吃，生活在苦困之中，很難得到食物和衣服；相貌差，外觀難看，形體憔悴，患有大病；或是盲眼，或是跛手，或是跛腳，或是不良於行；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都很難賺取得到。他們再做出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在身壞命終之後又會投生在惡趣、

地獄之中。

“比丘們，就如一個最不幸的賭徒，他輸掉了兒子、妻子、所有財物，更被人收綁。比丘們，相比之下，這個賭徒的不幸還算是小事，一個愚人做出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他的不幸才是大事。比丘們，這是一個至極的愚人境地。

“比丘們，有三種智者的形、智者的相、智者的品格。是哪三種呢？

“比丘們，智者想善念、說善語、做善行。

“比丘們，如果智者不想善念、不說善語、不做善行，有智慧的人怎會知道他是一位善人呢！因為智者想善念、說善語、做善行，因此有智慧的人便知道他是一位善人。

“比丘們，智者現生會帶來三種悅樂。一位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的智者，當他坐在聚集堂、路上或廣場時，如果人們在商討一些有關的事情，他便會心想：‘人們在商討一些有關的事情了，我也有做過這些行為，有人看見我做這些行為。’比丘們，這是智者現生會帶來的第一種悅樂。

“比丘們，再者，一位智者如果看見一個盜賊罪犯被捉到，國王對他施以各種懲罰——以鞭鞭打、以藤條鞭打、以短棒打、截手、截腳、截手腳、截耳、截鼻、截耳鼻、沸水鍋刑、拔毛髮刑、羅喉口燒刑、火環燒刑、燒手刑、割肉刑、樹皮刑、羚羊刑、鈎肉刑、銅錢刑、醃刑、刺刑、草纏刑、淋熱油、以狗咬、繫刺椿、劍割頭顱——的時候，他便會心想：‘盜賊罪犯因為作出一些惡行的原因被捉到，國王對他施以各種懲罰，我沒有做過這些行為，沒有人看見我做這些行為。’比丘們，這是智者現生會帶來的第二種悅樂。

“比丘們，再者，一位智者在登上椅、登上床或躺在地上的時候，他之前的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這些善業便會垂覆他、垂蓋他、垂罩他。比丘們，就如在黃昏的時候，大山的影子會垂覆大地、垂蓋大地、垂罩大地，同樣地，一位智者在登上椅、登上床或躺在地上的時候，他之前的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這些善業便會垂覆他、垂蓋他、垂罩他。這時候他便會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做過惡事，沒有做過殘忍的事，沒有做過污染的事！所做的只有好事、善行、使人安心的事情，我死後會投生到這些趣別之中！’他不會感到傷心，不會感到不幸，不會感到悲哀，不會捶胸號哭，不會內心迷亂。比丘們，這是智者現生會帶來的第三種悅樂。

“比丘們，一位智者做出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比丘們，任何人以‘唯獨有合意的事情，唯獨有期望的事情，唯獨有喜歡的事情’來描述天界，這就是對天界作出一個正確的解說。比丘們，即使用譬喻，也不易說出天界之中快樂的程度。”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一位比丘對他說：“大德，你能否作一個譬喻來形容它呢？”

世尊說：“比丘，是能的。

“比丘們，就如一位具有七寶和四如意的轉輪王，以此為因緣，為他帶來很多悅樂。什麼是七寶呢？

“比丘們，一位灌頂剎帝利王，在第十五天的布薩日洗頭受持布薩，去到王宮的頂層，這時有一個天界的輪寶為他而出現，那是一個千輻輪，輪框、輪輻、輪轂全都圓滿。灌頂剎帝利王看見那個輪寶後心想：‘我曾經聽過，如果灌頂剎帝利王在布薩日時遇到輪寶出現，他會成為一位轉輪王。我現在會否成為

一位轉輪王呢？’

“比丘們，於是，那位灌頂剎帝利王起座，然後左手拿著灑水瓶，右手為輪寶灑淨，說：‘輪寶，轉動吧！輪寶，出征吧！’

“比丘們，於是，那個輪寶向東方轉動，轉輪王帶著四兵在後，輪寶停下來的地方，轉輪王便連同四兵在那個地方駐紮。那裏的國王前往轉輪王那裏，然後說：‘大王，請過來，歡迎到來。大王，我歸順你，請你訓示吧。’轉輪王說：‘不要殺生，不要偷盜，不要邪淫，不要妄語，不要飲酒，作適量的飲食。’比丘們，所有東方的小王全都歸順轉輪王。

“比丘們，那個輪寶轉動到東方的大海後，便轉回來向南方轉動……

“比丘們，那個輪寶轉動到南方的大海後，便轉回來向西方轉動……

“比丘們，那個輪寶轉動到西方的大海後，便轉回來向北方轉動，轉輪王帶著四兵在後，輪寶停下來的地方，轉輪王便連同四兵在那個地方駐紮。那裏的國王前往轉輪王那裏，然後說：‘大王，請過來，歡迎到來。大王，我歸順你，請你訓示吧。’轉輪王說：‘不要殺生，不要偷盜，不要邪淫，不要妄語，不要飲酒，作適量的飲食。’比丘們，所有北方的小王全都歸順轉輪王。

“比丘們，那個輪寶征服了四海之內的大地，然後回到轉輪王的都城，在王宮大門停下來，有如穿入了車軸那樣靜止。輪寶映照著轉輪王的王宮大門。比丘們，這就是為轉輪王而出現的輪寶了。

“比丘們，再者，有一頭象寶為轉輪王而出現，這頭王象全身白色，有七種堅穩，具有飛行神通，牠名叫布薩王象。轉輪王看見這頭象寶後內心歡喜，心想：‘這真是一頭吉祥的象乘，如果調伏牠就好了！’

“比丘們，那頭象寶就像久經調伏的純種象那樣，很容易便能調伏。有一次，轉輪王想測試那頭象寶，在早上他騎上那頭象寶，走遍四海之內的大地，然後還可以回到都城吃早飯。比丘們，這就是為轉輪王而出現的象寶了。

“比丘們，再者，有一匹馬寶為轉輪王而出現，這匹王馬全身白色，黑色的馬頭，黑色的鬃毛，具有飛行神通，牠名叫雷雲王馬。轉輪王看見這匹馬寶後內心歡喜，心想：‘這真是一頭吉祥的馬乘，如果調伏牠就好了！’

“比丘們，那匹馬寶就像久經調伏的純種馬那樣，很容易便能調伏。有一次，轉輪王想測試那匹馬寶，在早上他騎上那匹馬寶，走遍四海之內的大地，然後還可以回到都城吃早飯。比丘們，這就是為轉輪王而出現的馬寶了。

“比丘們，再者，有一顆珠寶為轉輪王而出現，這是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的琉璃珠，這顆珠寶的光芒能照亮整個由旬之內的地方。有一次，轉輪王想測試那顆珠寶，他結集四兵，將珠寶掛在旗桿上，然後在黑夜之中出發。整個村落的人都以為是白天，各人都開始工作。比丘們，這就是為轉輪王而出現的珠寶了。

“比丘們，再者，有一位女寶為轉輪王而出現，她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不太高不太矮，不太肥不太瘦，不太黑不太白，擁有超於常人但又不及天女的外觀；女寶的身體有像棉花那樣的觸感，在天冷時肢體是暖的，在天熱時肢體是涼的，身體散發出檀香的香味，口腔散發出蓮花的香味；她比轉輪王早起遲睡，做各種工作，令轉輪王滿意，對轉輪王尊敬；她對轉輪王沒有不忠的意念，更遑論不忠的行為。比丘們，這就是為轉輪王而出現的女寶了。

“比丘們，再者，有一位居士寶為轉輪王而出現，他有由業報所生的天眼，能看見有主或無主的寶藏。他前往轉輪王那裏，然後對他說：‘大王，讓大王過

少事務的生活，我為你處理財富上的事務吧。’有一次，轉輪王想測試那位居士寶，他登上一艘船，駛到江河之中，然後對居士寶說：‘居士，我需要金錢。’

“‘大王，既然這樣，把船駛到岸邊吧。’

“‘居士，現在我需要金錢。’

“比丘們，於是，居士寶伸手到水中，拿起一個裝滿金錢的瓶子，然後對轉輪王說：‘大王，這足夠嗎？大王，拿這些足夠嗎？大王，這些供養足夠嗎？’

“轉輪王說：‘居士，這足夠了。居士，拿這些足夠了。居士，這些供養足夠了。’

“比丘們，這就是為轉輪王而出現的居士寶了。

“比丘們，再者，有一位將士寶為轉輪王而出現，他是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有能力，能為轉輪王取得那些應要取得的事物，除去那些應要除去的事物，保持那些應要保持的事物。他前往轉輪王那裏，然後對他說：‘大王，讓大王過少事務的生活，我為你處理管治上的事務吧。’比丘們，這就是為轉輪王而出現的將士寶了。

“比丘們，轉輪王具有這七寶。

“比丘們，什麼是四如意呢？

“比丘們，轉輪王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過於其他人。比丘們，這就是轉輪王所具有的第一種如意了。

“比丘們，再者，轉輪王長壽、久住，過於其他人。比丘們，這就是轉輪王所具有的第二種如意了。

“比丘們，再者，轉輪王無疾、無病，有好的消化功能，不發冷、不發熱，過於其他人。比丘們，這就是轉輪王所具有的第三種如意了。

“比丘們，再者，轉輪王受婆羅門居士鍾愛、歡喜。比丘們，就正如父親受兒子鍾愛、歡喜那樣，同樣地，轉輪王受婆羅門居士鍾愛、歡喜。比丘們，婆羅門居士同樣也受轉輪王鍾愛、歡喜。比丘們，就正如兒子受父親鍾愛、歡喜那樣，同樣地，婆羅門居士受轉輪王鍾愛、歡喜。

“比丘們，有一次，轉輪王與四兵一起遊園林時，婆羅門居士前往轉輪王那裏，然後對他說：‘大王，不要走得這麼快，讓我們可以看你久一些。’轉輪王也是這樣對車伕說：‘車伕，不要走得這麼快，讓我可以看婆羅門居士久一些。’比丘們，這就是轉輪王所具有第四種如意了。

“比丘們，轉輪王具有這四如意。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一位具有七寶和四如意的轉輪王，以此為因緣，是否會為他帶來很多悅樂呢？”

“大德，轉輪王即使只具有其中一寶，以此為因緣，也會為他帶來很多悅樂，更不用說具有七寶和四如意了。”

這時候，世尊拿起一塊細小的石頭，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我拿著這塊細小石頭大還是喜馬拉雅山王大呢？”

“大德，世尊拿著這塊細小石頭微不足道，跟喜馬拉雅山王無法相比，即使跟小部分的喜馬拉雅山王，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具有七寶和四如意的轉輪王，以此為因緣所帶來的悅樂，跟天界的樂無法相比，即使跟小部分天界的樂，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在善趣的智者經長久的時間後如果投生為人，也會投生至高種族如富有的剎帝利種族，富有的婆羅門種族或富有的居士種族之中，他們有很多財富和產業，有很多金銀，有很多物產；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

妙；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都賺取得到。他們再做出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在身壞命終之後又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比丘們，就如一個最幸運的賭徒，他贏了一大堆財物。比丘們，相比之下，這個賭徒的幸運還算是小事，一位智者做出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他的幸運才是大事。比丘們，這是一個至極的智者境地。”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三零·天信使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就如一個有眼睛的人，站在兩所房屋中間，能看見人們從兩所房屋的門口進進出出，也能看見人們正在走向哪一所房屋。同樣地，我有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天之中；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入之中；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餓鬼之中；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畜生之中；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地獄之中。

“比丘們，有一個人投生在地獄後，獄卒捉著他雙臂，押到閻羅王面前，說：‘大王，這人不尊敬父母，不尊敬沙門婆羅門，不尊敬族中的長者，請你對他作出判罰吧。’

“比丘們，閻羅王根據第一種天的信使來審問他，說：‘犯人，你看不見第一種天的信使在人們之中出現嗎？’

“那人答：‘大王，看不見。’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你看不見一些躺臥的嬰兒，思想遲鈍，躺在自己的屎尿之中嗎？’

“‘大王，我看見。’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當你在有知識及耆老的時候，內心卻不這樣想：“我是會生的，不能免除生。讓我作身、口、意的善行吧！”’

“那人答：‘大王，我不懂這樣想。大王，我是一個放逸的人。’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因為你放逸，所以不作身、口、意的善行。我就將判罰放逸的人那樣對你作出判罰吧！這些惡業不是由你的父母所作，不是由你的兄弟姊妹所作，不是由你的朋友所作，不是由你的親屬所作，不是由沙門婆羅門所作，不是由天神所作，全是由你自己所作。你作出這些惡業，便要承受這些惡果！’

“比丘們，閻羅王根據第一種天的信使來審問他之後，便根據第二種天的信使來審問他，說：‘犯人，你看不見第二種天的信使在人們之中出現嗎？’

“那人答：‘大王，看不見。’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你看不見人們無論男女，到了八十、九十或一百歲時，年老、彎起腰背、靠拐杖行路、渾身顫抖、身體虛弱、年華逝去、牙齒掉下、頭髮轉白、頭髮稀疏、禿頭、面有皺紋、面有雀斑嗎？’

“‘大王，我看見。’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當你在有知識及耆老的時候，內心卻不這樣想：“我也是會老的，不能免除老。讓我作身、口、意的善行吧！”’

“那人答：‘大王，我不懂這樣想。大王，我是一個放逸的人。’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因為你放逸，所以不作身、口、意的善行。我就將判罰放逸的人那樣對你作出判罰吧！這些惡業不是由你的父母所作，不是由你的兄弟姊妹所作，不是由你的朋友所作，不是由你的親屬所作，不是由沙門婆羅門所作，不是由天神所作，全是由你自己所作。你作出這些惡業，便要承受這些惡果！’

“比丘們，閻羅王根據第二種天的信使來審問他之後，便根據第三種天的信使來審問他，說：‘犯人，你看不見第三種天的信使在人們之中出現嗎？’

“那人答：‘大王，看不見。’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你看不見人們無論男女，在重病中受苦，躺在自己的大小二便之中，要靠別人扶起床，要靠別人扶下床嗎？’

“‘大王，我看見。’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當你在有知識及耆老的時候，內心卻不這樣想：“我也是會病的，不能免除病。讓我作身、口、意的善行吧！”’

“那人答：‘大王，我不懂這樣想。大王，我是一個放逸的人。’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因為你放逸，所以不作身、口、意的善行。我就將判罰放逸的人那樣對你作出判罰吧！這些惡業不是由你的父母所作，不是由你的兄弟姊妹所作，不是由你的朋友所作，不是由你的親屬所作，不是由沙門婆羅門所作，不是由天神所作，全是由你自己所作。你作出這些惡業，便要承受這些惡果！’

“比丘們，閻羅王根據第三種天的信使來審問他之後，便根據第四種天的信使來審問他，說：‘犯人，你看不見第四種天的信使在人們之中出現嗎？’

“那人答：‘大王，看不見。’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你看不見一些盜賊罪犯被捉到，國王對他施以各種懲罰——以鞭鞭打、以藤條鞭打、以短棒打、截手、截腳、截手腳、截耳、截鼻、截耳鼻、沸水鍋刑、拔毛髮刑、羅喉口燒刑、火環燒刑、燒手刑、割肉刑、樹皮刑、羚羊刑、鈎肉刑、銅錢刑、醃刑、刺刑、草纏刑、淋熱油、以狗咬、繫刺椿、劍割頭顱嗎？’

“‘大王，我看見。’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當你在有知識及耆老的時候，內心卻不這樣想：“聽說這些人做了惡業，所以他們現生受到各種懲罰，更不用說來生所受的苦了。讓我作身、口、意的善行吧！”’

“那人答：‘大王，我不懂這樣想。大王，我是一個放逸的人。’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因為你放逸，所以不作身、口、意的善行。我就將判罰放逸的人那樣對你作出判罰吧！這些惡業不是由你的父母所作，不是由你的兄弟姊妹所作，不是由你的朋友所作，不是由你的親屬所作，不是由沙門婆羅門所作，不是由天神所作，全是由你自己所作。你作出這些惡業，便要承受這些惡果！’

“比丘們，閻羅王根據第四種天的信使來審問他之後，便根據第五種天的信使來審問他，說：‘犯人，你看不見第五種天的信使在人們之中出現嗎？’

“那人答：‘大王，看不見。’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你看不見人們無論男女，屍體被人丟

棄在荒塚，過了一天、兩天或三天，屍體腫脹、發黑、流膿嗎？’

“‘大王，我看見。’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當你在有知識及耆老的時候，內心卻不這樣想：“我也是會死的，不能免除死。讓我作身、口、意的善行吧！”’

“那人答：‘大王，我不懂這樣想。大王，我是一個放逸的人。’

“比丘們，閻羅王對那人說：‘犯人，因為你放逸，所以不作身、口、意的善行。我就將判罰放逸的人那樣對你作出判罰吧！這些惡業不是由你的父母所作，不是由你的兄弟姊妹所作，不是由你的朋友所作，不是由你的親屬所作，不是由沙門婆羅門所作，不是由天神所作，全是由你自己所作。你作出這些惡業，便要承受這些惡果！’

“比丘們，閻羅王根據第五種天的信使來審問他之後，便保持靜默。獄卒把那人五花大綁，將燒紅的鐵棒烙他雙手、雙腳及胸膛。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把那人推倒在地上，然後用利斧斬截他。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把那人腳上頭下倒懸，然後用利斧斬截他。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把那人套上車軛，令他在有猛烈火焰的地上來回行走。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令那人在有猛烈火焰的大炭山上下爬行。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把那人腳上頭下倒懸，然後把他放進用猛烈火焰燒紅的銅鍋裏煮，一直煮得遍身也出浮滓，他在銅鍋裏浮浮沉沉，四處滾動。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還把那人放入大地獄之中。這就是大地獄：

“四角有四門，
內裏之間隔、
外圍及頂蓋，
均以鐵圍繞。

地亦由鐵成，
更帶烈火焰，
熱力常週遍，
滿一百由旬。

“比丘們，大地獄東牆噴出的火焰直達西牆，西牆噴出的火焰直達東牆，北牆噴出的火焰直達南牆，南牆噴出的火焰直達北牆，底部噴出的火焰直達頂部，頂部噴出的火焰直達底部。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大地獄的東門打開，那人立即快速跑去，當快跑的時候外皮遭燃燒，內皮遭燃燒，肉遭燃燒，髓遭燃燒，骨受煙燻。他這樣子跑去，但將近到的時候門又關上。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大地獄的南門……

“比丘們，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大地獄的西門……

“比丘們，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大地獄的北門打開，那人立即快速跑去，當快跑的時候外皮遭燃燒，內皮遭燃燒，肉遭燃燒，髓遭燃燒，骨受煙燻。他這樣子跑去，但將近到的時候門又關上。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大地獄的東門打開，那人立即快速跑去，當快跑的時候外皮遭燃燒，內皮遭燃燒，肉遭燃燒，髓遭燃燒，骨受煙燻。他這樣子跑去，跑出了那扇門。

“比丘們，大地獄連接著一個很大的屎地獄，那人掉進那裏。在屎地獄裏有尖咀的眾生，牠們啄破那人的外皮，啄破外皮後便啄破內皮，啄破內皮後便啄破肉，啄破肉後便啄破髓，啄破髓後便啄破骨，啄破骨後便吃骨髓。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屎地獄連接著一個很大的火炭地獄，那人掉進那裏，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火炭地獄連接著一個很大的刺樹林，刺樹高一由旬，長出的刺有十六指的長度，燃燒著猛烈火焰，獄卒還令那人在刺樹上下爬行。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刺樹林連接著一個很大的劍葉林，那人走進那裏，那裏的樹葉被風吹動，會割截那人的手，割截那人的腳，割截那人的手腳，割截那人的耳，割截那人的鼻，割截那人的耳鼻。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劍葉林連接著一條很大的石灰河，那人掉進那裏，不斷被石灰河沖蝕。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用鈎鈎起那人，放在岸邊，然後問他：‘喂，你想怎樣？’

“那人說：‘大德，我很肚餓。’

“比丘們，獄卒用燃燒著猛烈火焰的鐵鉗打開那人的口，然後把一些燃燒著猛烈火焰的銅粒灑進那人口內，銅粒燃燒那人的唇、口、喉、腹、小腸、大腸，然後從身體下部排出來。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問那人：‘喂，你想怎樣？’

“那人說：‘大德，我很口渴。’

“比丘們，獄卒用燃燒著猛烈火焰的鐵鉗打開那人的口，然後把一些燃燒著猛烈火焰的鐵漿倒進那人口內，鐵漿燃燒那人的唇、口、喉、腹、小腸、大腸，然後從身體下部排出來。那人一直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惡業一朝不盡，他也不會死亡。

“比丘們，獄卒再將那人放進大地獄。

“比丘們，從前，有一次，閻羅王心想：‘人們在世間上做惡業，他們因為各種不同的惡業而遭受各種判罰。我真是受夠了！如果我能投生為人及遇到如來·阿羅漢·等正覺生於世上就好了。這樣我便能夠親近世尊，世尊為我說法，我便能夠明白法義了！’

“比丘們，這不是我從其他沙門或婆羅門那裏聽回來的，這是我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親身明白，然後對你們說的。”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心放逸之人，

雖遇天信使，

也生低劣處，
長夜常啼哭。

善人心寂靜，
若遇天信使，
策勵求聖法，
內心不放逸。

取為生死因，
見此之怖畏，
無取得解脫；
此人生死盡，
超越一切苦、
瞋恚及恐懼，
能得安穩樂，
現法得涅槃。”



一三一·當下勤修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

“不戀棧過去，
不期盼將來，
過去已消逝，
將來不可得，
現在一一法，
觀察其生滅；
智者得昇進，
不敗不動搖。

當下應精勤，
有誰能確知，
死神之大軍，
明天不會至？
如是精勤住，
日夜不鬆懈；
如來稱此人，
當下勤修者。

“比丘們，什麼是戀棧過去呢？一個人心想：‘我過去的色是這樣的，受是這樣的，想是這樣的，行是這樣的，識是這樣的。’他在當中生起愛喜。比丘們，這就是戀棧過去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戀棧過去呢？一個人心想：‘我過去的色是這樣的，受是這樣的，想是這樣的，行是這樣的，識是這樣的。’他不在當中生起愛喜。比丘們，這就是不戀棧過去了。

“比丘們，什麼是期盼將來呢？一個人心想：‘我將來的色將會是這樣的，受將會是這樣的，想將會是這樣的，行將會是這樣的，識將會是這樣的。’他在當中生起愛喜。比丘們，這就是期盼將來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期盼將來呢？一個人心想：‘我將來的色將會是這樣的，受將會是這樣的，想將會是這樣的，行將會是這樣的，識將會是這樣的。’他不在當中生起愛喜。比丘們，這就是不期盼將來了。

“比丘們，什麼是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呢？

“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視色為：‘色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色’、‘色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色之中’。他視受為：‘受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

受’、‘受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受之中’。他視想為：‘想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想’、‘想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想之中’。他視行為：‘行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行’、‘行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行之中’。他視識為：‘識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識’、‘識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識之中’。比丘們，這樣的話便會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

“比丘們，什麼是不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呢？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視色為：‘沒有色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色這回事’、‘沒有色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色之中這回事’。他視受為：‘沒有受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受這回事’、‘沒有受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受之中這回事’。他視想為：‘沒有想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想這回事’、‘沒有想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想之中這回事’。他視行為：‘沒有行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行這回事’、‘沒有行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行之中這回事’。他視識為：‘沒有識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識這回事’、‘沒有識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識之中這回事’。比丘們，這樣的話便不會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

“比丘們，以上所說的解釋和分析，都是建基於這當下勤修偈：

“不戀棧過去，
不期盼將來，
過去已消逝，
將來不可得，
現在一一法，
觀察其生滅；
智者得昇進，
不敗不動搖。

當下應精勤，
有誰能確知，
死神之大軍，
明天不會至？
如是精勤住，
日夜不鬆懈；
如來稱此人，
當下勤修者。”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三二·阿難當下勤修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阿難尊者在大堂對比丘開示，對比丘教導，使比丘景仰，使比丘歡喜；他為比丘說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到了黃昏的時候，世尊離開靜處前往大堂，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比丘說：“誰為你們說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呢？”

“大德，阿難尊者為我們說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

於是，世尊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你是怎樣為比丘說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的呢？”

“大德，我是這樣為比丘說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的：

“不戀棧過去，
不期盼將來，
過去已消逝，
將來不可得，
現在一一法，
觀察其生滅；
智者得昇進，
不敗不動搖。

當下應精勤，
有誰能確知，
死神之大軍，
明天不會至？
如是精勤住，
日夜不鬆懈；
如來稱此人，
當下勤修者。

“賢友們，什麼是戀棧過去呢？一個人心想：‘我過去的色是這樣的，受是這樣的，想是這樣的，行是這樣的，識是這樣的。’他在當中生起愛喜。賢友們，這就是戀棧過去了。

“賢友們，什麼是不戀棧過去呢？一個人心想：‘我過去的色是這樣的，受是這樣的，想是這樣的，行是這樣的，識是這樣的。’他不在當中生起愛喜。賢友們，這就是不戀棧過去了。

“賢友們，什麼是期盼將來呢？一個人心想：‘我將來的色將會是這樣的，受將會是這樣的，想將會是這樣的，行將會是這樣的，識將會是這樣的。’他在當中生起愛喜。賢友們，這就是期盼將來了。

“賢友們，什麼是不期盼將來呢？一個人心想：‘我將來的色將會是這樣的，受將會是這樣的，想將會是這樣的，行將會是這樣的，識將會是這樣的。’他不在當中生起愛喜。賢友們，這就是不期盼將來了。

“賢友們，什麼是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呢？

“賢友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

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視色為：‘色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色’、‘色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色之中’。他視受為：‘受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受’、‘受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受之中’。他視想為：‘想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想’、‘想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想之中’。他視行為：‘行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行’、‘行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行之中’。他視識為：‘識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識’、‘識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識之中’。賢友們，這樣的話便會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

“賢友們，什麼是不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呢？”

“賢友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視色為：‘沒有色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色這回事’、‘沒有色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色之中這回事’。他視受為：‘沒有受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受這回事’、‘沒有受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受之中這回事’。他視想為：‘沒有想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想這回事’、‘沒有想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想之中這回事’。他視行為：‘沒有行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行這回事’、‘沒有行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行之中這回事’。他視識為：‘沒有識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識這回事’、‘沒有識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識之中這回事’。賢友們，這樣的話便不會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

“賢友們，以上所說的解釋和分析，都是建基於這當下勤修偈：

“不戀棧過去，
不期盼將來，
過去已消逝，
將來不可得，
現在一一法，
觀察其生滅；
智者得昇進，
不敗不動搖。

當下應精勤，
有誰能確知，
死神之大軍，
明天不會至？
如是精勤住，
日夜不鬆懈；
如來稱此人，
當下勤修者。”

“阿難，十分好，十分好！阿難，你能很好地為比丘說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

“不戀棧過去……(佛陀重複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一遍)……當下勤修者。”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三三·大迦旃延當下勤修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多頗達園。

這時候，沙彌提尊者在還沒天亮的時候起床，前往多頗達園洗手腳，洗完手腳後返回岸上，穿著一件衣、站著來乾身。在黎明時分，一位有明亮外表的天神照亮了整個多頗達園，跟著前往沙彌提尊者那裏，站在一邊，然後對沙彌提尊者說：“比丘，你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嗎？”

“賢友，我沒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賢友，你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嗎？”

“比丘，我也是沒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的。比丘，你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嗎？”

“賢友，我沒有受持當下勤修偈。賢友，你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嗎？”

“比丘，我也是沒有受持當下勤修偈的。比丘，你要學習、掌握、受持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能帶來利益，是梵行的基礎。”

那位天神說了這番話後，就在那裏隱沒。

於是，沙彌提尊者在天明時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然後再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說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就好了。”

“比丘，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沙彌提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

“不戀棧過去，
不期盼將來，
過去已消逝，
將來不可得，
現在一一法，
觀察其生滅；
智者得昇進，
不敗不動搖。

當下應精勤，
有誰能確知，
死神之大軍，
明天不會至？
如是精勤住，
日夜不鬆懈；
如來稱此人，
當下勤修者。”

世尊·善逝說了以上的話後，便起座進入寺院。

世尊離去不久，那些比丘心想：“世尊簡略向我們指出這個義理，沒有詳細解說便起座進入寺院了。誰可詳細解說這個義理呢？”那些比丘再心想：“大

迦旃延尊者受導師所稱讚，受有智慧的同修所尊崇，他能夠詳細解說這個義理。讓我們前往大迦旃延尊者那裏，再問他這個義理吧。”

於是，那些比丘前往大迦旃延尊者那裏，和大迦旃延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把世尊略說義理便起座進入寺院的事情告訴他，及請他詳細解說那個義理。

“賢友們，就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越過大樹幹，卻想在樹枝、樹葉當中尋找實木。尊者也是這樣，跟導師·世尊面對面而越過他，卻想找我來問這個義理。賢友們，世尊知所應知、見所應見、是眼、是智、是法、是梵、講解修行、帶來真義、帶來甘露、是法主、是如來。你們應在那時候再問世尊，當他為你們解說時，你們便受持這個義理。”

“迦旃延賢友，世尊當然是知所應知、見所應見、是眼、是智、是法、是梵、講解修行、帶來真義、帶來甘露、是法主、是如來。我們當然是應在那時候再問世尊，當他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這個義理。但是，大迦旃延尊者同樣受導師所稱讚，受有智慧的同修所尊崇；大迦旃延尊者能夠詳細解說這個義理，願大迦旃延尊者慈愍我們，為我們解說這個義理。”

“賢友們，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那些比丘回答大迦旃延尊者：“賢友，是的。”

大迦旃延尊者說：“賢友們，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

“賢友們，什麼是戀棧過去呢？一個人心想：‘這是我過去的眼，這是過去的色；這是我過去的耳，這是過去的聲；這是我過去的鼻，這是過去的香；這是我過去的舌，這是過去的味；這是我過去的身，這是過去的觸；這是我過去的意，這是過去的法。’他的心識在當中帶著貪欲，心識帶著貪欲時便會對此有愛喜，對此有愛喜時便會戀棧過去。賢友們，這就是戀棧過去了。

“賢友們，什麼是不戀棧過去呢？一個人心想：‘這是我過去的眼，這是過去的色；這是我過去的耳，這是過去的聲；這是我過去的鼻，這是過去的香；這是我過去的舌，這是過去的味；這是我過去的身，這是過去的觸；這是我過去的意，這是過去的法。’他的心識不在當中帶著貪欲，心識不帶著貪欲時便會對此沒有愛喜，對此沒有愛喜時便不會戀棧過去。賢友們，這就是不戀棧過去了。

“賢友們，什麼是期盼將來呢？一個人心想：‘我將來的眼將會是這樣的，色將會是這樣的；我將來的耳將會是這樣的，聲將會是這樣的；我將來的鼻將會是這樣的，香將會是這樣的；我將來的舌將會是這樣的，味將會是這樣的；我將來的身將會是這樣的，觸將會是這樣的；我將來的意將會是這樣的，法將會是這樣的。’他內心渴望去取得那些還沒有取得的東西，以渴望為條件便會對此有愛喜，對此有愛喜時便會期盼將來。賢友們，這就是期盼將來了。

“賢友們，什麼是不期盼將來呢？一個人心想：‘我將來的眼將會是這樣的，色將會是這樣的；我將來的耳將會是這樣的，聲將會是這樣的；我將來的鼻將會是這樣的，香將會是這樣的；我將來的舌將會是這樣的，味將會是這樣的；我將來的身將會是這樣的，觸將會是這樣的；我將來的意將會是這樣的，法將會是這樣的。’他內心不渴望去取得那些還沒有取得的東西，沒有渴望為條件便不會對此有愛喜，對此沒有愛喜時便不會期盼將來。賢友們，這就是不期盼將來了。

“賢友們，什麼是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呢？賢友們，面對眼和色兩者、耳和

聲兩者、鼻和香兩者、舌和味兩者、身和觸兩者、意和法兩者時，心識在當中帶著貪欲，心識帶著貪欲時便會對此有愛喜，對此有愛喜時便會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賢友們，這就是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了。

“賢友們，什麼是不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呢？賢友們，面對眼和色兩者、耳和聲兩者、鼻和香兩者、舌和味兩者、身和觸兩者、意和法兩者時，心識不在當中帶著貪欲，心識不帶著貪欲時便會對此沒有愛喜，對此沒有愛喜時便不會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賢友們，這就是不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了。

“賢友們，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前往世尊那裏再問他，當他為你們解說時，你們便受持這個義理。”

比丘對大迦旃延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愉快。他們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找大迦旃延尊者詳細解說義理的事情告訴他：

“大德，大迦旃延尊者以這樣的方式，以這樣的文字，以這樣的詞句來詳細解說這個義理。”

“比丘們，大迦旃延是一位智者，大迦旃延有大智慧。比丘們，如果你們再問我這個義理，我的解釋也會像大迦旃延所解釋的那樣，你們應受持這個義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三四·羅摩沙迦當下勤修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釋迦人羅摩沙迦尊者住在迦毗羅衛釋迦人的榕樹園。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闍陀那天子照亮了整個榕樹園，跟著前往羅摩沙迦尊者那裏，站在一邊，然後對羅摩沙迦尊者說：“比丘，你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嗎？”

“賢友，我沒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賢友，你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嗎？”

“比丘，我也是沒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的。比丘，你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嗎？”

“賢友，我沒有受持當下勤修偈。賢友，你有受持當下勤修偈嗎？”

“比丘，我有受持當下勤修偈。”

“賢友，你是怎樣受持當下勤修偈的呢？”

“比丘，有一次，世尊住在三十三天香遍樹下的紅石。在那裏，世尊對三十三天的天眾說有關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比丘，我是這樣受持當下勤修偈的：

“不戀棧過去，
不期盼將來，
過去已消逝，
將來不可得，
現在一一法，
觀察其生滅；
智者得昇進，
不敗不動搖。

當下應精勤，
有誰能確知，
死神之大軍，
明天不會至？
如是精勤住，
日夜不鬆懈；
如來稱此人，
當下勤修者。

“比丘，你要學習、掌握、受持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能帶來利益，是梵行的基礎。”

闍陀那天子說了這番話後，就在那裏隱沒。

於是，羅摩沙迦尊者在天明時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啟程前往舍衛城，途經多處地方之後抵達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然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然後再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說當下勤修偈及它的解釋和分析就好了。”

“比丘，你認識那位天子嗎？”

“大德，我不認識那位天子。”

“比丘，那位天子名叫闍陀那。比丘，闍陀那天子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

“比丘，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羅摩沙迦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

“不戀棧過去，
不期盼將來，
過去已消逝，
將來不可得，
現在一一法，
觀察其生滅；
智者得昇進，
不敗不動搖。

當下應精勤，
有誰能確知，
死神之大軍，
明天不會至？
如是精勤住，
日夜不鬆懈；
如來稱此人，
當下勤修者。

“比丘，什麼是戀棧過去呢？一個人心想：‘我過去的色是這樣的，受是這樣的，想是這樣的，行是這樣的，識是這樣的。’他在當中生起愛喜。比丘，這就是戀棧過去了。

“比丘，什麼是不戀棧過去呢？一個人心想：‘我過去的色是這樣的，受是這樣的，想是這樣的，行是這樣的，識是這樣的。’他不在當中生起愛喜。比丘，這就是不戀棧過去了。

“比丘，什麼是期盼將來呢？一個人心想：‘我將來的色將會是這樣的，受將會是這樣的，想將會是這樣的，行將會是這樣的，識將會是這樣的。’他在當中生起愛喜。比丘，這就是期盼將來了。

“比丘，什麼是不期盼將來呢？一個人心想：‘我將來的色將會是這樣的，受將會是這樣的，想將會是這樣的，行將會是這樣的，識將會是這樣的。’他不在當中生起愛喜。比丘，這就是不期盼將來了。

“比丘，什麼是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呢？

“比丘，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視色為：‘色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色’、‘色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色之中’。他視受為：‘受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受’、‘受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受之中’。他視想為：‘想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想’、‘想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想之中’。他視行為：‘行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行’、‘行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行之中’。他視識為：‘識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識’、‘識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識之中’。比丘，這樣的話便會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

“比丘，什麼是不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呢？”

“比丘，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視色為：‘沒有色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色這回事’、‘沒有色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色之中這回事’。他視受為：‘沒有受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受這回事’、‘沒有受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受之中這回事’。他視想為：‘沒有想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想這回事’、‘沒有想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想之中這回事’。他視行為：‘沒有行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行這回事’、‘沒有行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行之中這回事’。他視識為：‘沒有識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識這回事’、‘沒有識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識之中這回事’。比丘，這樣的話便不會敗於現在一一法之中。

“比丘，以上所說的解釋和分析，都是建基於這當下勤修偈：

不戀棧過去，
不期盼將來，
過去已消逝，
將來不可得，
現在一一法，
觀察其生滅；
智者得昇進，
不敗不動搖。

當下應精勤，
有誰能確知，
死神之大軍，
明天不會至？
如是精勤住，
日夜不鬆懈；
如來稱此人，
當下勤修者。”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羅摩沙迦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三五·小分析業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須跋·杜帝耶子婆羅門學童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人短壽，一些人長壽；一些人多病，一些人健康；一些人貌醜，一些人貌美；一些人沒有能力，一些人有能力；一些人貧窮，一些人富有；一些人出身於低種族，一些人出身於高種族；一些人劣慧，一些人有智慧呢？喬答摩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人有低有高呢？”

“婆羅門學童，眾生是業的擁有者，眾生是業的繼承者；業是眾生的出處，業是眾生的親屬，業是眾生的依歸。業將眾生分別帶往這些有低有高的境界中去。”

“喬答摩賢者這樣簡略地說，我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如果喬答摩賢者為我詳細地說，使我明白當中的道理就好了。”

“婆羅門學童，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須跋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婆羅門學童，一些殺生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殘忍、滿手鮮血、嗜好殺戮、不仁慈對待眾生。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如果不投生在惡趣、地獄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短壽的。婆羅門學童，殺生——殘忍、滿手鮮血、嗜好殺戮、不仁慈對待眾生——是帶來短壽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捨棄殺生、遠離殺生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果不投生在善趣、天界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長壽的。婆羅門學童，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是帶來長壽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傷害眾生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用手、用棒、用杖、用刀來傷害眾生。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如果不投生在惡趣、地獄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多病的。婆羅門學童，傷害眾生——用手、用棒、用杖、用刀來傷害眾生——是帶來多病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不傷害眾生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不會用手、用棒、用杖、用刀來傷害眾生。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果不投生在善趣、天界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健康的。婆羅門學童，不傷害眾生——不會用手、用棒、用杖、用刀來傷害眾生——是帶來健康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容易忿怒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易受事情困擾，即使人們說一些小事情，也會使他們惱火、惱怒、苦迫、繃緊，使他們流露忿怒、瞋恚、不滿。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如果不投生在惡趣、地獄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貌醜的。婆羅門學童，容易忿怒——易受事情困擾，即使人們說一些小事情，也會

使他們惱火、惱怒、苦迫、繃緊，使他們流露忿怒、瞋恚、不滿——是帶來貌醜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不容易忿怒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不易受事情困擾，即使人們說一些大事情，也不會使他們惱火、惱怒、苦迫、繃緊，不會使他們流露忿怒、瞋恚、不滿。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果不投生在善趣、天界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貌美的。婆羅門學童，不容易忿怒——不易受事情困擾，即使人們說一些大事情，也不會使他們惱火、惱怒、苦迫、繃緊，不會使他們流露忿怒、瞋恚、不滿——是帶來貌美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常懷嫉妒心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當別人有得著、受照料、受恭敬、受尊重、受禮敬、受供養時，便會生起嫉妒、憎惡，內心受嫉妒的束縛。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如果不投生在惡趣、地獄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沒有能力的。婆羅門學童，常懷嫉妒心——當別人有得著、受照料、受恭敬、受尊重、受禮敬、受供養時，便會生起嫉妒、憎惡，內心受嫉妒的束縛——是帶來沒有能力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不懷嫉妒心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當別人有得著、受照料、受恭敬、受尊重、受禮敬、受供養時，不會生起嫉妒、憎惡，內心不受嫉妒的束縛。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果不投生在善趣、天界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有能力的。婆羅門學童，不懷嫉妒心——當別人有得著、受照料、受恭敬、受尊重、受禮敬、受供養時，不會生起嫉妒、憎惡，內心不受嫉妒的束縛——是帶來有能力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不布施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不會將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布施給沙門或婆羅門。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如果不投生在惡趣、地獄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貧窮的。婆羅門學童，不布施——不會將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布施給沙門或婆羅門——是帶來貧窮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布施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會將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布施給沙門或婆羅門。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果不投生在善趣、天界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富有的。婆羅門學童，布施——會將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布施給沙門或婆羅門——是帶來富有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自私、自大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不禮敬那些應受禮敬的人，不行起座禮給那些應受行起座禮的人，不讓座給那些應受讓座的人，不讓路給那些應受讓路的人，不照料那些應受照料的人，不恭敬那些應受恭敬的人，不尊重那些應受尊重的人，不供養那些應受供養的人。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如果不投生在惡趣、地獄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出身於低種族的。婆羅門學童，自私、自大——不禮敬那些應受禮敬的人，不行起座禮給那些應受行起座禮的人，不讓座給那些應受讓座的人，不讓路給那些應受讓路的人，不照料那些應受照料的人，不恭敬那些應受恭敬的人，不尊重那些應受尊重的人，不供養那些應受

供養的人——是帶來出身於低種族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不自私、不自大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禮敬那些應受禮敬的人，行起座禮給那些應受行起座禮的人，讓座給那些應受讓座的人，讓路給那些應受讓路的人，照料那些應受照料的人，恭敬那些應受恭敬的人，尊重那些應受尊重的人，供養那些應受供養的人。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果不投生在善趣、天界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出身於高種族的。婆羅門學童，不自私、不自大——禮敬那些應受禮敬的人，行起座禮給那些應受行起座禮的人，讓座給那些應受讓座的人，讓路給那些應受讓路的人，照料那些應受照料的人，恭敬那些應受恭敬的人，尊重那些應受尊重的人，供養那些應受供養的人——是帶來出身於高種族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不前往沙門或婆羅門那裏求學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不問：‘大德，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呢？什麼會受譴責，什麼不會受譴責呢？什麼應行踐，什麼不應行踐呢？做哪些事情會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做哪些事情會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呢？’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如果不投生在惡趣、地獄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劣慧的。婆羅門學童，不前往沙門或婆羅門那裏求學——不問：‘大德，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呢？什麼會受譴責，什麼不會受譴責呢？什麼應行踐，什麼不應行踐呢？做哪些事情會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做哪些事情會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呢？’——是帶來劣慧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一些前往沙門或婆羅門那裏求學的人，不論男或女，他們問：‘大德，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呢？什麼會受譴責，什麼不會受譴責呢？什麼應行踐，什麼不應行踐呢？做哪些事情會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做哪些事情會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呢？’因為作出、成立這樣的業，會使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果不投生在善趣、天界而投生在人之中的話，都會是有智慧的。婆羅門學童，前往沙門或婆羅門那裏求學——問：‘大德，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呢？什麼會受譴責，什麼不會受譴責呢？什麼應行踐，什麼不應行踐呢？做哪些事情會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做哪些事情會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呢？’——是帶來有智慧的途徑。

“婆羅門學童，帶來短壽的途徑使人短壽，帶來長壽的途徑使人長壽，帶來多病的途徑使人多病，帶來健康的途徑使人健康，帶來貌醜的途徑使人貌醜，帶來貌美的途徑使人貌美，帶來沒有能力的途徑使人沒有能力，帶來有能力的途徑使人有能力，帶來貧窮的途徑使人貧窮，帶來富有的途徑使人富有，帶來出身於低種族的途徑使人出身於低種族，帶來出身於高種族的途徑使人出身於高種族，帶來劣慧的途徑使人劣慧，帶來有智慧的途徑使人有智慧。

“婆羅門學童，眾生是業的擁有者，眾生是業的繼承者；業是眾生的出處，業是眾生的親屬，業是眾生的依歸。業將眾生分別帶往這些有低有高的境界中去。”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須跋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一三六·大分析業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沙彌提尊者住在森林裏的小屋。波吒釐子遊方者散步前往沙彌提尊者那裏，和沙彌提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沙彌提尊者說：“沙彌提賢友，世尊曾在我面前說，我曾在世尊面前聽過：‘身業是沒有影響力的，口業是沒有影響力的，只有意業才真正有影響力。有一種正受，當進入了這種正受之後便不會有任何感受。’”

“波吒釐子賢友，不要這樣說。波吒釐子賢友，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

“沙彌提賢友，你出了家多少年呢？”

“波吒釐子賢友，不久，我出了家三年。”

“現在一個新比丘也這樣維護他的老師，可想而知長老比丘更不用說了。沙彌提賢友，一個人有意地作出身、口、意業，會帶來什麼感受呢？”

“波吒釐子賢友，一個人有意地作出身、口、意業，會帶來苦受。”

波吒釐子遊方者對沙彌提尊者的說話既不歡喜又不輕蔑，之後起座離去。

波吒釐子遊方者離去不久，沙彌提尊者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把他跟波吒釐子遊方者的說話一五一十地告訴阿難尊者。沙彌提尊者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沙彌提賢友，有這個消息，應要見一見世尊。沙彌提賢友，讓我們一起前往世尊那裏，把這件事情告訴世尊，當世尊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它吧。”

沙彌提尊者回答阿難尊者：“賢友，是的。”於是，阿難尊者和沙彌提尊者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阿難尊者把沙彌提尊者跟波吒釐子遊方者的說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阿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阿難，我記得從沒跟波吒釐子遊方者見過面，又何來對他說那些話呢？”

“阿難，波吒釐子遊方者的問題是應先通過分析然後才解說的，但愚癡的沙彌提沒有通過分析便片面作出解說。”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優陀夷尊者對他說：“大德，沙彌提尊者所說的不就是跟‘任何受都是苦的’這個義理相通的嗎？”

於是，世尊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你看，這愚癡的優陀夷不貼題！阿難，我知這愚癡的優陀夷現在不如理地說出這不貼題的話。”

“阿難，波吒釐子遊方者所問的是三受的問題，愚癡的沙彌提應這樣為波吒釐子遊方者解說：‘波吒釐子賢友，一個人有意地作出會帶來樂受的身、口、意業，之後他會領受樂受；一個人有意地作出會帶來苦受的身、口、意業，之後他會領受苦受；一個人有意地作出會帶來不苦不樂受的身、口、意業，之後他會領受不苦不樂受。’”

“阿難，如果愚癡的沙彌提這樣為波吒釐子遊方者解說，這才是正確的解說。但是，那些愚人、不成熟的外道，又怎能明白如來所說的‘大分析業’的法義呢。阿難，你留心聽，如來將要說‘大分析業’的法義了。”

“世尊，現在是時候了，善逝，現在是時候了，請世尊宣說‘大分析業’的法義，當比丘聽了之後，便會受持世尊的說話。”

“阿難，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阿難，世上有四種人。是哪四種呢？一種人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一種人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一種人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一種人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阿難，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那些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他們這樣對人說：‘賢者，這是有惡業，有惡行的果報的。我真的是看見那些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他們這樣對人說：‘賢者，所有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所有這種知都是正智，其餘的都是邪智。’他們堅取這種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親身明白的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

“阿難，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那些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他們這樣對人說：‘賢者，這是沒有惡業，沒有惡行的果報的。我真的是看見那些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他們這樣對人說：‘賢者，所有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所有這種知都是正智，其餘的都是邪智。’他們堅取這種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親身明白的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

“阿難，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那些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他們這樣對人說：‘賢者，這是有善業，有善行的果報的。我真的是看見那些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他們這樣對人說：‘賢者，所有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所有這種知都是正智，其餘的都是邪智。’他們堅取這種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親身明白的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

“阿難，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那些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

恚、正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他們這樣對人說：‘賢者，這是沒有善業，沒有善行的果報的。我真的是看見那些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他們這樣對人說：‘賢者，所有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所有這種知都是正智，其餘的都是邪智。’他們堅取這種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親身明白的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

“阿難，那些沙門婆羅門說：‘賢者，這是有惡業，有惡行的果報的。’我是認同的。他們說：‘我真的是看見那些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我是認同的。他們說：‘賢者，所有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我是不認同的。他們說：‘所有這種知都是正智，其餘的都是邪智。’我是不認同的。他們堅取這種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親身明白的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我是不認同的。阿難，為什麼我不認同他們一些說話呢？因為這些說話有別於如來所說的‘大分析業’的法義。

“阿難，那些沙門婆羅門說：‘賢者，這是沒有惡業，沒有惡行的果報的。’我是不認同的。他們說：‘我真的是看見那些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我是認同的。他們說：‘賢者，所有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我是不認同的。他們說：‘所有這種知都是正智，其餘的都是邪智。’我是不認同的。他們堅取這種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親身明白的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我是不認同的。阿難，為什麼我不認同他們一些說話呢？因為這些說話有別於如來所說的‘大分析業’的法義。

“阿難，那些沙門婆羅門說：‘賢者，這是有善業，有善行的果報的。’我是認同的。他們說：‘我真的是看見那些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我是認同的。他們說：‘賢者，所有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我是不認同的。他們說：‘所有這種知都是正智，其餘的都是邪智。’我是不認同的。他們堅取這種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親身明白的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我是不認同的。阿難，為什麼我不認同他們一些說話呢？因為這些說話有別於如來所說的‘大分析業’的法義。

“阿難，那些沙門婆羅門說：‘賢者，這是沒有善業，沒有善行的果報的。’我是不認同的。他們說：‘我真的是看見那些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我是認同的。他們說：‘賢者，所有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我是不認同的。他們說：‘所有這種知都是正智，其餘的都是邪智。’我是不認同的。他們堅取這種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親身明白的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

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我是不認同的。阿難，為什麼我不認同他們一些說話呢？因為這些說話有別於如來所說的‘大分析業’的法義。

“阿難，那種人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原因或是在作這惡業之前作了一些會帶來苦受的惡業而來，或是在作這惡業之後作了一些會帶來苦受的惡業而來，或是臨終的時候作出、成立邪見而來，因此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會帶來惡的果報——或在現生領受，或在下生領受，或在多生之後才領受。

“阿難，那種人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原因或是在作這惡業之前作了一些會帶來樂受的善業而來，或是在作這惡業之後作了一些會帶來樂受的善業而來，或是臨終的時候作出、成立正見而來，因此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會帶來惡的果報——或在現生領受，或在下生領受，或在多生之後才領受。

“阿難，那種人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原因或是在作這善業之前作了一些會帶來樂受的善業而來，或是在作這善業之後作了一些會帶來樂受的善業而來，或是臨終的時候作出、成立正見而來，因此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會帶來善的果報——或在現生領受，或在下生領受，或在多生之後才領受。

“阿難，那種人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原因或是在作這善業之前作了一些會帶來苦受的惡業而來，或是在作這善業之後作了一些會帶來苦受的惡業而來，或是臨終的時候作出、成立邪見而來，因此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會帶來善的果報——或在現生領受，或在下生領受，或在多生之後才領受。

“阿難，有些業不會招感善果，表面看來也不會招感善果；有些業不會招感善果，但表面看來像會招感善果；有些業會招感善果，表面看來也會招感善果；有些業會招感善果，但表面看來像不會招感善果。”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三七·分析六處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分析六處’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應知內六處；應知外六處；應知六識身；應知六觸身；應知十八意行；應知三十六眾生立足處及當中的依止與捨棄；有三種聖者的念處，行踐這三種聖者念處的人，能當一位教誡眾人的導師，他在眾多老師之中稱為無上士·調御者。

“以下是‘分析六處’的解釋。

“‘應知內六處’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應知內六處’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應知外六處’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法處。‘應知外六處’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應知六識身’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應知六識身’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應知六觸身’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應知六觸身’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應知十八意行’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眼看到色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色境之中活動；耳聽到聲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聲境之中活動；鼻嗅到香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香境之中活動；舌嚐到味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味境之中活動；身感到觸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觸境之中活動；意想到法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法境之中活動——當中有六種喜的活動，六種惱的活動，六種捨的活動。‘應知十八意行’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應知三十六眾生立足處’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有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喜，有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喜，有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惱，有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惱，有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捨，有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捨。

“什麼是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喜呢？

“取得一些世俗物質的東西，或是憶起已壞滅、已改變的過去所取得的一些世俗物質的東西——這些東西可使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悅意的色而生起喜——這都稱為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喜。

“……耳……聲……

“……鼻……香……

“……舌……味……

“……身……觸……

“取得一些世俗物質的東西，或是憶起已壞滅、已改變的過去所取得的一些世俗物質的東西——這些東西可使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悅意的法而生起喜——這都稱為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喜。

“這就是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喜了。

“什麼是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喜呢？

“一個人知道色無常、會變壞、會退失、會滅去，他以正慧如實觀察過去、現在所有色的本質都是無常、苦、會變壞的，因此而生起喜，這稱為由出離所帶來的喜。

“……聲……

“……香……

“……味……

“……觸……

“一個人知道法無常、會變壞、會退失、會滅去，他以正慧如實觀察過去、現在所有法的本質都是無常、苦、會變壞的，因此而生起喜，這稱為由出離所帶來的喜。

“這就是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喜了。

“什麼是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惱呢？

“不能取得一些世俗物質的東西，或是憶起已壞滅、已改變的過去所不能取得的一些世俗物質的東西——這些東西可使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悅意的色而生起喜——這都稱為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惱。

“……耳……聲……

“……鼻……香……

“……舌……味……

“……身……觸……

“不能取得一些世俗物質的東西，或是憶起已壞滅、已改變的過去所不能取得的一些世俗物質的東西——這些東西可使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悅意的法而生起喜——這都稱為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惱。

“這就是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惱了。

“什麼是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惱呢？

“一個人知道色無常、會變壞、會退失、會滅去，他以正慧如實觀察過去、現在所有色的本質都是無常、苦、會變壞的，之後生起了一個追求無上解脫的欲望：‘我什麼時候才能進入聖者的境界呢！’他以這個欲望為條件而生起惱，這稱為由出離所帶來的惱。

“一個人知道聲……

“一個人知道香……

“一個人知道味……

“一個人知道觸……

“一個人知道法無常、會變壞、會退失、會滅去，他以正慧如實觀察過去、現在所有法的本質都是無常、苦、會變壞的，之後生起了一個追求無上解脫的欲望：‘我什麼時候才能進入聖者的境界呢！’他以這個欲望為條件而生起惱，這稱為由出離所帶來的惱。

“這就是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惱了。

“什麼是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捨呢？

“愚癡、迷癡、不聞法義的凡夫在眼看到色之後生起捨，他不懂得超越色的牽制，不懂得超越色的果報，不見色的過患。他對色生起這樣的捨，不能超越那些色，因此這稱為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捨。

“……耳聽到聲……

“……鼻嗅到香……

“……舌嚐到味……

“……身感到觸……

“愚癡、迷癡、不聞法義的凡夫在意想到法之後生起捨，他不懂得超越法的牽制，不懂得超越法的果報，不見法的過患。他對法生起這樣的捨，不能超越那些法，因此這稱為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捨。

“這就是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捨了。

“什麼是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捨呢？

“一個人知道色無常、會變壞、會退失、會滅去，他以正慧如實觀察過去、現在所有色的本質都是無常、苦、會變壞的，因此而生起捨。他對色生起這樣的捨，能夠超越那些色，因此這稱為由出離所帶來的捨。

“一個人知道聲……

“一個人知道香……

“一個人知道味……

“一個人知道觸……

“一個人知道法無常、會變壞、會退失、會滅去，他以正慧如實觀察過去、現在所有法的本質都是無常、苦、會變壞的，因此而生起捨。他對法生起這樣的捨，能夠超越那些法，因此這稱為由出離所帶來的捨。

“這就是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捨了。

“‘應知三十六眾生立足處’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當中的依止與捨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們，在三十六眾生立足處當中，先要依止、靠近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喜，然後捨棄、超越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喜；這樣能捨棄、超越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喜。

“比丘們，先要依止、靠近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惱，然後捨棄、超越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惱；這樣能捨棄、超越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惱。

“比丘們，先要依止、靠近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捨，然後捨棄、超越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捨；這樣能捨棄、超越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捨。

“比丘們，先要依止、靠近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喜，然後捨棄、超越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惱；這樣能捨棄、超越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惱。

“比丘們，先要依止、靠近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捨，然後捨棄、超越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喜；這樣能捨棄、超越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喜。

“比丘們，有各種不同的捨及它各種不同的依止，有單一的捨及它單一的依止。

“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捨及它各種不同的依止呢？比丘們，那些跟各種色有關的捨，跟各種聲有關的捨，跟各種香有關的捨，跟各種味有關的捨，跟各種觸有關的捨——這就是各種不同的捨及它各種不同的依止了。

“比丘們，什麼是單一的捨及它單一的依止呢？比丘們，那些依止空無邊處的捨，依止識無邊處的捨，依止無所有處的捨，依止非想非非想處的捨——這

就是單一的捨及它單一的依止了。

“比丘們，先要依止、靠近單一的捨及它單一的依止，然後捨棄、超越各種不同的捨及它各種不同的依止；這樣能捨棄、超越各種不同的捨及它各種不同的依止。

“比丘們，先要依止、靠近渴愛的止息，然後捨棄、超越單一的捨及它單一的依止；這樣能捨棄、超越單一的捨及它單一的依止。

“‘當中的依止與捨棄’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有三種聖者的念處，行踐這三種聖者念處的人，能當一位教誡眾人的導師’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們，導師有悲憫心，為弟子的利益著想，出於悲憫而對弟子說法：‘這樣對你們有利益，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快樂。’他的弟子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背道而馳。導師雖然對此不歡喜，感到不滿意，但能安住在沒有煩惱，安住在念和覺知之中。比丘們，這是第一種聖者的念處，行踐這種聖者念處的人，能當一位教誡眾人的導師。

“比丘們，再者，導師有悲憫心，為弟子的利益著想，出於悲憫而對弟子說法：‘這樣對你們有利益，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快樂。’他的弟子一些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背道而馳；一些留心細聽，用心聆聽，用心裝載，不會背道而馳。導師對一些人不歡喜，感到不滿意，對一些人歡喜，感到滿意，但能去掉歡喜與不歡喜兩者，安住在捨、念和覺知之中。比丘們，這是第二種聖者的念處，行踐這種聖者念處的人，能當一位教誡眾人的導師。

“比丘們，再者，導師有悲憫心，為弟子的利益著想，出於悲憫而對弟子說法：‘這樣對你們有利益，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快樂。’他的弟子留心細聽，用心聆聽，用心裝載，不會背道而馳。導師對此歡喜，感到滿意，能安住在沒有煩惱，安住在念和覺知之中。比丘們，這是第三種聖者的念處，行踐這種聖者念處的人，能當一位教誡眾人的導師。

“‘有三種聖者的念處，行踐這三種聖者念處的人，能當一位教誡眾人的導師’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他在眾多老師之中稱為無上士·調御者’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們，馴象師調御象往東方、南方、西方或北方走，那頭象便會向著那個方向來走；馴馬師調御馬往東方、南方、西方或北方走，那匹馬便會向著那個方向來走；馴牛師調御牛往東方、南方、西方或北方走，那頭牛便會向著那個方向來走。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調御人向著八個方向走：一個具有色身的人觀看色，這是第一個方向；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外色，這是第二個方向；內心只安放在美麗的外相，這是第三個方向；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是第四個方向；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是第五個方向；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是第六個方向；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是第七個方向；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這是第八個方向。比丘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調御人向著這八個方向走。

“‘他在眾多老師之中稱為無上士·調御者’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

的。”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三八·分析義理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分析義理’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比丘應這樣來審視事物：當向外審視時，心識不會動盪、追逐；當向內審視時，心識不會黏滯、執取、掛慮。

“比丘們，當向外不會動盪、追逐，向內不會黏滯、執取、掛慮的時候，將來便不會有生、老死、苦的產生。”

世尊·善逝說了以上的話後，便起座進入寺院。

世尊離去不久，那些比丘心想：“世尊簡略向我們指出這個義理，沒有詳細解說便起座進入寺院了。誰可詳細解說這個義理呢？”那些比丘再心想：“大迦旃延尊者受導師所稱讚，受有智慧的同修所尊崇，他能夠詳細解說這個義理。讓我們前往大迦旃延尊者那裏，再問他這個義理吧。”

於是，那些比丘前往大迦旃延尊者那裏，和大迦旃延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把世尊略說義理便起座進入寺院的事情告訴他，及請他詳細解說那個義理。

“賢友們，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越過大樹幹，卻想在樹枝、樹葉當中尋找實木。尊者也是這樣，跟導師·世尊面對面而越過他，卻想找我來問這個義理。賢友們，世尊知所應知、見所應見、是眼、是智、是法、是梵、講解修行、帶來真義、帶來甘露、是法主、是如來。你們應在那時候再問世尊，當他為你們解說時，你們便受持這個義理。”

“迦旃延賢友，世尊當然是知所應知、見所應見、是眼、是智、是法、是梵、講解修行、帶來真義、帶來甘露、是法主、是如來。我們當然是應在那時候再問世尊，當他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這個義理。但是，大迦旃延尊者同樣受導師所稱讚，受有智慧的同修所尊崇；大迦旃延尊者能夠詳細解說這個義理，願大迦旃延尊者慈愍我們，為我們解說這個義理。”

“賢友們，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那些比丘回答大迦旃延尊者：“賢友，是的。”

大迦旃延尊者說：“賢友們，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

“賢友們，什麼是所說的‘當向外審視時，心識動盪、追逐’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心識追逐色相，受色相的味所制約，受色相的味所束縛，在色相的味之中生起了結縛，這稱為‘當向外審視時，心識動盪、追逐’。

“……耳聽到聲……

“……鼻嗅到香……

“……舌嚐到味……

“……身感到觸……

“賢友們，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心識追逐法相，受法相的味所制約，受法相的味所束縛，在法相的味之中生起了結縛，這稱為‘當向外審視時，心識動盪、追逐’。

“賢友們，這就是所說的‘當向外審視時，心識動盪、追逐’了。

“賢友們，什麼是所說的‘當向外審視時，心識不會動盪、追逐’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心識不會追逐色相，不受色相的味所制約，不受色相的味所束縛，不會在色相的味之中生起結縛，這稱為‘當向外審視時，心識不會動盪、追逐’。

“……耳聽到聲……

“……鼻嗅到香……

“……舌嚐到味……

“……身感到觸……

“賢友們，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心識不會追逐法相，不受法相的味所制約，不受法相的味所束縛，不會在法相的味之中生起結縛，這稱為‘當向外審視時，心識不會動盪、追逐’。

“賢友們，這就是所說的‘當向外審視時，心識不會動盪、追逐’了。

“賢友們，什麼是所說的‘當向內審視時，心識有黏滯’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的心識追逐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受這種喜和樂的味所制約，受這種喜和樂的味所束縛，在這種喜和樂的味之中生起了結縛，這稱為‘當向內審視時，心識有黏滯’。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的心識追逐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受這種喜和樂的味所制約，受這種喜和樂的味所束縛，在這種喜和樂的味之中生起了結縛，這稱為‘當向內審視時，心識有黏滯’。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的心識追逐這種捨，受這種捨的味所制約，受這種捨的味所束縛，在這種捨的味之中生起了結縛，這稱為‘當向內審視時，心識有黏滯’。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的心識追逐這種沒有苦、沒有樂，受這種沒有苦、沒有樂的味所制約，受這種沒有苦、沒有樂的味所束縛，在這種沒有苦、沒有樂的味之中生起了結縛，這稱為‘當向內審視時，心識有黏滯’。

“賢友們，這就是所說的‘當向內審視時，心識有黏滯’了。

“賢友們，什麼是所說的‘當向內審視時，心識不會黏滯’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的心識不會追逐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不受這種喜和樂的味所制約，不受這種喜和樂的味所束縛，不會在這種喜和樂的味之中生起結縛，這稱為‘當向內審視時，心識不會黏滯’。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的心識不會追逐由定

所生起的喜和樂，不受這種喜和樂的味所制約，不受這種喜和樂的味所束縛，不會在這種喜和樂的味之中生起結縛，這稱為‘當向內審視時，心識不會黏滯’。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的心識不會追逐這種捨，不受這種捨的味所制約，不受這種捨的味所束縛，不會在這種捨的味之中生起結縛，這稱為‘當向內審視時，心識不會黏滯’。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的心識不會追逐這種沒有苦、沒有樂，不受這種沒有苦、沒有樂的味所制約，不受這種沒有苦、沒有樂的味所束縛，不會在這種沒有苦、沒有樂的味之中生起結縛，這稱為‘當向內審視時，心識不會黏滯’。

“賢友們，這就是所說的‘當向內審視時，心識不會黏滯’了。

“賢友們，什麼是所說的‘不會執取，但有掛慮’呢？

“賢友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視色為：‘色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色’、‘色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色之中’。色是會變壞、會改變的。當色變壞、改變時，他的心識便會受色所轉；當心識受色所轉時，他的內心便會生起各種掛慮法，及持續受各種掛慮法所擺佈。他有捨心，但會受驚慌、悲痛的擺佈；他沒有執取，但內心會有掛慮。

“他視受……

“他視想……

“他視行……

“他視識為：‘識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識’、‘識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識之中’。識是會變壞、會改變的。當識變壞、改變時，他的心識便會受識所轉；當心識受識所轉時，他的內心便會生起各種掛慮法，及持續受各種掛慮法所擺佈。他有捨心，但會受驚慌、悲痛的擺佈；他沒有執取，但內心會有掛慮。

“賢友們，這就是所說的‘不會執取，但有掛慮’了。

“賢友們，什麼是所說的‘不會執取，不會掛慮’呢？

“賢友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視色為：‘沒有色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色這回事’、‘沒有色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色之中這回事’。色是會變壞、會改變的。當色變壞、改變時，他的心識便不會受色所轉；當心識不受色所轉時，他的內心便不會生起各種掛慮法，及持續不受各種掛慮法所擺佈。他有捨心，也不會受驚慌、悲痛的擺佈；他沒有執取，內心也不會有掛慮。

“……受……

“……想……

“……行……

“他視識為：‘沒有識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識這回事’、‘沒有識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識之中這回事’。識是會變壞、會改變的。當識變壞、改變時，他的心識便不會受識所轉；當心識不受識所轉時，他

的內心便不會生起各種掛慮法，及持續不受各種掛慮法所擺佈。他有捨心，也不會受驚慌、悲痛的擺佈；他沒有執取，內心也不會有掛慮。

“賢友們，這就是所說的‘不會執取，不會掛慮’了。

“賢友們，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前往世尊那裏再問他，當他為你們解說時，你們便受持這個義理。”

比丘對大迦旃延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愉快。他們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找大迦旃延尊者詳細解說義理的事情告訴他：

“大德，大迦旃延尊者以這樣的方式，以這樣的文字，以這樣的詞句來詳細解說這個義理。”

“比丘們，大迦旃延是一位智者，大迦旃延有大智慧。比丘們，如果你們再問我這個義理，我的解釋也會像大迦旃延所解釋的那樣，你們應受持這個義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三九·分析無諍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分析無諍’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不要追尋欲樂。追尋欲樂是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不要追尋自我虐待的苦行。追尋自我虐待的苦行是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如來不落入這兩邊，覺悟一條中道，這條中道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要知什麼是抬舉別人，要知什麼是輕視別人，知道什麼是抬舉和輕視之後，便要既不抬舉別人也不輕視別人地說法。

“要知快樂有各種類別，知道快樂有各種類別之後，便要追尋內在的快樂。

“我說，不要在隱蔽處說污染的話，不要在人面前說污染的話，要平緩不急地說話，不要堅持使用某種國土語言，不要違逆各別的表達方式。

“以下是‘分析無諍’的解釋。

“‘不要追尋欲樂。追尋欲樂是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不要追尋自我虐待的苦行。追尋自我虐待的苦行是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追尋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欲樂，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不追尋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欲樂，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追尋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自我虐待的苦行，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不追尋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自我虐待的苦行，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不要追尋欲樂。追尋欲樂是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不要追尋自我虐待的苦行。追尋自我虐待的苦行是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如來不落入這兩邊，覺悟一條中道，這條中道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就是如來不落入兩邊，所覺悟的中道。這條中道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如來不落入這兩邊，覺悟一條中道，這條中道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要知什麼是抬舉別人，要知什麼是輕視別人，知道什麼是抬舉和輕視之後，便要既不抬舉別人也不輕視別人地說法’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們，什麼是抬舉別人、輕視別人、不如法地說法呢？

“有些人這樣說來輕視別人：‘所有追尋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欲樂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的邪途。’

“有些人這樣說來抬舉別人：‘所有不追尋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欲樂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的正途。’

“有些人這樣說來輕視別人：‘所有追尋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自我虐待苦行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的邪途。’

“有些人這樣說來抬舉別人：‘所有不追尋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自我虐待苦行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的正途。’

“有些人這樣說來輕視別人：‘所有不斷除有結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的邪途。’

“有些人這樣說來抬舉別人：‘所有斷除了有結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的正途。’

“比丘們，這些就是抬舉別人、輕視別人、不如法地說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既不抬舉別人也不輕視別人地說法呢？

“若不這樣說來輕視別人：‘所有追尋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欲樂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的邪途。’取而代之這樣說就是如法地說法了：‘這是追尋一條會帶來苦、傷害、哀傷、熱惱等法的邪途。’

“若不這樣說來抬舉別人：‘所有不追尋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欲樂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的正途。’取而代之這樣說就是如法地說法了：‘不追尋欲樂就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

“若不這樣說來輕視別人：‘所有追尋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自我虐待苦行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的邪途。’取而代之這樣說就是如法地說法了：‘這是追尋一條會帶來苦、傷害、哀傷、熱惱等法的邪途。’

“若不這樣說來抬舉別人：‘所有不追尋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自我虐待苦行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的正途。’取而代之這樣說就是如法地說法了：‘不追尋苦行就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

“若不這樣說來輕視別人：‘所有不斷除有結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的邪途。’取而代之這樣說就是如法地說法了：‘當不斷除有結的時候，有便不能斷除。’

“若不這樣說來抬舉別人：‘所有斷除了有結的人，都進入了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的正途。’取而代之這樣說就是如法地說法了：‘當斷除了有結的時候，有便能夠斷除。’

“比丘們，這就是既不抬舉別人也不輕視別人地說法了。

“‘要知什麼是抬舉別人，要知什麼是輕視別人，知道什麼是抬舉和輕視之後，便要既不抬舉別人也不輕視別人地說法’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要知快樂有各種類別，知道快樂有各種類別之後，便要追尋內在的快樂’

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們，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比丘們，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生起快樂和愉悅，這就是稱為欲樂了。這是一種污穢之樂、凡夫之樂、非聖者之樂。我說，不應尋求這種樂，不應培育這種樂，不應作這種樂；應對這種樂心生怖畏。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是一種出離之樂、遠離之樂、平息之樂、正覺之樂。我說，應尋求這種樂，應培育這種樂，應勤修這種樂；不對這種樂心生怖畏。

“‘要知快樂有各種類別，知道快樂有各種類別之後，便要追尋內在的快樂’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我說，不要在隱蔽處說污染的話，不要在人面前說污染的話’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們，在隱蔽處說話時，如果知道一些說話是不真實、不如實、會帶來損害的，便要盡力做到不說那些話；如果知道一些說話是真實、如實但會帶來損害的，這時應修學止語；如果知道一些說話是真實、如實、會帶來利益的，應在時機適合時才說那些話。

“比丘們，在人面前說話時，如果知道一些說話是不真實、不如實、會帶來損害的，便要盡力做到不說那些話；如果知道一些說話是真實、如實但會帶來損害的，這時應修學止語；如果知道一些說話是真實、如實、會帶來利益的，應在時機適合時才說那些話。

“‘我說，不要在隱蔽處說污染的話，不要在人面前說污染的話’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要平緩不急地說話’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們，說話急躁時，會身體疲勞、內心波動、聲音沙啞、喉頭乾燥、說話不清，別人不能識別他的說話。

“比丘們，說話平緩時，不會身體疲勞、內心波動、聲音沙啞、喉頭乾燥、說話不清，別人能夠識別他的說話。

“‘要平緩不急地說話’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不要堅持使用某種國土語言，不要違逆各別的表達方式’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們，什麼是堅持使用某種國土語言，違逆各別的表達方式呢？

“比丘們，不同的國土都有不同的語言來稱呼事物，如鉢這個物件，一些語言稱之為‘波提’，一些語言稱之為‘毗多’，一些語言稱之為‘娑羅婆’，一些語言稱之為‘達羅波’，一些語言稱之為‘波那’，一些語言稱之為‘毗尸邏’。如果堅執自己國土的語言，堅持說：‘只有這才對，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比丘們，這就是堅持使用某種國土語言，違逆各別的表達方式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堅持使用某種國土語言，不違逆各別的表達方式呢？”

“比丘們，不同的國土都有不同的語言來稱呼事物。如果不堅執自己國土的語言，說：‘聽賢友所說，你們語言所指的就是這個意思了。’比丘們，這就是不堅持使用某種國土語言，不違逆各別的表達方式了。

“‘不要堅持使用某種國土語言，不要違逆各別的表達方式’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比丘們，追尋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欲樂，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諍論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不追尋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欲樂，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無諍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追尋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自我虐待的苦行，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諍論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不追尋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自我虐待的苦行，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無諍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如來覺悟的中道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無諍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抬舉別人、輕視別人、不如法地說法，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諍論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既不抬舉別人也不輕視別人地說法，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無諍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追尋污穢、凡夫、非聖者的欲樂，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諍論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追尋出離之樂、遠離之樂、平息之樂、正覺之樂，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無諍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在隱蔽處說不真實、不如實、會帶來損害的話，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諍論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在隱蔽處說真實、如實但會帶來損害的話，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諍論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在隱蔽處說真實、如實、會帶來利益的話，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無諍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在人面前說不真實、不如實、會帶來損害的話，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諍論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在人面前說真實、如實但會帶來損害的話，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諍論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在人面前說真實、如實、會帶來利益的話，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無諍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說話急躁，是一條有苦、有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諍論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說話平緩，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無諍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堅持使用某種國土語言，違逆各別的表達方式，是一條有苦、有

傷害、有哀傷、有熱惱等法的邪途。諍論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不堅持使用某種國土語言，不違逆各別的表達方式，是一條沒有苦、沒有傷害、沒有哀傷、沒有熱惱等法的正途。無諍之法出自於這裏。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要知道什麼是諍論之法，要知道什麼是無諍之法，知道什麼是諍論之法和無諍之法後，便要行踐無諍的途徑。

“比丘們，須菩提是一個進入了無諍的途徑的人。”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四零·分析界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在摩揭陀遊行說法，去到王舍城，前往一位陶師那裏，然後對他說：“陶師賢友，可否讓我在工場住一晚呢？這會否打擾你呢？”

“大德，不會打擾，只是先前已經住了一位出家人，如果他允許的話，你便可以隨便住了。”

住在陶師工場的出家人名叫富拘娑提，他因為對世尊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世尊前往富拘娑提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說：“比丘，可否讓我在工場住一晚呢？這會否打擾你呢？”

“賢友，請隨便。尊者可隨便住在這裏。”

於是，世尊進入陶師的工場，在一個角落鋪設草堆，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世尊在晚上用了很多時間來盤坐，富拘娑提尊者也是在晚上用了很多時間來盤坐，這時世尊心想：“這是一個有淨信的人，他出自於哪個師承呢？讓我問問他吧。”

於是，世尊問富拘娑提尊者：“比丘，你是跟隨誰人出家的呢？你的老師是誰呢？你喜歡哪種法義呢？”

“賢友，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我就是跟隨這位世尊出家的，我的老師就是這位世尊，我喜歡這位世尊的法義。”

“比丘，這位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現在住在哪裏呢？”

“賢友，在北方國土有一個稱為舍衛城的都城，這位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現在住在那裏。”

“比丘，你之前見過世尊嗎？若見面時，你能認出世尊嗎？”

“賢友，我之前沒有見過世尊。在見面時，我不能認出世尊。”

這時世尊心想：“這人是跟隨我出家的，讓我為他說法吧。”

於是世尊對富拘娑提尊者說：“比丘，我要對你說法。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富拘娑提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人由六界所組成。人有六觸入處。人有十八意行。有四超越處：不失智慧、守護真諦、常作放下、修學寂靜。確立四超越處的人，不受我慢所轉，當一個人不受我慢所轉的時候，可稱為一位寂靜的牟尼。

“比丘，‘人由六界所組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人由六界所組成’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比丘，‘人有六觸入處’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有眼觸入處、耳觸入處、鼻觸入處、舌觸入處、身觸入處、意觸入處。‘人有六觸入處’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比丘，‘人有十八意行’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眼看到色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色境之中活動；耳聽到聲之

後，意念在喜、惱、捨的聲境之中活動；鼻嗅到香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香境之中活動；舌嚐到味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味境之中活動；身感到觸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觸境之中活動；意想到法之後，意念在喜、惱、捨的法境之中活動——當中有六種喜的活動，六種惱的活動，六種捨的活動。‘人有十八意行’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比丘，‘有四超越處’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有智慧超越處、真諦超越處、放下超越處、止息超越處。‘有四超越處’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比丘，‘不失智慧、守護真諦、常作放下、修學寂靜’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什麼是不失智慧呢？有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

“比丘，什麼是地界呢？有內地界，有外地界。

“比丘，什麼是內地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堅性的組成物，如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肺、脾、橫隔膜、大腸、小腸、胃、糞便等任何內在堅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地界。

“無論內地界或外地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地界’、‘我是地界’、‘地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地界之後，便會對地界厭離，內心對地界無欲。

“比丘，什麼是水界呢？有內水界，有外水界。

“比丘，什麼是內水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濕性的組成物，如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等任何內在濕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水界。

“無論內水界或外水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水界’、‘我是水界’、‘水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水界之後，便會對水界厭離，內心對水界無欲。

“比丘，什麼是火界呢？有內火界，有外火界。

“比丘，什麼是內火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暖性的組成物，如體溫、體熱、飲食後的消化功能等任何內在暖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火界。

“無論內火界或外火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火界’、‘我是火界’、‘火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火界之後，便會對火界厭離，內心對火界無欲。

“比丘，什麼是風界呢？有內風界，有外風界。

“比丘，什麼是內風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動性的組成物，如向上出的氣體、向下出的氣體、腹中的氣體、體腔中的氣體、肢體中的氣體、呼吸等任何內在動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風界。

“無論內風界或外風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風界’、‘我是風界’、‘風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風界之後，便會對風界厭離，內心對風界無欲。

“比丘，什麼是空界呢？有內空界，有外空界。

“比丘，什麼是內空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空間性的組成物，如耳孔、鼻孔、口腔、下嚥食物的地方、消化食物的地方，排泄的地方等任何內在空間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空界。

“無論內空界或外空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空界’、‘我是

空界’、‘空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空界之後，便會對空界厭離，內心對空界無欲。

“比丘，在超越了地、水、火、風、空之後，剩下來就是這個清淨、明晰的識了。這個識識別些什麼呢？識別什麼是樂，識別什麼是苦，識別什麼是不苦不樂。

“比丘，以樂受的觸為條件，會生起樂受；當一個人在領受樂受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正在領受樂受；當這樂受的觸息滅時，他知道以這樂受的觸為條件所生的樂受也會息滅、平息。

“比丘，以苦受……

“比丘，以不苦不樂受的觸為條件，會生起不苦不樂受；當一個人在領受不苦不樂受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正在領受不苦不樂受；當這不苦不樂受的觸息滅時，他知道以這不苦不樂受的觸為條件所生的不苦不樂受也會息滅、平息。

“比丘，就正如用兩支木柴來摩擦能夠生熱，這樣便能取火。當木柴分開及放在地上的時候，這種熱便會息滅、平息。

“比丘，同樣地，以樂受的觸為條件，會生起樂受；當一個人在領受樂受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正在領受樂受；當這樂受的觸息滅時，他知道以這樂受的觸為條件所生的樂受也會息滅、平息。

“比丘，以苦受……

“比丘，以不苦不樂受的觸為條件，會生起不苦不樂受；當一個人在領受不苦不樂受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正在領受不苦不樂受；當這不苦不樂受的觸息滅時，他知道以這不苦不樂受的觸為條件所生的不苦不樂受也會息滅、平息。

“比丘，在超越了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之後，剩下來就是這個清淨、明晰、柔軟、受駕馭、明亮的捨心了。

“比丘，就正如熟練的金匠或金匠的徒弟準備好熔爐的燃料後便生火，然後用鐵鉗把金粒放進熔爐裏，他在適當的時候對爐火扇風，在適當的時候對爐火灑水，在適當的時候對爐火放捨，這時黃金得到很好的鍛煉，得到完美的鍛煉，清除了雜質，去掉了瑕疵，變得柔軟，易於鍛造、變得明亮，可隨心所欲地把這些黃金鍛造出金箔、耳環、項鍊、金環等飾物。

“比丘，同樣地，一位比丘在超越了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之後，剩下來就是這個清淨、明晰、柔軟、受駕馭、明亮的捨心了。

“他知道，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空無邊處，跟隨著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是會長時間對自己這種捨心生起依賴和執取的；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識無邊處，跟隨著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是會長時間對自己這種捨心生起依賴和執取的；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無所有處，跟隨著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是會長時間對自己這種捨心生起依賴和執取的；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非想非非想處，跟隨著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是會長時間對自己這種捨心生起依賴和執取的。

“他知道，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空無邊處，跟隨著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這是一種行；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識無邊處，跟隨著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這是一種行；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無所有處，跟隨著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這是一種行；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非想非非想處，跟隨著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這是一種行。

“他對有或無有都不作行、不作思。他對世間沒有任何執取，沒有執取便沒

有掛慮；沒有掛慮便親身體證涅槃，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如果他感受一個樂受時，知道那個樂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如果他感受一個苦受時，知道那個苦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如果他感受一個不苦不樂受時，知道那個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

“如果他感受一個樂受時，他感受那個樂受而不受束縛；如果他感受一個苦受時，他感受那個苦受而不受束縛；如果他感受一個不苦不樂受時，他感受那個不苦不樂受而不受束縛。

“他在感受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在感受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知道當身壞命終、壽命完結後，對它們沒有愛喜的各種感受都會平息下來。

“比丘，就正如以油和燈芯為條件，油燈便能燃點，當不再加油和調整燈芯的時候，那盞油燈因為沒有燃料補充而很快便會息滅下來。

“比丘，同樣地，一位比丘在感受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在感受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知道當身壞命終、壽命完結後，對它們沒有愛喜的各種感受都會平息下來。

“比丘，具有這種智慧的人，就是一個具有究極的智慧超越處的人。這種究極的聖者智慧就是將所有苦盡除。

“比丘，確立真諦而不動搖的人能得解脫。比丘，虛妄是一種虛假法；而真諦就是一種真實法，這是涅槃的境界。比丘，具有這種真諦的人，就是一個具有究極的真諦超越處的人。這種究極的聖者真諦就是一種真實法，這是涅槃的境界。

“比丘，一個人之前因無知而有執取，而現在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些東西。比丘，具有這種放下的人，就是一個具有究極的放下超越處的人。這種究極的聖者放下就是對所有事物放捨。

“比丘，一個人之前因無知而有貪欲、貪著、貪染，而現在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些東西；之前因無知而有傷害、瞋恚、惡意，而現在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些東西；之前因無知而有無明、迷癡、邪惡，而現在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些東西。比丘，具有這種止息的人，就是一個具有究極的止息超越處的人。這種究極的聖者止息就是貪欲、瞋恚、愚癡的止息。

“比丘，‘不失智慧、守護真諦、常作放下、修學寂靜’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比丘，‘確立四超越處的人，不受我慢所轉，當一個人不受我慢所轉的時候，可稱為一位寂靜的牟尼’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比丘，一個人心想：‘有所。’——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有一個我。’——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不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色。’——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色。’——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想。’——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想。’——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非想非非想。’——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比丘，自我計著如疾病，自我計著如膿瘡，自我計著如中箭。超越所有自我計著的人，可稱為一位寂靜的牟尼。

“比丘，一位寂靜的牟尼不再有生，不再有老，不再有死，不再有動搖，不再有欲望。比丘，如果沒有生，又怎會有老呢？如果沒有老，又怎會有死呢？如果沒有死，又怎會有動搖呢？如果沒有動搖，又怎會有欲望呢？

“比丘，‘確立四超越處的人，不受我慢所轉，當一個人不受我慢所轉的時候，可稱為一位寂靜的牟尼’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比丘，你要受持這簡略的‘分析六界’的法義。”

這時候，富拘娑提尊者心想：“我遇到了導師！我遇到了善逝！我遇到了等正覺！”他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頂禮世尊雙足，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犯了錯！我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我竟然用賢友這個稱謂來稱呼世尊！大德，願世尊接納我的悔過，好讓我將來約束自己。”

“比丘，你確實是犯了錯。你確實是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你竟然用賢友這個稱謂來稱呼我。比丘，我接納你的悔過，你明白這是過錯之後便會依法改善。比丘，一個明白什麼是過錯的人便會依法改善，會在將來約束自己，能在聖者之律之中進步。”

“大德，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受具足戒。”

“比丘，你衣鉢齊備嗎？”

“大德，我衣鉢還沒有齊備。”

“比丘，如來是不會替衣鉢還沒有齊備的人授具足戒的。”

富拘娑提尊者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他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前往找尋衣鉢。但是，富拘娑提尊者在找尋衣鉢的時候，被一頭失控的牛撞倒，被牠奪去了性命。

這時候，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他說：“大德，一個名叫富拘娑提的人聽了世尊簡略的教導後便命終了，他的去向怎麼樣？他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比丘們，富拘娑提是一位智者，依法而行，沒有在法義方面的原因而煩擾我。比丘們，富拘娑提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四一·分析聖諦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這就是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四聖諦——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

“什麼是四聖諦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之道聖諦。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這就是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四聖諦——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

“比丘們，你們要跟舍利弗和目犍連交往，要習近舍利弗和目犍連。舍利弗和目犍連是智者，他們幫助比丘修習梵行。比丘們，舍利弗有如生母那樣，目犍連有如養母那樣：舍利弗引領人取得入流果，目犍連再為他們取得最高的利益。比丘們，舍利弗有能力詳細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四聖諦。”世尊·善逝說了以上的話後，便起座進入寺院。

世尊離去不久，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這就是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四聖諦——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

“什麼是四聖諦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之道聖諦。

“賢友們，什麼是苦聖諦呢？

“生是苦的，老是苦的，死是苦的，憂、悲、苦、惱、哀是苦的，求不得是苦的；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的。

“賢友們，什麼是生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在當中投生、入胎、成形、出生，五蘊出現，取得六處。賢友們，這就是稱為生了。

“賢友們，什麼是老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年老、衰弱、牙齒掉下、頭髮轉白、面有皺紋、壽命減短、身心退化。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老了。

“賢友們，什麼是死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身壞、命終、逝世、死亡、五蘊散壞、屍骸被遺棄。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死了。

“賢友們，什麼是憂呢？面對各種不幸，受各種苦惱的事情影響，生起憂傷、憂愁。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憂了。

“賢友們，什麼是悲呢？面對各種不幸，受各種苦惱的事情影響，生起悲傷、悲痛。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悲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呢？各種身體的苦，各種身體的不快；感受各種由身體接觸事物所帶來的苦和不快。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苦了。

“賢友們，什麼是惱呢？各種內心的苦，各種內心的不快；感受各種由內心接觸事物所帶來的苦和不快。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惱了。

“賢友們，什麼是哀呢？面對各種不幸，受各種苦惱的事情影響，生起哀

傷、哀痛。賢友們，這就是稱為哀了。

“賢友們，什麼是求不得是苦呢？眾生心有所求：希望自己沒有生，希望生不會到來。但是，生是眾生的自然法則，不能因為有所求便可以達成願望，這就是求不得是苦了。

“賢友們……老是眾生的自然法則……

“賢友們……病是眾生的自然法則……

“賢友們……死是眾生的自然法則……

“賢友們，眾生心有所求：希望自己沒有憂、悲、苦、惱、哀，希望憂、悲、苦、惱、哀不會到來。但是，憂、悲、苦、惱、哀是眾生的自然法則，不能因為有所求便可以達成願望，這就是求不得是苦了。

“賢友們，什麼是‘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呢？取著色蘊，取著受蘊，取著想蘊，取著行蘊，取著識蘊。這就是‘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了。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苦聖諦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集聖諦呢？

“欲愛、有愛、無有愛是帶來後有的原因。這些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苦集聖諦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滅聖諦呢？

“對渴愛徹底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解脫、不黏著。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苦滅聖諦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滅之道聖諦呢？

“就是這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賢友們，什麼是正見呢？

“知苦、知苦集、知苦滅、知苦滅之道。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見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思維呢？

“出離的思維、不瞋恚的思維、不惱害的思維。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思維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語呢？

“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語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業呢？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業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命呢？

“賢友們，聖弟子捨棄不正當的謀生方式，以正當的方式來謀生活命。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命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精進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為了不讓內心生起那些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捨棄內心中那些生起了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內心生起那些沒有生起的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內心中那些生起了的善法保持下去、不散、增長、充足、修習圓滿，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精進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念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如實觀察心……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念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定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定了。”

“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苦滅之道聖諦了。”

“賢友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這就是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這四聖諦——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四二·分析供養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迦毗羅衛釋迦人的榕樹園。

這時候，大波闍波提·喬答彌拿著兩件新衣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這兩件新衣是我為世尊親手而紡、親手而織的。大德，願世尊悲憫，收下這兩件新衣吧。”

大波闍波提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她說：“喬答彌，把這兩件新衣送給僧團吧。當這兩件新衣送給僧團時，就會成為對我的供養和對僧團的供養。”

大波闍波提第二次對世尊說……

大波闍波提第三次對世尊說：“大德，這兩件新衣是我為世尊親手而紡、親手而織的。大德，願世尊悲憫，收下這兩件新衣吧。”

大波闍波提說了這番話後，世尊第三次對她說：“喬答彌，把這兩件新衣送給僧團吧。當這兩件新衣送給僧團時，就會成為對我的供養和對僧團的供養。”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大德，願世尊收下這兩件新衣。大德，大波闍波提對世尊有很大的助益：她是世尊姨母，當世尊母親命終後，由她哺乳給世尊，由她養育世尊成人。大德，世尊也對大波闍波提有很大的助益：由於世尊的幫助，她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由於世尊的幫助，她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由於世尊的幫助，她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由於世尊的幫助，她對苦沒有搖擺，對苦集沒有搖擺，對苦滅沒有搖擺，對苦滅之道沒有搖擺。大德，世尊也對大波闍波提有很大的助益。”

“阿難，正是這樣，正是這樣。阿難，一個人由於別人的幫助，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阿難，我說，這是不易以作禮、起立、合掌、恭敬，以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來回報的。

“阿難，一個人由於別人的幫助，他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阿難，我說，這是不易以作禮、起立、合掌、恭敬，以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來回報的。

“阿難，一個人由於別人的幫助，他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阿難，我說，這是不易以作禮、起立、合掌、恭敬，以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來回報的。

“阿難，一個人由於別人的幫助，他對苦沒有搖擺，對苦集沒有搖擺，對苦滅沒有搖擺，對苦滅之道沒有搖擺，阿難，我說，這是不易以作禮、起立、合掌、恭敬，以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來回報的。

“阿難，有十四種對人或其餘眾生的供養：布施給如來·阿羅漢·等正覺，這是第一種供養；布施給辟支佛，這是第二種供養；布施給如來的阿羅漢弟子，這是第三種供養；布施給進入了阿羅漢果位的道路的人，這是第四種供養；布施給阿那含，這是第五種供養；布施給進入了阿那含果位的道路的人，這是第六種供養；布施給斯陀含，這是第七種供養；布施給進入了斯陀含果位

的道路的人，這是第八種供養；布施給須陀洹，這是第九種供養；布施給進入了須陀洹果位的道路的人，這是第十種供養；布施給清除了貪欲的外道，這是第十一種供養；布施給有戒行的凡夫，這是第十二種供養；布施給沒有戒行的凡夫，這是第十三種供養；布施給畜生，這是第十四種供養。

“阿難，布施給畜生，可得一百倍回報；布施給沒有戒行的凡夫，可得一千倍回報；布施給有戒行的凡夫，可得百千倍回報；布施給清除了貪欲的外道，可得百千乘百千倍回報；布施給進入了須陀洹果位的道路的人，可得不可計、不可量倍回報；更不用說布施給須陀洹，布施給進入了斯陀含果位的道路的人，布施給斯陀含，布施給進入了阿那含果位的道路的人，布施給阿那含，布施給進入了阿羅漢果位的道路的人，布施給如來的阿羅漢弟子，布施給辟支佛，布施給如來·阿羅漢·等正覺了。

“阿難，有七種對僧團的供養：布施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和比丘尼僧團，這是第一種供養；布施給佛陀入滅後的比丘和比丘尼僧團，這是第二種供養；布施給比丘僧團，這是第三種供養；布施給比丘尼僧團，這是第四種供養；以少量供養物布施給比丘和比丘尼僧團，這是第五種供養；以少量供養物布施給比丘僧團，這是第六種供養；以少量供養物布施給比丘尼僧團，這是第七種供養。

“阿難，到了將來的時候，僧團裏會有一些穿上了袈裟衣但戒行不好、本性邪惡的後人。阿難，我說，即使在那時供養那樣的僧團，都可得不可計、不可量倍的回報。阿難，我說，對僧團的供養比對人的供養帶來更大的果報。

“阿難，有四種供養與清淨¹。什麼是四種供養與清淨呢？

“阿難，有一種供養由布施者使其清淨，不是由受施者使其清淨。有一種供養由受施者使其清淨，不是由布施者使其清淨。有一種供養布施者不能使其清淨，受施者也不能使其清淨。有一種供養由布施者與受施者一起使其清淨。

“阿難，哪一種供養由布施者使其清淨，不是由受施者使其清淨呢？

“阿難，布施者具有戒行、本性善良，受施者戒行不好、本性邪惡。這種供養由布施者使其清淨，不是由受施者使其清淨。

“阿難，哪一種供養由受施者使其清淨，不是由布施者使其清淨呢？

“阿難，布施者戒行不好、本性邪惡，受施者具有戒行、本性善良。這種供養由受施者使其清淨，不是由布施者使其清淨。

“阿難，哪一種供養布施者不能使其清淨，受施者也不能使其清淨呢？

“阿難，布施者戒行不好、本性邪惡，受施者也戒行不好、本性邪惡。這種供養布施者不能使其清淨，受施者也不能使其清淨。

“阿難，哪一種供養由布施者與受施者一起使其清淨呢？

“阿難，布施者具有戒行、本性善良，受施者也具有戒行、本性善良。這種供養由布施者與受施者一起使其清淨。

“阿難，有這四種供養與清淨。”

¹“清淨”(visuddhi)在這裏有“正確”、“如法”的意思，然後再引申出：因為供養如法，所以能夠帶來大果報。

在經文所述的四種供養與清淨之中，第一種因為布施者令供養清淨，所以能為布施者帶來大果報。第二種因為受施者令供養清淨，所以也能為布施者帶來大果報。第三種因為布施者與受施者都不令供養清淨，所以不能為布施者帶來大果報，只能帶來小果報。第四種因為布施者與受施者都令供養清淨，所以能為布施者帶來更大的果報。另外，在偈頌中還加多一種清淨，就是布施者與受施者都是離欲之人，這種供養是一種最高的財物布施，所以能為布施者帶來最大的果報。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善戒人施惡戒人，
施者有信心歡悅，
深信作施得大果；
施者淨化此供養。

惡戒人施善戒人，
施者無信心不悅，
不信作施得大果；
受者淨化此供養。

惡戒人施惡戒人，
施者無信心不悅，
不信作施得大果；
施者受者俱不淨。

善戒人施善戒人，
施者有信心歡悅，
深信作施得大果；
此施能感大果報。

離欲人施離欲人，
施者有信心歡悅，
深信作施得大果；
此是最高財物施。”



一四三·教化給孤獨長者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給孤獨長者生了病，病得很重。於是，給孤獨長者吩咐一個下人：“來吧，你前往世尊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你這樣說：‘大德，給孤獨長者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然後再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舍利弗尊者雙足。你這樣說：‘大德，給孤獨長者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尊者雙足。願尊者悲憫，前往給孤獨長者的居所就好了。’”

那位下人回答給孤獨長者：“主人，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給孤獨長者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

那位下人再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對舍利弗尊者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大德，給孤獨長者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尊者雙足。願尊者悲憫，前往給孤獨長者的居所就好了。”

舍利弗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願意探望給孤獨長者。

於是，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阿難尊者以後學沙門的身份隨後而行，一起前往給孤獨長者的居所。舍利弗尊者抵達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給孤獨長者說：“居士，你怎麼樣，病痛有沒有消退，有沒有感到好轉呢？”

“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如一個強壯的人用利刃刺我的頭顱，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頭顱。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如一個強壯的人用皮帶纏緊我的頭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痛楚在我的頭部出現。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如一個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用利器割開我的腹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腹部。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如兩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瘦弱的人在火坑上燒烤，同樣地，我全身發熱。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居士，既然這樣，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眼，心識不要依賴眼；不要執取耳，心識不要依賴耳；不要執取鼻，心識不要依賴鼻；不要執取舌，心識不要依賴舌；不要執取身，心識不要依賴身；不要執取意，心識不要依賴意。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色，心識不要依賴色；不要執取聲，心識不要依賴聲；不要執取香，心識不要依賴香；不要執取味，心識不要依賴味；不要執取觸，心識不要依賴觸；不要執取法，心識不要依賴法。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眼識，心識不要依賴眼識；不要執取耳識，心識不要依賴耳識；不要執取鼻識，心識不要依賴鼻識；不要執取舌識，心識不要依賴舌識；不要執取身識，心識不要依賴身識；不要執取意識，心識

不要依賴意識。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眼觸，心識不要依賴眼觸；不要執取耳觸，心識不要依賴耳觸；不要執取鼻觸，心識不要依賴鼻觸；不要執取舌觸，心識不要依賴舌觸；不要執取身觸，心識不要依賴身觸；不要執取意觸，心識不要依賴意觸。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眼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眼觸所生的受；不要執取耳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耳觸所生的受；不要執取鼻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鼻觸所生的受；不要執取舌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舌觸所生的受；不要執取身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身觸所生的受；不要執取意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意觸所生的受。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地，心識不要依賴地；不要執取水，心識不要依賴水；不要執取火，心識不要依賴火；不要執取風，心識不要依賴風；不要執取空，心識不要依賴空；不要執取識，心識不要依賴識。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色，心識不要依賴色；不要執取受，心識不要依賴受；不要執取想，心識不要依賴想；不要執取行，心識不要依賴行；不要執取識，心識不要依賴識。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空無邊處，心識不要依賴空無邊處；不要執取識無邊處，心識不要依賴識無邊處；不要執取無所有處，心識不要依賴無所有處；不要執取非想非非想處，心識不要依賴非想非非想處。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此世，心識不要依賴此世；不要執取他世，心識不要依賴他世。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見、聞、覺、知、尋、意行，心識不要依賴見、聞、覺、知、尋、意行。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給孤獨長者哭泣流淚。於是阿難尊者問他：“居士，你放不下嗎？居士，你沮喪嗎？”

“阿難大德，我不是放不下，也不是沮喪，而是我長期伴隨導師和受人尊重的比丘，之前從沒有聽過這樣的法語。”

“居士，這樣的法語主要不是為穿白色衣服的在家人而說的，居士，這樣的法語主要是為出家人而說的。”

“舍利弗大德，若是這樣，請你為穿白色衣服的在家人說這樣的法語。舍利弗大德，我們當中有些眼睛少塵垢的人，如果沒有機會聽法的話便會很可惜；總是有人會明白法義的。”

舍利弗尊者和阿難尊者教化給孤獨長者之後，便起座離去。舍利弗尊者和阿難尊者離去不久，給孤獨長者身壞命終，投生在兜率天。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給孤獨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現此祇樹園，
仙人僧依止，
法王居其中，
使我心歡喜。

以明及正業，

以戒及正命，
以法清除死；
非以俗世財。

是故有智者，
為自身利益，
如理思法義，
由此得清淨。

智慧舍利弗，
具戒心止息，
其餘聖比丘，
難望其項背。”

導師認可給孤獨天子的說話。給孤獨天子知道導師認可自己的說話，於是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世尊在天明時把給孤獨天子前來的事情及所說的偈頌一五一十地告訴比丘，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大德，那位天子一定是給孤獨長者來的。大德，給孤獨長者生平對舍利弗尊者有一份不會壞失的淨信。”

“阿難，十分好，十分好！你這推論很準確！那位天子前生就是給孤獨長者，不是別人。”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四四·教化車匿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大純陀尊者、車匿尊者一起住在靈鷲山。

這時候，車匿尊者生了病，病得很重。舍利弗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大純陀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說：“純陀賢友，來吧，前往車匿尊者那裏探病吧。”

大純陀尊者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好的。”於是二人一起前往車匿尊者那裏，和車匿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舍利弗尊者對車匿尊者說：“車匿賢友，你怎麼樣，病痛有沒有消退，有沒有感到好轉呢？”

“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如一個強壯的人用利刃刺我的頭顱，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頭顱。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如一個強壯的人用皮帶纏緊我的頭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痛楚在我的頭部出現。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如一個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用利器割開我的腹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腹部。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如兩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瘦弱的人在火坑上燒烤，同樣地，我全身發熱。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友，我想用刀自殺，不想活命！”

“車匿尊者不要自殺！車匿尊者要生存下去！我們想車匿尊者生存下去！如果車匿尊者沒有適當的食物，我可為你找尋適當的食物；如果車匿尊者沒有適當的藥物，我可為你找尋適當的藥物；如果沒有人侍奉車匿尊者，我可侍奉車匿尊者。車匿尊者不要自殺！車匿尊者要生存下去！我們想車匿尊者生存下去！”

“舍利弗賢友，我不是沒有適當的食物，不是沒有適當的藥物，不是沒有人侍奉。舍利弗賢友，我長期以歡喜心對導師，沒有不歡喜之心；舍利弗賢友，一位弟子應以歡喜心對導師，沒有不歡喜之心。舍利弗賢友，請你這樣受持於心：‘車匿比丘用刀自殺，但他沒有應受譴責的地方。’”

“我能否問車匿尊者一些東西呢，車匿尊者能否給我解答一個問題呢？”

“舍利弗賢友，你問吧，我聽了之後才知道能否為你解答。”

“車匿賢友，你有沒有視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我擁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我是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呢？

“……耳、耳識、耳識所識別的事物……

“……鼻、鼻識、鼻識所識別的事物……

“……舌、舌識、舌識所識別的事物……

“……身、身識、身識所識別的事物……

“車匿賢友，你有沒有視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我擁有意、意

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我是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呢？”

“舍利弗賢友，我視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耳、耳識、耳識所識別的事物……

“……鼻、鼻識、鼻識所識別的事物……

“……舌、舌識、舌識所識別的事物……

“……身、身識、身識所識別的事物……

“舍利弗賢友，我視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車匿賢友，你是通過怎麼樣的見、怎麼樣的無比智，而視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的呢？

“……耳、耳識、耳識所識別的事物……

“……鼻、鼻識、鼻識所識別的事物……

“……舌、舌識、舌識所識別的事物……

“……身、身識、身識所識別的事物……

“車匿賢友，你是通過怎麼樣的見、怎麼樣的無比智，而視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的呢？”

“舍利弗賢友，我通過見息滅、以無比智知息滅，而視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耳、耳識、耳識所識別的事物……

“……鼻、鼻識、鼻識所識別的事物……

“……舌、舌識、舌識所識別的事物……

“……身、身識、身識所識別的事物……

“舍利弗賢友，我通過見息滅、以無比智知息滅，而視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車匿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大純陀尊者對他說：“車匿賢友，因此，應要恆常在這世尊的教法之中作意。有依賴便會有動搖；沒有依賴便沒有動搖，沒有動搖便會有猗息，有猗息便沒有傾向，沒有傾向便沒有來去，沒有來去便沒有死生，沒有死生便沒有此世、沒有他世、沒有此世與他世之中間，這就是苦的終結。”

舍利弗尊者和大純陀尊者教化車匿尊者之後，便起座離去。舍利弗尊者和大純陀尊者離去不久，車匿尊者使用刀自殺。

於是，舍利弗尊者和大純陀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

邊。舍利弗尊者對世尊說：“大德，車匿尊者用刀自殺，他的去向怎麼樣？他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舍利弗，車匿比丘不是在你面前解說了他沒有應受譴責的地方嗎？”

“大德，有一個名叫富波耆羅的跋祇人村落，那裏的族人有車匿尊者的朋友、供養者、他常往探訪的人¹。”

“舍利弗，那些族人有車匿尊者的朋友、供養者、他常往探訪的人，我不說他因此而應受譴責，舍利弗，一個人如果身命完結後又執取另一個身命，我說，這才應受譴責。車匿比丘用刀自殺，但他沒有應受譴責的地方。”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¹ 這裏的原文沒有清楚說明所指的內容，可能是舍利弗尊者指車匿尊者過多地跟那些族人交往。

一四五·教化富那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富那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簡略地教化我就好了。當我聽了世尊的法義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富那，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富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富那，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便會生起愛喜。富那，我說，愛喜的集起帶來苦的集起。

“富那，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富那，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富那，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富那，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富那，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便會生起愛喜。富那，我說，愛喜的集起帶來苦的集起。

“富那，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愛喜便會息滅。富那，我說，愛喜的息滅帶來苦的息滅。

“富那，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富那，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富那，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富那，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富那，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愛喜便會息滅。富那，我說，愛喜的息滅帶來苦的息滅。

“富那，你聽了我簡略的教化後將到哪裏居住呢？”

“大德，有一個名叫輸盧的國家，我聽了你簡略的教化後將到那裏居住。”

“富那，輸盧人兇惡，輸盧人暴戾，如果輸盧人責罵、斥罵你，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責罵、斥罵我，我會心想：‘這些輸盧人還算好，這些輸盧人真是好，他們還沒有用手來打我！’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

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如果輸盧人用手來打你，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用手來打我，我會心想：‘這些輸盧人還算好，這些輸盧人真是好，他們還沒有用石來擲我！’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如果輸盧人用石來擲你，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用石來擲我，我會心想：‘這些輸盧人還算好，這些輸盧人真是好，他們還沒有用棒來打我！’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如果輸盧人用棒來打你，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用棒來打我，我會心想：‘這些輸盧人還算好，這些輸盧人真是好，他們還沒有用刀來斬我！’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如果輸盧人用刀來斬你，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用刀來斬我，我會心想：‘這些輸盧人還算好，這些輸盧人真是好，他們還沒有用利刀取去我的性命！’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如果輸盧人用利刀取去你的性命，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用利刀取去我的性命，我會心想：‘世尊有些弟子對身命感到煩擾、厭惡，他們想找機會用刀自殺，現在我不用找機會便得到刀殺了。’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十分好，十分好！你具有這種調伏和平息，能夠到輸盧國居住。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富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回去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啟程向輸盧國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輸盧國。富那尊者居住在輸盧國，在雨季安居期間，大約有五百位優婆塞和大約有五百位優婆夷跟隨他，他親身證得三明。過了一段時間，富那尊者入滅。

這時候，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一位名叫富那的比丘聽了世尊簡略的教化後命終，他的去向怎麼樣？他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比丘們，富那是一位智者，依法而行，沒有在法義方面的原因而煩擾我。比丘們，富那入滅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四六·難陀迦教化比丘尼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大波闍波提、喬答彌和五百位比丘尼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請教化比丘尼，請教導比丘尼，請為比丘尼說法語。”

於是，長老比丘輪流去教化比丘尼，但難陀迦尊者不願去。

這時候，世尊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今天輪到誰去教化比丘尼呢？”

“大德，輪到難陀迦尊者，但他不願去。”

於是，世尊對難陀迦說：“難陀迦，你教化比丘尼，教導比丘尼吧，婆羅門¹，你為比丘尼說法語吧。”

難陀迦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於是，在上午，難陀迦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連同多人前往王園。比丘尼從遠處看見難陀迦尊者前來，便為他侍奉座位和洗腳水。難陀迦尊者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洗淨雙腳。那些比丘尼對難陀迦尊者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難陀迦尊者對那些比丘尼說：“賢姊們，這是一個答問式的對話，如果你們知道的便說知道，如果你們不知道的便說不知道，如果你們有疑惑和疑問，請說出你們的問題。”

“大德，我們對難陀迦賢友這種方式感到開心，心感快慰。”

“賢姊們，你們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

……鼻……

……舌……

……身……

“賢姊們，你們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德，我們之前已經以正慧如實善見這內六處無常。”

“賢姊們，十分好，十分好！這是聖弟子的正慧如實觀。”

¹難陀迦尊者出身於婆羅門種姓。

“賢姊們，你們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聲……

……香……

……味……

……觸……

“賢姊們，你們認為怎樣，法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法，視為‘我擁有法’、‘我是法’、‘法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德，我們之前已經以正慧如實善見這外六處無常。”

“賢姊們，十分好，十分好！這是聖弟子的正慧如實觀。

“賢姊們，你們認為怎樣，眼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識，視為‘我擁有眼識’、‘我是眼識’、‘眼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賢姊們，你們認為怎樣，意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識，視為‘我擁有意識’、‘我是意識’、‘意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德，我們之前已經以正慧如實善見這六識身無常。”

“賢姊們，十分好，十分好！這是聖弟子的正慧如實觀。

“賢姊們，就如一盞在燃點的油燈，油是無常的、是變壞法，燈芯是無常的、是變壞法，火焰是無常的、是變壞法，光是無常的、是變壞法。如果有人說：‘一盞在燃點的油燈，油是無常的、是變壞法，燈芯是無常的、是變壞法，火焰是無常的、是變壞法，但光是常恆、牢固、持久、不變的。’賢姊

們，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解說呢？”

“大德，不是。這是什麼原因呢？一盞在燃點的油燈，油是無常的、是變壞法，燈芯是無常的、是變壞法，火焰是無常的、是變壞法，光更加是無常的、是變壞法。”

“賢姊們，同樣地，如果有人說：‘內六處是無常的、是變壞法，但以內六處為緣所帶來的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是常恆、牢固、持久、不變的。’賢姊們，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解說呢？”

“大德，不是。這是什麼原因呢？以各種事物為緣，會生起各種受；當各種事物息滅時，各種受亦會息滅。”

“賢姊們，十分好，十分好！這是聖弟子的正慧如實觀。

“賢姊們，就正如一棵堅實的大樹，樹根是無常的、是變壞法，樹幹是無常的、是變壞法，枝葉是無常的、是變壞法，樹影是無常的、是變壞法。如果有人說：‘一棵堅實的大樹，樹根是無常的、是變壞法，樹幹是無常的、是變壞法，枝葉是無常的、是變壞法，但樹影是常恆、牢固、持久、不變的。’賢姊們，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解說呢？”

“大德，不是。這是什麼原因呢？一棵堅實的大樹，樹根是無常的、是變壞法，樹幹是無常的、是變壞法，枝葉是無常的、是變壞法，樹影更加是無常的、是變壞法。”

“賢姊們，同樣地，如果有人說：‘外六處是無常的、是變壞法，但以外六處為緣所帶來的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是常恆、牢固、持久、不變的。’賢姊們，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解說呢？”

“大德，不是。這是什麼原因呢？以各種事物為緣，會生起各種受；當各種事物息滅時，各種受亦會息滅。”

“賢姊們，十分好，十分好！這是聖弟子的正慧如實觀。

“賢姊們，就正如一位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殺死了牛隻後，用利刀來切割牛皮，他沒有弄毀內裏的肉，沒有弄毀外面的皮，而把內裏皮和肉相連的組織逐一割除，然後取出了牛皮，之後他再把牛皮蓋在肉上，然後說：‘這塊牛皮又連著牛肉了。’賢姊們，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解說呢？”

“大德，不是。這是什麼原因呢？一位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殺死了牛隻後，用利刀來切割牛皮，他沒有弄毀內裏的肉，沒有弄毀外面的皮，而把內裏皮和肉相連的組織逐一割除，然後取出了牛皮，之後他再把牛皮蓋在肉上。即使他說牛皮連著牛肉，但牛皮其實還是跟牛肉分開的。”

“賢姊們，我說這個譬喻是要說明這個義理：

“賢姊們，內裏的肉是指內六處。

“賢姊們，外面的皮是指外六處。

“賢姊們，內裏皮和肉相連的組織是指喜貪。

“賢姊們，利刀是指聖慧——通過這種聖慧，能把內裏的污染、內裏的結縛、內裏的束縛逐一割除。

“賢姊們，有七覺支，勤修七覺支的比丘，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什麼是七覺支呢？

“賢姊們，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念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擇法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精進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喜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猗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定覺

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捨覺支——勤修這七覺支的比丘，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難陀迦尊者教化比丘尼後，便著她們離去：“賢姊們，你們要離去了。如果你們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那些比丘尼對難陀迦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難陀迦尊者作禮，右繞難陀迦尊者，然後前往世尊那裏，她們去到世尊那裏後，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世尊對她們說：“賢姊們，你們要離去了。如果你們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於是，那些比丘尼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那些比丘尼離去不久，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就正如在十四布薩日，人們對月亮的缺或滿是沒有疑惑、沒有搖擺的，因為人們都知道月亮還是缺的。同樣地，那些比丘尼對難陀迦尊者的說法感到開心，但她們的思維還沒有圓滿。”

世尊對難陀迦尊者說：“難陀迦，你明天再去教化比丘尼吧。”

難陀迦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於是，在上午，難陀迦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跟之前的經文完全相同)……世尊對她們說：“賢姊們，你們要離去了。如果你們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於是，那些比丘尼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那些比丘尼離去不久，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就正如在十五布薩日，人們對月亮的缺或滿是沒有疑惑、沒有搖擺的，因為人們都知道月亮是滿的。同樣地，那些比丘尼對難陀迦尊者的說法感到開心，她們的思維也已圓滿。比丘們，這五百位比丘尼最低的一位都已得到入流果，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四七·小教化羅睺邏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羅睺邏的解脫質素成熟了，讓我進一步教他盡除各種漏吧。”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然後對羅睺邏尊者說：“羅睺邏，拿坐蓆，我們前往盲林午休吧。”

羅睺邏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拿起坐蓆，在後面跟隨世尊。

這時候，有無數千計的天神跟隨世尊，他們心想：“今天世尊要進一步教羅睺邏尊者盡除各種漏了。”

世尊進入盲林，然後坐在樹下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羅睺邏尊者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羅睺邏尊者說：“羅睺邏，你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眼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識，視為‘我擁有眼識’、‘我是眼識’、‘眼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眼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視為‘我擁有眼觸’、‘我是眼觸’、‘眼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緣眼觸而生的受、想、行、識是常還是無常的

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受、想、行、識，視為‘我擁有受、想、行、識’、‘我是受、想、行、識’、‘受、想、行、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聲……耳識……耳觸……緣耳觸而生的受、想、行、識……

……鼻……香……鼻識……鼻觸……緣鼻觸而生的受、想、行、識……

……舌……味……舌識……舌觸……緣舌觸而生的受、想、行、識……

……身……觸……身識……身觸……緣身觸而生的受、想、行、識……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法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法，視為‘我擁有法’、‘我是法’、‘法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意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識，視為‘我擁有意識’、‘我是意識’、‘意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意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視為‘我擁有意觸’、‘我是意觸’、‘意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緣意觸而生的受、想、行、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受、想、行、識，視為‘我擁有受、想、行、識’、‘我是受、想、行、識’、‘受、想、行、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緣眼觸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緣耳觸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緣鼻觸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緣舌觸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緣身觸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緣意觸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羅睺邏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當世尊解說這段法義時，羅睺邏尊者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那無數千計的天神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所有集起法，都是息滅法。”



一四八·六層六處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六層六處’的法義，這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應知內六處，應知外六處，應知六識身，應知六觸身，應知六受身，應知六愛身。

“‘應知內六處’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應知內六處’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這是第一個層面的六處。

“‘應知外六處’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法處。‘應知外六處’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這是第二個層面的六處。

“‘應知六識身’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以眼和色為緣，生起眼識；以耳和聲為緣，生起耳識；以鼻和香為緣，生起鼻識；以舌和味為緣，生起舌識；以身和觸為緣，生起身識；以意和法為緣，生起意識。‘應知六識身’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這是第三個層面的六處。

“‘應知六觸身’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以眼和色為緣，生起眼識，三者¹在一起便有觸；以耳和聲為緣，生起耳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鼻和香為緣，生起鼻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舌和味為緣，生起舌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身和觸為緣，生起身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意和法為緣，生起意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應知六觸身’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這是第四個層面的六處。

“‘應知六受身’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以眼和色為緣，生起眼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耳和聲為緣，生起耳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鼻和香為緣，生起鼻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舌和味為緣，生起舌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身和觸為緣，生起身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意和法為緣，生起意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應知六受身’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這是第五個層面的六處。

“‘應知六愛身’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

“以眼和色為緣，生起眼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耳和聲為緣，生起耳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

¹“三者”是指根(眼、耳、鼻、舌、身、意)、境(色、聲、香、味、觸、法)、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三個地方。當這三個地方在一起時便會有“觸”(感覺官能的體驗)的產生。

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鼻和香為緣，生起鼻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舌和味為緣，生起舌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身和觸為緣，生起身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意和法為緣，生起意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應知六愛身’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這是第六個層面的六處。

“有人說：‘眼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眼有生也有滅，如果說‘眼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眼無我。

“有人說：‘色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色有生也有滅，如果說‘色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眼無我、色無我。

“有人說：‘眼識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眼識有生也有滅，如果說‘眼識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眼無我、色無我、眼識無我。

“有人說：‘眼觸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眼觸有生也有滅，如果說‘眼觸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眼無我、色無我、眼識無我、眼觸無我。

“有人說：‘受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受有生也有滅，如果說‘受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眼無我、色無我、眼識無我、眼觸無我、受無我。

“有人說：‘愛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愛有生也有滅，如果說‘愛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眼無我、色無我、眼識無我、眼觸無我、受無我、愛無我。

……耳……聲……耳識……耳觸……受……愛……

……鼻……香……鼻識……鼻觸……受……愛……

……舌……味……舌識……舌觸……受……愛……

……身……觸……身識……身觸……受……愛……

“有人說：‘意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意有生也有滅，如果說‘意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意無我。

“有人說：‘法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法有生也有滅，如果說‘法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意無我、法無我。

“有人說：‘意識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意識有生也有滅，如果說‘意識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意無我、法無我、意識無我。

“有人說：‘意觸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意觸有生也有滅，如果說‘意觸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意無我、法無我、意識無我、意觸無我。

“有人說：‘受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受有生也有滅，如果說‘受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意無我、法無我、意識無我、意觸無我、受無我。

“有人說：‘愛是一個實我。’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人們都知道愛有生也有滅，如果說‘愛是一個實我’就會變成‘有一個又生又滅的實我’，因此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意無我、法無我、意識無我、意觸無我、受無我、愛無我。

“比丘們，這是身¹集起的途徑：

“視眼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視色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視眼識為‘我擁有眼識’、‘我是眼識’、‘眼識是一個實我’，視眼觸為‘我擁有眼觸’、‘我是眼觸’、‘眼觸是一個實我’，視受為‘我擁有受’、‘我是受’、‘受是一個實我’，視愛為‘我擁有愛’、‘我是愛’、‘愛是一個實我’；

“……耳……聲……耳識……耳觸……受……愛……

“……鼻……香……鼻識……鼻觸……受……愛……

“……舌……味……舌識……舌觸……受……愛……

“……身……觸……身識……身觸……受……愛……

“視意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視法為‘我擁有法’、‘我是法’、‘法是一個實我’，視意識為‘我擁有意識’、‘我是意識’、‘意識是一個實我’，視意觸為‘我擁有意觸’、‘我是意觸’、‘意觸是一個實我’，視受為‘我擁有受’、‘我是受’、‘受是一個實我’，視愛為‘我擁有愛’、‘我是愛’、‘愛是一個實我’。

“比丘們，這是身息滅的途徑：

“視眼為‘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色為‘沒有我擁有色這回事’、‘沒有我是色這回事’、‘沒有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眼識為‘沒有我擁有眼識這回事’、‘沒有我是眼識這回事’、‘沒有眼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眼觸為‘沒有我擁有眼觸這回事’、‘沒有我是眼觸這回事’、‘沒有眼觸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受為‘沒有我擁有受這回事’、‘沒有我是受這回事’、‘沒有受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愛為‘沒有我擁有愛這回事’、‘沒有我是愛這回事’、‘沒有愛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耳……聲……耳識……耳觸……受……愛……

“……鼻……香……鼻識……鼻觸……受……愛……

“……舌……味……舌識……舌觸……受……愛……

“……身……觸……身識……身觸……受……愛……

“視意為‘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法為‘沒有我擁有法這回事’、‘沒有我是法這回事’、‘沒有法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意識為‘沒有我擁有意識這回事’、‘沒有我是意識這回事’、‘沒有意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意觸為‘沒有我擁有意觸這回事’、‘沒有我是意觸這回事’、‘沒有意觸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受為‘沒有我擁有受這回事’、‘沒有我是受這回事’、‘沒有受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愛為‘沒有我擁有愛這回事’、‘沒有我是愛這回事’、‘沒有愛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比丘們，以眼和色為緣，生起眼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生起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當一個人在接觸樂受時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便會潛藏著貪著的性向；當一個人在接觸苦受時對此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搥胸號哭，內心迷亂，便會潛藏著厭惡的性向；當一個人在

¹ 這裏的“身”(sakkāya)有“身命”、“眾生自己的身命”、“五蘊組合而成的身命”等意思。

接觸不苦不樂受時對此不能如實知集、滅、味、患、離，便會潛藏著無明的性向。

“比丘們，一個人在樂受之中不能斷除貪著的性向，在苦受之中不能清除厭惡的性向，在不苦不樂受之中不能截斷無明的性向——不斷除無明，不生起明，是沒有可能當下將苦終結的。

……以耳和聲為緣，生起耳識……

……以鼻和香為緣，生起鼻識……

……以舌和味為緣，生起舌識……

……以身和觸為緣，生起身識……

“比丘們，以意和法為緣，生起意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生起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當一個人在接觸樂受時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便會潛藏著貪著的性向；當一個人在接觸苦受時對此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捶胸號哭，內心迷亂，便會潛藏著厭惡的性向；當一個人在接觸不苦不樂受時對此不能如實知集、滅、味、患、離，便會潛藏著無明的性向。

“比丘們，一個人在樂受之中不能斷除貪著的性向，在苦受之中不能清除厭惡的性向，在不苦不樂受之中不能截斷無明的性向——不斷除無明，不生起明，是沒有可能當下將苦終結的。

“比丘們，以眼和色為緣，生起眼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生起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當一個人在接觸樂受時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便不會潛藏著貪著的性向；當一個人在接觸苦受時對此不感到傷心，不感到不幸，不感到悲哀，不捶胸號哭，不內心迷亂，便不會潛藏著厭惡的性向；當一個人在接觸不苦不樂受時對此能如實知集、滅、味、患、離，便不會潛藏著無明的性向。

“比丘們，一個人在樂受之中能斷除貪著的性向，在苦受之中能清除厭惡的性向，在不苦不樂受之中能截斷無明的性向——斷除無明而生起明，是能夠當下將苦終結的。

……以耳和聲為緣，生起耳識……

……以鼻和香為緣，生起鼻識……

……以舌和味為緣，生起舌識……

……以身和觸為緣，生起身識……

“比丘們，以意和法為緣，生起意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生起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當一個人在接觸樂受時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便不會潛藏著貪著的性向；當一個人在接觸苦受時對此不感到傷心，不感到不幸，不感到悲哀，不捶胸號哭，不內心迷亂，便不會潛藏著厭惡的性向；當一個人在接觸不苦不樂受時對此能如實知集、滅、味、患、離，便不會潛藏著無明的性向。

“比丘們，一個人在樂受之中能斷除貪著的性向，在苦受之中能清除厭惡的性向，在不苦不樂受之中能截斷無明的性向——斷除無明而生起明，是能夠當下將苦終結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受厭離、對愛厭離；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受厭離、對愛厭離；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受厭離、對愛厭離；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

厭離、對舌觸厭離、對受厭離、對愛厭離；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受厭離、對愛厭離；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受厭離、對愛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當世尊解說這段法義時，大約六十位比丘內心不起各種漏而得解脫。



一四九·大六處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大六處’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一個人對眼沒有如實知見，對色沒有如實知見，對眼識沒有如實知見，對眼觸沒有如實知見，對以觸為條件而生起的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沒有如實知見，便會染著眼，染著色，染著眼識，染著眼觸，染著以觸為條件而生起的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當對此染著，受此束縛，對此迷癡，對此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時候，將來的五取蘊便會得到積聚，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及帶來後有的渴愛便會增長，身心的躁動便會增長，身心的折騰便會增長，身心的熱惱便會增長。他會經歷身心的苦。

“……耳……聲……耳識……耳觸……受……

“……鼻……香……鼻識……鼻觸……受……

“……舌……味……舌識……舌觸……受……

“……身……觸……身識……身觸……受……

“比丘們，一個人對意沒有如實知見，對法沒有如實知見，對意識沒有如實知見，對意觸沒有如實知見，對以觸為條件而生起的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沒有如實知見，便會染著意，染著法，染著意識，染著意觸，染著以觸為條件而生起的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當對此染著，受此束縛，對此迷癡，對此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時候，將來的五取蘊便會得到積聚，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及帶來後有的渴愛便會增長，身心的躁動便會增長，身心的折騰便會增長，身心的熱惱便會增長。他會經歷身心的苦。

“比丘們，一個人對眼有如實知見，對色有如實知見，對眼識有如實知見，對眼觸有如實知見，對以觸為條件而生起的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有如實知見，便不會染著眼，不會染著色，不會染著眼識，不會染著眼觸，不會染著以觸為條件而生起的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當不對此染著，不受此束縛，不對此迷癡，對此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時候，將來的五取蘊便不會得到積聚，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及帶來後有的渴愛便會斷除，身心的躁動便會斷除，身心的折騰便會斷除，身心的熱惱便會斷除。他會經歷身心的樂。

“有這種如實見的人就是有正見的人，有這種如實思維的人就是有正思維的人，有這種如實精進的人就是有正精進的人，有這種如實念的人就是有正念的人，有這種如實定的人就是有正定的人；加上他之前已經淨化的身業、口業、活命方式，這個人的八正道便修習圓滿。當八正道修習圓滿的時候，四念處便修習圓滿，四正勤便修習圓滿，四神足便修習圓滿，五根便修習圓滿，五力便修習圓滿，七覺支便修習圓滿。這時他的止和觀連在一起來運作，能以無比智遍知那些應要遍知的法，能以無比智斷除那些應要斷除的法，能以無比智修習那些應要修習的法，能以無比智證得那些應要證得的法。

“比丘們，什麼是應要以無比智遍知的法呢？這稱為五取蘊：色取蘊、受取

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這就是應要以無比智遍知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應要以無比智斷除的法呢？無明、有愛。這就是應要以無比智斷除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應要以無比智修習的法呢？止、觀。這就是應要以無比智修習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應要以無比智證得的法呢？明、解脫。這就是應要以無比智證得的法了。

“……耳……聲……耳識……耳觸……受……

“……鼻……香……鼻識……鼻觸……受……

“……舌……味……舌識……舌觸……受……

“……身……觸……身識……身觸……受……

“比丘們，一個人對意有如實知見，對法有如實知見，對意識有如實知見，對意觸有如實知見，對以觸為條件而生起的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有如實知見，便不會染著意，不會染著法，不會染著意識，不會染著意觸，不會染著以觸為條件而生起的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當不對此染著，不受此束縛，不對此迷癡，對此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時候，將來的五取蘊便不會得到積聚，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及帶來後有的渴愛便會斷除，身心的躁動便會斷除，身心的折騰便會斷除，身心的熱惱便會斷除。他會經歷身心的樂。

“有這種如實見的人就是有正見的人，有這種如實思維的人就是有正思維的人，有這種如實精進的人就是有正精進的人，有這種如實念的人就是有正念的人，有這種如實定的人就是有正定的人；加上他之前已經淨化的身業、口業、活命方式，這個人的八正道便修習圓滿。當八正道修習圓滿的時候，四念處便修習圓滿，四正勤便修習圓滿，四神足便修習圓滿，五根便修習圓滿，五力便修習圓滿，七覺支便修習圓滿。這時他的止和觀連在一起來運作，能以無比智遍知那些應要遍知的法，能以無比智斷除那些應要斷除的法，能以無比智修習那些應要修習的法，能以無比智證得那些應要證得的法。

“比丘們，什麼是應要以無比智遍知的法呢？這稱為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這就是應要以無比智遍知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應要以無比智斷除的法呢？無明、有愛。這就是應要以無比智斷除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應要以無比智修習的法呢？止、觀。這就是應要以無比智修習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應要以無比智證得的法呢？明、解脫。這就是應要以無比智證得的法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五零·頻頭城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去到一個名叫頻頭城的婆羅門都城。

頻頭城的婆羅門居士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現在來到這裏了。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頻頭城的婆羅門居士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頻頭城的婆羅門居士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到了之後，一些人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向世尊合掌，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在世尊跟前報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保持靜默，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他們說：

“居士們，如果一些外道遊方者問你們：‘居士們，什麼樣的沙門婆羅門不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呢？’

“居士們，當外道遊方者這樣問的時候，你們應這樣解說：‘當眼識別色的時候不離貪欲、瞋恚、愚癡，內心不平息，不時作出不正直的身、口、意行——這樣的沙門婆羅門不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同樣當眼識別色的時候不離貪欲、瞋恚、愚癡，內心不平息，不時作出不正直的身、口、意行，看不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比我們有更高的修養，因此他們不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

“‘……耳識別聲……

“‘……鼻識別香……

“‘……舌識別味……

“‘……身識別觸……

“‘當意識別法的時候不離貪欲、瞋恚、愚癡，內心不平息，不時作出不正直的身、口、意行——這樣的沙門婆羅門不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同樣當意識別法的時候不離貪欲、瞋恚、愚癡，內心不平息，不時作出不正直的身、口、意行，看不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比我們有更高的修養，因此他們不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

“居士們，當外道遊方者這樣問的時候，你們應這樣解說。

“居士們，如果一些外道遊方者問你們：‘居士們，什麼樣的沙門婆羅門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呢？’

“居士們，當外道遊方者這樣問的時候，你們應這樣解說：‘當眼識別色的時候心離貪欲、瞋恚、愚癡，內心平息，作出正直的身、口、意行——這樣的沙門婆羅門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當眼識別色的時候不離貪欲、瞋恚、愚癡，內心不平息，不時作出不正直的身、口、意行，看得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比我們有更高的修養，因此他們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

“‘……耳識別聲……

“‘……鼻識別香……

“‘……舌識別味……

“‘……身識別觸……

“‘當意識別法的時候心離貪欲、瞋恚、愚癡，內心平息，作出正直的身、口、意行——這樣的沙門婆羅門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當意識別法的時候不離貪欲、瞋恚、愚癡，內心不平息，不時作出不正直的身、口、意行，看得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比我們有更高的修養，因此他們應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

“居士們，當外道遊方者這樣問的時候，你們應這樣解說。

“居士們，如果那些外道遊方者問你們：‘居士們，憑什麼理由，憑什麼原因，你們說那些尊者心離貪欲、瞋恚、愚癡或踏上心離貪欲、瞋恚、愚癡的道路呢？’

“居士們，當外道遊方者這樣問的時候，你們應這樣解說：‘那些尊者以森林、園林、樹林作為住處，在那裏眼識別色時，是不會看到各種各樣誘人的事物的；耳識別聲時，是不會聽到各種各樣誘人的事物的；鼻識別香時，是不會嗅到各種各樣誘人的事物的；舌識別味時，是不會嚐到各種各樣誘人的事物的；身識別觸時，是不會感到各種各樣誘人的事物的。賢友們，憑這種理由，憑這種原因，我們說那些尊者心離貪欲、瞋恚、愚癡或踏上心離貪欲、瞋恚、愚癡的道路。’

“居士們，當外道遊方者這樣問的時候，你們應這樣解說。”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頻頭城的婆羅門居士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一五一·化食清淨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他說：“舍利弗，你的根門清淨，膚色清淨、明晰。你現在多安住在什麼住處呢？”

“大德，我現在多安住在空的住處。”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你現在多安住在居士的住處！舍利弗，空是居士的住處。因此，如果一位比丘希望多安住在空的住處，他應這樣反思：‘我在入村化食的道路、化食的地方、返回來的道路之中，當眼識別色的時候內心有沒有貪欲、染著、瞋恚、愚癡、厭惡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斷除那些惡不善法。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耳識別聲……

……鼻識別香……

……舌識別味……

……身識別觸……

“‘我在入村化食的道路、化食的地方、返回來的道路之中，當意識別法的時候內心有沒有貪欲、染著、瞋恚、愚癡、厭惡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斷除那些惡不善法。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舍利弗，再者，他應這樣反思：‘我有沒有斷除五欲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斷除五欲。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舍利弗，再者，他應這樣反思：‘我有沒有斷除五蓋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斷除五蓋。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舍利弗，再者，他應這樣反思：‘我有沒有遍知五取蘊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遍知五取蘊。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舍利弗，再者，他應這樣反思：‘我有沒有修習四念處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修習四念處。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修習四正勤……

……修習四神足……

……修習五根……

……修習五力……

……修習七覺支……

……修習八正道……

……修習止和觀……

“舍利弗，再者，他應這樣反思：‘我有沒有證悟明和解脫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證悟明和解脫。如果他知道

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舍利弗，過去任何化食清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全都是多作反照，然後得到化食清淨的。

“舍利弗，將來任何化食清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全都是多作反照，然後得到化食清淨的。

“舍利弗，現在任何化食清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全都是多作反照，然後得到化食清淨的。

“舍利弗，因此，你應這樣修學：多作反照，然後得到化食清淨。”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一五二·修習根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迦吒伽羅的目羈盧園。

這時候，波羅娑利婆羅門的弟子優陀羅婆羅門學童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優陀羅說：“優陀羅，波羅娑利有沒有教弟子修習根呢？”

“喬答摩賢者，波羅娑利有教弟子修習根。”

“優陀羅，波羅娑利是怎樣教弟子修習根的呢？”

“喬答摩賢者，是這樣的：眼不見色，耳不聞聲。波羅娑利是這樣教弟子修習根的。”

“優陀羅，若波羅娑利這樣說，盲人便會成為修習根的人，聾人便會成為修習根的人了。優陀羅，盲人是眼不見色的，聾人是耳不聞聲的。”

當世尊這樣說的時候，優陀羅沉默不語、不知所措、雙肩下墜、頭面低垂、悶悶不樂、無言以對地坐著。

這時候，世尊看見優陀羅沉默不語、不知所措、雙肩下墜、頭面低垂、悶悶不樂、無言以對地坐著，之後便對阿難尊者說：“阿難，波羅娑利教弟子修習根，有別於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

“世尊，現在是時候了，善逝，現在是時候了，請世尊講說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當比丘聽了之後，便會受持世尊的說話。”

“阿難，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阿難，什麼是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呢？”

“阿難，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生起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的時候，他知道：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都是行來的，都是粗劣的，都是依緣而生的；有一種寂靜、細妙的境界，那就是捨。於是，他息滅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保持捨心。

“阿難，就正如有眼睛的人張開眼睛然後閉上眼睛，或是閉上眼睛然後張開眼睛的一瞬間，任何人能同樣地立即、很快、毫不費力地息滅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保持捨心——阿難，這稱為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這是關於眼識別色的。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在耳聽到聲之後……

“阿難，就正如強壯的人毫不費力地彈指，任何人能同樣地立即、很快、毫不費力地息滅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保持捨心——阿難，這稱為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這是關於耳識別聲的。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在鼻嗅到香之後……

“阿難，就正如傾側的蓮葉，上面的水珠會流走而不會停留，任何人能同樣地立即、很快、毫不費力地息滅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保持捨心——阿難，這稱為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這是關於鼻識別香的。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在舌嚐到味之後……

“阿難，就正如強壯的人毫不費力地吐出舌尖上的痰，任何人能同樣地立即、很快、毫不費力地息滅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保持捨心——阿難，這稱為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這是關於舌識別味的。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在身感到觸之後……

“阿難，就正如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任何人能同樣地立即、很快、毫不費力地息滅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保持捨心——阿難，這稱為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這是關於身識別觸的。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生起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的時候，他知道：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都是行來的，都是粗劣的，都是依緣而生的；有一種寂靜、細妙的境界，那就是捨。於是，他息滅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保持捨心。

“阿難，就正如一個燒了整天的鐵碟，有人把兩三滴水珠灑下去，即使緩慢地灑下去，但水珠會立即蒸發掉，任何人能同樣地立即、很快、毫不費力地息滅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保持捨心——阿難，這稱為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這是關於意識別法的。

“阿難，這就是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了。

“阿難，什麼是學人的途徑呢？

“阿難，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生起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的時候，他對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感到煩擾、不滿、厭惡；在耳聽到聲之後……在鼻嗅到香之後……在舌嚐到味之後……在身感到觸之後……在意想到法之後生起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的時候，他對生起的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感到煩擾、不滿、厭惡。

“阿難，這就是學人的途徑了。

“阿難，什麼是聖者的修習根呢？

“阿難，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生起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的時候，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厭惡的事物生起喜愛想，安住在喜愛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喜愛的事物生起厭惡想，安住在厭惡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厭惡的事物和使人喜愛的事物都生起喜愛想，安住在喜愛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喜愛的事物和使人厭惡的事物都生起厭惡想，安住在厭惡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內心將厭惡與喜愛兩者都去掉，然後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在耳聽到聲之後……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在鼻嗅到香之後……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在舌嚐到味之後……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在身感到觸之後……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生起歡喜、不歡喜、歡喜與不歡喜的時候，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厭惡的事物生起喜愛想，安住在喜愛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喜愛的事物生起厭惡想，安住在厭惡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厭惡的事物和使人喜愛的事物都生起喜愛想，安住在喜愛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喜愛的事物和使人厭惡的事物都生起厭惡想，安住在厭惡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內心將厭惡與喜愛兩者都去掉，然後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

“阿難，這就是聖者的修習根了。

“阿難，我宣說在聖者的律之中最高的修習根，我宣說學人的途徑，我宣說聖者的修習根。

“阿難，任何一位導師都應該為他弟子的利益著想，都應該悲憫他的弟子；而我對你們所說的就是出於悲憫。阿難，這裏有樹，這裏有靜室，修習禪定

吧。不要放逸，不要過後因放逸而後悔。這是我對你們的教導。”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中部完